

# 小鳥

以 文 学 之 名



纪念戈麦 2021.08

## 目 录

戈麦年表 西渡 1

戈麦诗选 13

我的弟弟小军 褚福运 36

文论 | 异端的火焰 54 / 中国当代新潮小说 70

小说 | 地铁站 75 / 游戏 84 / 猛犸 88

散文 | 北方的冬夜 91 / 戈麦自述 93 / 文字生涯 95

戈麦书信选 99

# 一个诗人的时间线

---

戈麦年表 西渡

## 三十年了，诗人戈麦的故事终于可以开始讲述。

戈麦（1967–1989）是划过当代文学天空的一颗夺目的彗星。在短短四年的写作生涯中，戈麦显示了诗歌、小说、批评等多方面的才能。臧棣说他是“有绝对天赋的诗人”；王干说他的小说是“小说的小说”“会让一般的小说家感到惊骇”；他在本科期间的论文就已显示成熟的批评才能。他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创作是那个时代人的内在处境最出色的文学表现。

今年是戈麦逝世三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夭折的天才诗人，本刊特邀请戈麦生前好友、诗人西渡精选戈麦诗歌、小说、散文、文论代表作以及相关回忆、评论，编为“别册”推出。首期推出西渡先生撰写的《纪念戈麦：一个诗人的时间线》。其余诗文随后推出，敬请期待。

### 1967

8 月 8 日生于黑龙江省萝北县宝泉岭农场，上有兄姐四人。母张秀兰（1924–1989），生于山东省嘉祥县核桃园乡大山湾张街村（今属巨野县），勤劳、智慧，不识字。父褚衍玉（1929–2018），生于山东省巨野县独山乡褚庄，勤劳、果决、刚烈，不识字。兄褚福运，生于 1947 年；大姐褚东云，生于 1955 年；二姐褚东风，生于 1961 年；三姐褚凤英，生于 1964 年。褚家人勤劳善作，虽土地不多而家境较好，住青砖瓦房、四合院，土改中被划为地主。1959 年后的困难时期，在家乡难以存活，1960 年 7 月父母兄姐四人经河南、山西、北京迁往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场。但在迁往东北农场之后，这个家庭依然长期处于贫困之中[2]。戈麦 1987 年 10 月 18 日致兄长褚福运信中说：“贫穷，我们家一直为贫穷而活着，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们命运荒唐之处，亦为悲壮之处。哥，你总想逃离目前的自己，但为伦理、心理许许多多的因素束缚着，其中经济因素更令人无奈；三姐，本可以买许许多多的服饰，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爱好，但，钱是冷酷的。我们为贫穷而忏悔，当我们买了某物亏了的时候，我们后悔，当我们不当吃得太多的时候，我们后悔。父母辛勤劳作，钱，成为终生不得不背负的生活目的，我们没理由评三论四，我们也只能面对长辈的悲壮而忏悔。”

### 1971

在长兄褚福运指导下开始识字。

### 1973

随长兄学习二胡演奏及绘画，并能与二姐、三姐合奏（两位姐姐拉小提琴）。“我家住在连队家属区的西南角，西面有十米宽杨树防风林带，林带再往西是原始湿洼草地，盛夏时节雨水没草成湖，延至我家房前五十米处，水下有鱼，水上飘着职工们养的鹅鸭。小军常搬个小木凳去杨树林里练二胡，鹅鸭听见琴声常扭转长颈做倾听状”（褚福运 2011 年 10 月 1 日致西渡信）。戈麦白云：“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家西面就是一片怡人的草甸子，我一生的视野便从这儿开始了。每当草原所固有的那种沉郁宏大的黄昏降临的时候，我一定在门口守望着这片神秘的荒原。光阴易逝，而荒凉依旧，北大荒培育了我的孤独和悲观，也培养了我人性的冷酷”“每当操劳的父亲农闲之际，几个姐姐同老父一同去草甸子里去捕鱼。草甸的南端那时有条大沟，里面的水和大河相通。远远的我看见父姊们的身影消失在芦苇丛中，白鹳从四处飞

起，我的心中升起无限的向往。一切离我那么近，同时又那么远。在所有猎获的鱼物之中，我最喜欢吃泥鳅。那种香甜细腻的口味不知怎的长大以后再也尝过。草地的鱼类大概过了几年就没有了，河道的阻塞，气候的风干，农田的开垦……每年只有望着黄海般的劲草品味着大西北风的号叫了。在童年的种种乐趣中，鹅鸭们算得我最亲密的伙伴。每当春夏之交，成群毛茸茸的小鹅小鸭从温暖的草筐中跳了出来，从此，放养家禽更使我同草地池塘连系到一块”（戈麦 1987 年 11 月 11 日致褚福运信）。

#### 1974

9 月，进农场小学就读，读童话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戈麦自云：“从小学起，我俨然有一种成才的使命感。我常引为骄傲。是的，如若没有儿时理想主义（确切地说是个人理想主义）的教育，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了。也许我们内在生命的质地较为合适于奋斗之类的事情。”（戈麦 1987 年 11 月 11 日致褚福运信）。

#### 1975~1976

和二姐、三姐在师部、团部巡回演出音乐节目。1976 年曾在宝泉岭文化馆二胡独奏《洪湖水浪打浪》。

#### 1979

小学五年级。1 月，寒假期间开始自学初中数学课程。

6 月，参加宝泉岭农场第一中学初一下学期期末统一测试，语文、数学总成绩名列第一。

9 月，进宝泉岭农场第一中学。担任学习委员、数学课代表。课外报器乐班，被美术、写作、器乐班同时录取，因各班指导老师均以为有天赋，有意培养。开始写日记，其中有一些小诗作品。初中学籍卡班主任评语：“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同学”各项活动的积极分子；“学习上讲究钻研……是一名全面发展的小人才”。因拒绝同学抄数学作业，曾有被孤立、欺负的经历，而下决心强健身体：“多参加体育活动，不失时机地参加课间 10 分钟的几个同学围成一圈的托排球；中午抽出一部分时间打篮球，力争提高弹跳力，力争增强抢球能力；上学放学加快骑车速度。”（初中时日记）。

#### 1980~1981

高中之前陆续读了《安徒生童话选》《格林童话全集》《木兰辞》《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唐诗三百首》《李白与杜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家》《青春之歌》《李自成》等。作小说《烧荒》《放牧》等，获语文老师好评。

#### 1982

9 月，入宝泉岭农场管理局高级中学。独立意识较强。列入其阅读计划的书有：《基督山伯爵》（四册）《静静的顿河》（四册）《复活》《莎士比亚全集》（十一册）《九三年》《斯巴达克斯》《苔丝》《死魂灵》《猎人日记》《安娜卡列尼娜》（上下册）《我是猫》《铁流》《老古玩店》《绿衣亨利》《戈丹》《简明世界史》等。也喜读武侠小说、欧美侦探小说。订有《俄苏文学》等杂志。私下练习武术、拳击，曾致鼻梁受伤。

#### 1983

7 月 21 日日记：“我要偷偷地对自己说，我要首先当诗人。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和先辈给了我无以比拟的启示，把我的思想我的本身献给诗歌……”这是戈麦最早表示做诗人的愿望。

9 月，文理分科，按自己的意愿入文科班。继续大量阅读中外文学经典。

#### 1985

年初（寒假期间），以为发明创造更利于社会，欲降级改读理科，未获学校批准。

7 月，参加高考，根据自己的估分，考虑报吉林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在学校、家庭影响下报了北大经济学院，最终被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录取。颇沮丧，有意来年再考，在长兄劝说下始接受。

8 月，下旬到北大报到，参加为期三周的军训。

9 月，中旬正式开学后，同时修中文系、经济系课程。

## 1986

逐渐喜欢上北大：“总的来说，越来越喜欢北大了。当然过去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是由于专业不对口，思想有些抵触，但慢慢地辩证地分析一下，再把专业问题抛开，就能得出北大还是文科生最理想的学府的结论。从经济系就可以看出，除国家几个经济科研单位和部委外，就属北大权威了，各专业都有几个顶梁柱，如果得到他们的栽培，实乃万幸”（1986 年 4 月 10 日致褚福运信）。

6 月 1 日参加经济学院转系考试，13 日知道没考上，情绪低落，一度产生退学的想法，顾虑家庭的经济负担而放弃：“转系没转成，我可以学双学士（假如下学期有的），我还可以忍过四年，分配时再作打算，但基于我现在的情况，这两条路我都不愿意走。我现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对古文献恨之入骨，如果继续学下去的话，我觉得简直是被剥夺人性地活着，如同奴隶一样为家庭、所谓的文献事业消耗日月。除了思想上的（痛苦）外，由于神经衰弱的折磨，我对我的智力缺乏自信，对过量的学习任务厌倦，这怎能让我学双学士和继续文献事业？”“我处于个人与家庭、能力与欲望的强烈冲突中”（1986 年 6 月 22 日致褚福运信）。

9 月，重新对文学产生兴趣，开始大量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接触朦胧诗，推崇北岛、多多、食指的创作。11 月 20 日致褚福运信：“与哥谈文学、诗歌已是很遥远的事了，今日提起，未免有羞愧的感觉，再者文学也搁置很长时间了，许多东西等于不知。想弟身处中文系，这些事情不能道一二出来，实乃荒唐。好在这学期以来，倒也看了一点，不过还不能说懂。据说诗坛今日已发展到了第三代，而北岛之流只算作第二代，第三代诗人大多为大学在校生或毕业生，我们年级文学班有几人组成了一个诗社，我想他们就是所谓的第三代诗人，第三代诗人更要狂妄，诗歌更加难懂。我系一文学刊物《启明星》乃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地方，吾阅之后方解其诗并非难懂之诗，于是想看一些诗歌理论、诗话方面的书，在增强对诗歌艺术理论认识水平后，凭着所剩无几的一点儿诗的灵感也创作它几首，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哥哥对我自幼培养出的一种雄心惯性是多么宝贵，没有这样一种惯性的雄心，我可能考不上好大学，可能没有今天的我。说实在的，我自我感觉：今天，我又可以蔑视我的周围了。在日常生活的辩论中，在对具体问题的接受理解上，我感到了我的优势。农村有才气的孩子到城里后，大多被无情地淹没了，虽然我已淹得留下了‘肺充水’等不治之症，但我终于没死。”

## 1987

3 月，参加 1986 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文化学会（学生社团），任会刊《文化》创刊号（5 月 20 日出版）总干事。

4 月，中旬与文献班十几个同学一起游野三坡。

本学期末，参加中文系转专业考试，并获通过。

7 月，在宝泉岭农场开始诗歌写作，留下了最早的一批作品。“生活自身的水强大地把我推向了写作，当我已经具备权衡一些彼此并列的道路的能力的时候，我认识到：不去写诗也许是一种损失。”（《核心》序）参与《启明星》编辑工作[3]。

9 月，与西渡、贺照田等一起转入中国文学专业。

冬，北大举行首届文化艺术节，贺照田编选《在流放地——燕园 86、87 年文学作品选》，收戈麦《金山旧梦》《七月》两首。

年底，编选夏天以来所作诗为《乌蓬行旅》一集，收诗 22 首，署名松夏。目录如下：《已故》《遗憾》《失望》《游森》《刑场》《井》《青楼》《流年》《十七岁》《经历》《颜色》《假日》《乐章第 333 号》《末日》《衷曲》《悼师》《情绪》《隆重时刻》《MALCOLM 的启示》《零度》《哥哥》《歌手》。

年底，以《金山旧梦》一诗参加未名湖诗歌朗诵会。

## 1988

年初，编选此前习作为《金山旧梦》一集，收《乌蓬行旅》之外上年夏天到本年 1 月诗作 10 首。目录如下：《黄豆》《金山旧梦》《七月》《梦游》《黄太平》《红狐狸》《金色》《虚假的归宿》《寄》《远航》。

3 月下旬，开始写作《异端的火焰——北岛研究》，4 月 12 日完稿，约两万五千字。4 月下旬，本年度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论文奖评奖结果公布，戈麦《异端的火焰》获二等奖。戈麦 4 月 22 日致褚福运信介绍评奖情况：“这次‘五四’科学论文奖是这样：文理分开，本科、研究生分开，一等各五名，不论系别。二等各十名，没有三等，有数名鼓励奖。”

4 月 5 日，《启明星》第 17 期出版，刊出诗作《冬天的对话》《二月》《结论》等三首，署名松夏。

6 月下旬，与西渡到京郊房山县做民间曲艺调查。

7月初，与中国文学专业部分同学赴吉林长白山地区做民间文学调查。月底与西渡、西塞、丁冬、贺照田、郭新孝搬入38楼同一间宿舍。暑假，在宝泉岭农场潜心诗歌写作，将较满意的十首汇为一组。十首目录：《瞬间》[4]《选择之门》《无题》（“可惜的是八月”）《坏天气》《透明的沉默》《设身处地》《永恒》《生命之门》（即《门》）《B城》《总统轶事》。褚福运先生在抄稿后附注：“作者曾说，这十首诗可以作为这一段时间创作的代表。当时，他草拟了许多诗，我看了一些，后来他抄了十首给我看。叮嘱母亲把其他草稿都烧掉。那是在没搬家的最后一个夏天（1988年）”。

9月20日，完成论文《起风和起风之后》，评析艾青、九叶诗人的创作。11月5日，《启明星》第18期出版，刊出诗作《瞬间》《太阳雨》《克莱的叙述》等三首，署名松夏。

12月，《滇池》12月号（诗专号）刊出《艺术》一首。这是戈麦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作。

## 1989

1月6日，《北京大学校刊》第四版诗歌专辑《雨或阳光：北大诗坛1988》刊出戈麦《坏天气》一首。

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自杀。

4月1日，西川到戈麦所在宿舍报告海子自杀的消息（同宿舍的西塞时任五四文学社社长）。戈麦几天后赴山东老家探亲，行前将捐给海子家属的10元委托西渡交五四文学社（当时负责在北大为海子家人募捐）。戈麦在大学期间结识臧棣、清平、麦芒、徐永、恒平、西渡、西塞、郁文、熊原、紫地等一众诗友。与西川、骆一禾的见面当在海子去世之后。

4月7日晚上，在29楼和31楼之间的空地上（五四纪念雕像附近）举行了纪念海子诗歌朗诵会，西川、骆一禾、臧棣等出席。当时戈麦已赴山东，未出席。

上半年拟完成关于残雪的本科论文，“准备充分，写得仓促”。对上研究生没有兴趣。

7月底从北大毕业，8月初到中国文学出版社上班，负责现代文学及评论栏目。工作期间编写了《北京风景点的传说》，编选了《鲁迅小说选》、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扎西达娃小说选》等。

10月，编辑自选诗集《核心》，收1987年秋天~1989年秋天习作100首，前有完成于10月8日的自序。原稿在1991年弃世时毁弃，友人从残稿并其他渠道中录得81首[5]。存诗目录如下：《末日》《衷曲》《悼师》《情绪》《乐章第333号》《颜色》《假日》《哥哥》《歌手》《十七岁》《经历》《流年》《隆重的时刻》《MALCOLM的启示》《零度》《七月》《梦游》《黄太平》《金色》《井》《青楼》《刑场》《已故诗人》《憾事》《失望》《寄》《冬天的对话》《二月》《结论》《秋天的呼唤》《七点钟的火焰》《太阳雨》《克莱的叙述》《夏的印象》《艺术》《星期日》《北窗》《寄英伦三岛》《坏天气》\*《门》《水》《无题》《总统轶事》《颤抖的叶子》《无题》《这个日子》\*《一九八五年》\*《一九七五年的一只蛋糕》\*《鸽子》\*《此时此刻》\*《我的告别》《徊想》\*《给<今天>》《望见大海》\*《愿望》《杯子》《人群》《根部》《孤独》《从沉默的纱布中》《迎着早晨的路》\*《美妇人》《安外》《记忆》\*\*《在春天的怀抱里去逝的人》\*\*《游泳》《弱音器》《记忆》《美术馆》《逃亡者的十七首》《罪》《不是爱》《秋天来了》（即《不会这样快》）\*\*《风》《深夜》《九月诗章》《十月诗章》\*《无题》《遗址》\*《生活》《方向》[6]。完成评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

10月，《自学》第10期刊出散文《北方冬夜》。

秋天，经西渡介绍，结识仍滞留学校的北师大85级诗人桑克、徐江等。

12月18日，《启明星》第19期刊出《戈麦诗二首》（《九月诗章》《十月诗章》），首次使用“戈麦”笔名。

12月，母病危，22日返回家中。23日母去世。

年底作《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家》《游泳》《岁末十四行》（三首）《死亡诗章》等。

## 1990

1月，编成《戈麦诗选：我的邪恶，我的苍白》，收1988年4月至1989年12月诗65首。[7]此集原稿佚失，仅存目录和13首近作的抄稿。[8]65首篇名如下：《七点钟的火焰》《太阳雨》《克莱的叙述》《艺术》《星期日》《瞬间》《无题》《坏天气》《沉默》[9]《意象》\*《总统轶事》《颤抖的叶子》《无题》《一九七五年的一只蛋糕》《一九八五年》《鸽子》《这个日子》《此时此刻》《我的告别》《给<今天>》《徊想》《短诗五首》（《愿望》《人群》《根部》《迁连》\*《女人》）《望见大海》《杯子》《迎着早晨的路》《孤独》《安外》《碗》[10]《游泳》《美术馆》《记忆》《弱音器》《逃亡者的十七首》《在春天的怀抱里去逝的人》《未来》\*《毁掉路》\*《罪》《风



景》\*《不是爱》《有时》[11]《不会这样快》[12]《风》《深夜》《无题》《遗址》《九月诗章》《十月诗章》《生活》《方向》《打麦场》《疯狂》《死亡者的爱情》《渡口》《一个人》《未完成诗章》《冬天的热情》《夜晚，栅栏》《白天》《叫喊》《我知道，我会》《开始或结局》。[13]

春天，与西川交往。

4月，5日参加在一平家里举行的海子纪念会。参加活动的诗人还有西川、邹静之、唐晓渡、荆天、西渡等。中旬起，与西渡合出《厌世者》（半月刊），到6月中旬共出5期。这个阶段是戈麦诗艺上实现飞跃的时期。《厌世者》五期共刊出戈麦诗作47首和28首2-4行的短诗。《厌世者》第一期出版于4月中旬，刊出戈麦诗作10首：《雨后树林中的半张脸》《谨慎的人从来不去引诱命运》《未来某一时刻自我的画像》《黑夜我在罗德角，静候一个人》《我在她心中的位置》《献给黄昏的星》《爱情十四行》《三劫连环》《命运》（3行）《癫狂者言》。这些诗作全部作于4月10日到4月14日之间，前五首作于4月10日，其后两首作于4月11日，《爱情十四行》作于4月13日，最后三首作于4月14日。

《厌世者》第二期出版于5月初，刊出戈麦诗作10首：《眺望时间消逝》《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如果种子不死》《儿童十四行》《我们日趋渐老的年龄……》《厌世者》《界限》《我是一根剔净的骨头》《我坐在黑暗中，看到……》《我要顶住世人的咒骂》。这些诗均作于4月28日-5月2日之间。

《厌世者》第三期出版于5月中旬，刊出戈麦诗作有：《凌晨，一列火车停在郊外》《孩子身后的阴影》《查理二世》《南极的马》《帕米尔高原》《浴缸中的草药水》《我感到一切都迟了》《那些是看不见的事物——给西渡》《欢乐十四行》《短诗一束》（包括《写作》《先哲》《莎士比亚》《知识》《诗歌》《造纸术》《罗盘》《卫生》《医学》《猫》《政治》《战争》《凯旋门》《参考消息》等2-4行短诗14首）。这些诗均作于5月9日-14日之间，其中12日作《凌晨，一列火车停在郊外》《孩子身后的阴影》《查理二世》《南极的马》《帕米尔高原》等5首。

《厌世者》第四期出版于5月底，刊出戈麦诗作：《十四行：存在》《海上，一只漂流的瓶子》《四月的雪》《现实一种》《生命中有很多时刻》《空虚是雨》《尝试生活》《送友人去教堂的路上》《短诗一束》（包括《历史》《经典著作》《运动》《死亡》《白血病》《外国语》《冷漠》《友谊》《婚姻》《夜晚》《午后》《节日》《张思德》等13首2-3行的短诗）《梵·高自画像》。这些诗均作于5月下旬。

《厌世者》终刊号出版于6月中旬。戈麦解释终刊的原因是“写作的习惯已经养成”，此外也考虑到正式发表渠道阙如，《厌世者》的私下流布不利于保护作者的著作权。终刊号出戈麦诗作10首：《雨幕后的声响》《妄想时光倒流》《黄昏时刻的播种者》《悲剧的诞生》《远景》《我们背上的污点》《海滨怅想》《难以想象的是》《空望人间》《幻象》。

7月，与西渡、桑克、徐江合印诗集《POEM·斜线》，前有叶秋序，收入戈麦《我要顶住世人的咒骂》《我们日趋渐老的年龄……》《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如果种子不死》《献给黄昏的星》《爱情十四行》《黑夜我在罗德角，静候一个人》《界限》《三劫连环》《雨后树林中的半张脸》等10首。

8月，完成《三位现代女作家》。此文由李国庆翻译，发表于《中国文学》1991年第2期（夏季号），是为配合当期杂志的三位女作家短篇小说专辑而作，署名Chu Fujun。

9月，臧棣自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到中新社上班，与戈麦渐有频繁交往。与阿吾等发起创办《尺度》；与臧棣等发起创办《发现》。《尺度》同人以在京诗人为主，《发现》同人均毕业于北京大学。

秋天，应桑克之邀，为一本新诗鉴赏辞典撰写香港部分，交稿时署名“薇”。1990年11月5日致褚福运信中说“此外还写点赏析，为赚钱糊口之用”，当指此事。书稿未能出版，稿子铁失。

秋冬，为了集中精力写作，租住东城区南池子附近平房。房内无暖气，寒冷难挡，自己感觉身体大受损害。《发现》第1期出版前后，戈麦、臧棣、西渡、清平等曾在此聚会。

12月，将6月以来所作40首编为诗集《铁与砂——献给孤寂的岁月》，有简短后记：委托大学同学张卫打字、印刷。篇目（原集无目录）如下：《火》《石头》《铁》《沙子》《镜子》《月光》《黄金》《大海》《老虎》《黄昏》《刀刃》《献给黄昏》《昨日黄花》《陌生的主》《麦子熟了》《故乡·河水》《粮食》《骑马在乡村的道上》《红果园》《往日的姑娘》《蝴蝶》《绵羊》《秋天》《最后一日》《工蜂》《青年十诫》《劝诫》《通往神明的路》《有朝一日》《金缕玉衣》《谜》《事物》《寒冷》《哭》《银币上的女王》《和一个魔女度过一个夜晚》《夜歌》《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新一代》《海子》。《发现》第一期在臧棣、戈麦的努力下出版，刊出戈麦《诗七首》（《大海》《黄金》《镜子》《月光》《老虎》《玫瑰》《牡丹》）。其作者介绍说：“戈麦：1967年8月生于黑龙江。狮子座人。



1989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某杂志社文学编辑。”译勃莱诗 5 首、博尔赫斯诗 10 首。

《北大荒》文学编辑部拟出当地作者的一套诗丛，计划中有当时就读于北大中文系 1988 级的赵平洋一本，赵平洋把机会让给了戈麦。戈麦遂开始诗集编选工作，12 月 23 日完成寄出，名“彗星”，包括四辑 80 首，收诗起于 1988 年 11 月，止于 1990 年 12 月。诗集未获编辑青睐，未能出版。戈麦逝世后，此集由戈麦长兄褚福运先生从编辑手上索回，得以完整保存。

戈麦自编《彗星》目录如下：

第一辑《迎着早晨的路》。包括《一九七五年的一只蛋糕》《一九八五年》《鸽子》《徊想》《望见大海》《迎着早晨的路》《这个日子》《此时此刻》《坏天气》《在春天的怀抱里去逝的人》《记忆》《遗址》《秋天来了》《生活有时就会消失》《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十月诗章》《岁末十四行》（一、二、三）《死亡诗章》等 20 首。

第二辑《献给黄昏的星》。包括《四月的雪》《我在她心中的位置》《生命中有很多时刻》《黑夜，我在罗德角……》《三劫连环》《我们日趋渐老的年龄》《帕米尔高原》《南极的马》《献给黄昏的星》《爱情十四行》《十四行：存在》《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如果种子不死》《妄想时光倒流》《黄昏时刻的播种者》《凌晨，一列火车停在郊外》《孩子身后的阴影》《悲剧的诞生》《我要顶住世人的咒骂》《我们背上的污点》《界限》《未来某一时刻自我的画像》《梵·高自画像》等 23 首。

第三辑《陌生的主》。包括《故乡·河水》《粮食》《绵羊》《蝴蝶》《红果园》《往日的姑娘》《骑马走在乡村的道上》《秋天》《工蜂》《最后一日》《金缕玉衣》《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通往神明的路》《谜》《青年十诫》《劝诫》等 16 首。

第四辑《元素及其它》。包括《石头》《铁》《沙子》《火》《刀刃》《镜子》《月光》《黄金》《大海》《老虎》《黄昏》《献给黄昏》《玫瑰》《牡丹》《鲸鱼》《天鹅》《彗星》《命运》《明景》《盲诗人》《新生》等 21 首。

## 1991

1 月，《尺度》创刊号出版，刊出《戈麦诗两首》（《癫狂者言》《献给黄昏的星》）。到上海访问施蛰存。

2 月，租住北大东门外民房，后又又在高中同学马战红的北大研究生宿舍借住三月，直到单位分给一间单人宿舍，才回外文局宿舍居住。在租屋完成小说《地铁车站》《猛犸》《游戏》等，并有《伪证》《原生水的镜面》《一个不眠的下午》等小说的构思。戈麦早有写作小说的雄心，试图在诗歌、小说创作上达到“双向修远”的目标。从其已完成的小说和未完成的构思，可见其对小说叙事和文体试验的热衷。19 日，完成施蛰存访问记《狮子座流星——记作家施蛰存》。此文由陈海燕译为英文，发表于《中国文学》1991 年第 4 期（冬季号），署名 Ge Mai，英文标题 the Modern Writer Shi Zhecun。

6 月，山东《海鸥》5、6 期合刊刊出《孩子身后的阴影》一首；《诗歌报》第 6 期“探索诗之页”刊出组诗《火》，包括《火》《月光》《黄金》《大海》等四首，前有诗观“关于诗歌”；《发现》第 2 期出版，刊出《戈麦诗八首》（《北风》《大雪》《黄昏》《沙子》《鲸鱼》《梦见美》《命运》《狄多》）、译作《博尔赫斯诗三首》（《月亮》《沙漏》《天赋之歌》）。本期《发现》编辑工作主要由戈麦承担。月底，赴成都访问艾芜。

7 月 7 日，完成艾芜访问记《漂泊者的黄昏——关于艾芜与〈南行记〉》。此文由雷鸣翻译，发表于《中国文学》1992 年第 2 期（夏季号），署名 Ge Mai，英文标题 A Profile of Ai Wu。

夏天，过南京，访王干[14]。

8 月，作《浮云》《沧海》《大风》《天象》《佛光》《眺望时间消逝》等。

夏天，经人介绍，认识化工学院某女生。

9 月，作《关于死亡的札记》，具体日期不明。此为戈麦最后的诗作。22 日下午访西渡于三里河国家计委宿舍，晚间访化工学院女生未遇。23 日晚再访化工学院女生于其家（崇文门附近），复未遇，在其楼下徘徊良久。24 日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未留遗言，之前将大部诗稿与其他稿件装在一个书包内扔弃于北大朗润园（未名湖北边）的一间公厕。[15]包内物品有：戈麦本人自写诗以来几乎全部诗稿；《发现》两期；臧棣诗集《还要多远，还要多久》；海子诗复印件；《幸存者》诗刊；西渡《晚期》；非默等朋友诗稿、信件。

10 月，19 日确认 9 月 26 日清华园内所发现死者为戈麦。26 日，在京诗友于中关村 88 楼举行纪念活动。褚福运、西川、臧棣、阿吾、清平、麦芒、洛兵、西渡、紫地、桑克、橡子、雷格、蓝强、赵平洋、胡树嵬、简宁、邹静之、洪烛、冰马、黄祖民、龙烈生等约 30 人参加。《诗刊》1991 年 10 月号“校园红叶”栏目刊出《诗三首》（《大海》《四月的雪》《空虚是雨》），署名“北京大学中文系 戈麦”。纽约《一行》总第 15 期刊出《未来某一时刻自我的画像》。

11月，1日遗体在京郊八宝山火化。西渡提议为戈麦遗作出版募捐，西川、野莽、王少华、马战红、吴春旗、赵丛月、梁启泉等当场捐款。6日骨灰葬于宝泉岭农场东山东麓附近小岛。碑文书“褚福军之墓 生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卒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四日”。随葬希尔顿香烟一盒，钢笔一支，高中时订阅《苏俄文学》双月刊六期。（2002年8月12日迁葬至宝泉岭农场元宝山公墓古园墓穴西区四级三排46号。）山东《作家报》21日第四版刊出《戈麦诗两首》（《大雪》《老虎》）。12月，10日《中国军转民报》刊出戈麦《麦子》《红果园》两首，多有不当修改；《花城》第6期刊出《北风》《妄想时光倒流》两首；《山东文学》第12期刊出《诗二首》（《黄昏时刻的播种者》《南极的马》），署名褚福军。西安诗友拟举办戈麦作品朗诵讨论会，因故未果。冬，《启明星》第22期（？）刊出戈麦遗作《凶手与烈士的七日书》（诗七首），西渡《戈麦的里程》。

## 1992

1月，南海出版公司出版西渡编《太阳日记》（收北大出身的诗人诗作170余首，作为“SJM大学生校园诗歌系列”的一种，版权页出版时间为1991年5月），内收戈麦《克莱的叙述》《游泳》《节日颂歌》（节录）《逃亡者的十七首》（节录）《家》《二十二》《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岁末十四行》等8首；《葵》创刊号出刊，扉页印“谨向《葵》成员之一戈麦的死表示深切的哀悼！”，刊出《戈麦诗五首》（《誓言》《红果园》《陌生的主》《浮云》《佛光》），西渡《戈麦的里程》、严力《脊背上的污点》、徐江《戈麦》等悼念、评论文章。2月，台湾《联合报》刊出杨平纪念文章《年轻的盗火者》。3月26日，海子逝世三周年，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举办了海子、戈麦作品朗诵讨论会。4月，纽约《一行》总第16期刊出《秋天的呼唤》《克莱的叙述》《艺术》《家》《死亡诗章》等五首，和桑克《黑暗中的心脏——回忆1989-1991年的戈麦》、严力《脊背上的污点》《一个诗人的创新》等纪念和评论文章。严力文后有作者介绍：“戈麦，中国现代派年轻诗人，1967年出生，北京大学毕业，1991年9月24日自杀于清华大学湖池之中。”“自杀于清华大学湖池”不确。8月，《葵》第2期刊出《戈麦诗七首》（《梦见美》《梦见美》（之二）《目的论者之歌（青草）》《大风》《沧海》《天象》《眺望时光消逝》）。9月，台湾《现代诗》复刊第18期从《一行》转载严力《脊背上的污点》、桑克《黑暗中的心脏》，严力文后附戈麦诗《我们背上的污点》《未来某时刻自我的画像》；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青年潮文学新星系列文学丛书》，“诗歌卷”收入戈麦《北风》《风烛》，“小说卷”收入戈麦《猛犸》，“散文卷”收入戈麦《北方冬夜》，“报告文学卷”收入北原《一个复杂的灵魂——戈麦印象》（戈麦自撰）。10月，25日《北京大学校刊》第四版刊出《誓言》一首，附有西渡《关于戈麦》短文；29日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举办戈麦逝世一周年纪念朗诵会，西川、臧棣、麦芒、清平、西渡等参加。[16]12月，《发现》第3期出刊，扉页印“向戈麦致敬！”，内刊出《戈麦诗六首》（《浮云》《沧海》《大风》《天象》《佛光》《眺望时光消逝》），西渡《戈麦的里程》、严力《脊背上的污点》、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洪烛、西马编《无穷的覆盖：影响我们一生的人和事》，内收戈麦《文字生涯》。

## 1993

1月，《花城》第一期刊出《沧海》《佛光》两首。5月，《诗林》1993年第2期（夏季号）刊出组诗《恒星的热量》（《北风》《大雪》《狄多》等三首）。8月，漓江出版社出版《彗星——戈麦诗集》（西渡编），收诗139首，分为五辑。[17]前有《戈麦自述》（即《一个复杂的灵魂》），附录收入西渡《死是不可能的》，徐江《戈麦》、桑克《黑暗中的心脏》，杨平《年轻的盗火者》，严力《脊背上的污点·一个诗人的创新》，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褚福运、桑克、西渡《戈麦生平年表》，后有编者的《跋》。12月9日《太原日报》第八版刊出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论戈麦及其诗歌精神》。

## 1994

1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麦童、晓敏编《利斧下的童话》，内收西渡悼念戈麦文章《死是不可能的》。5月，《北大荒》第5期刊出褚福运《二十四岁的诗句——我与戈麦》。

9 月,《钟山》第 5 期刊出短篇小说《地铁车站》。有编者前记:“读者读到这篇小说时,青年诗人戈麦已去逝三周年。我们和《山花》一起发表戈麦仅有的三篇小说(《猛犸》、《游戏》载《山花》94 年第 9 期),以纪念这位壮志未酬、才华卓尔的诗人,并向提供遗作的戈麦生前好友阿渡、杜立表示感谢。”《山花》第 9 期刊出短篇小说《游戏》《猛犸》。王干在“主持人语”中说:“戈麦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在他辞世之前开始写作小说,现在只能见到他的三个短篇(另一个短篇《地铁车站》)发表在《钟山》94 年第 5 期,但他无疑是一个天才性的小说家。《游戏》、《猛犸》所发出的那种凛然的冷光,抵抗着尘世的庸俗与人间的平凡。这种超凡脱俗的气息让戈麦的小说在超虚构的语言空间里飞行,《游戏》和《猛犸》都是对两种动物的奇异拟想,《猛犸》是对远古消失动物研究者在现实中处境的表现,《游戏》中那个能随着人的朗诵即兴表演舞蹈的动物,既是对书本、知识、文化的一种对应,也是一种友善的调侃。戈麦的作品可以称得上是‘小说的小说’,他在语言间昂扬着的那种智慧的宁谐之美,会让一般的小说家感到惊骇!”

## 1995

9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陈思和主编《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二·1994》,内收戈麦《游戏》《猛犸》。

## 1996

4 月,《湖南文学》第 4 期刊出《戈麦诗六首》(《故乡·河水》《粮食》《绵羊》《蝴蝶》《红果园》《往日的姑娘》)。

6 月,《诗探索》第二辑刊出“关于戈麦”专辑,内含西渡《拯救的诗歌与诗歌的拯救——戈麦论》、桑克《第二次来临》、陈朝阳《怀念戈麦》三篇文章。

8 月,《湖南文学》第 8 期刊出《戈麦诗二首》(《火》《沙子》)。

## 1999

1 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戈麦诗全编》(西渡编),收诗 247 首(《给今天》组诗计 1 首,《短诗一束》两组计 2 首)[18],译诗 15 首,诗论 5 篇,分为七辑(诗五辑、译诗一辑、诗论一辑)。其中第一辑误收伊蕾《野餐》《女性年龄》《你在隔壁房间》《桌上的野菊花》《杯子》《台阶》《影子》《金黄的落叶》《流动的河》《那扇门》等 10 首(已从 247 首总数中剔除)。前有序西渡《死是不可能的》、桑克《黑暗中的心脏》;后有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西渡《拯救的诗歌与诗歌的拯救》、编后记。

## 2000

11 月,是永骏日译《戈麦诗集》由日本书肆山田出版。

## 2001

9 月 25 日,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在三教 105 室举行纪念戈麦逝世十周年活动。臧棣、西渡、桑克、王家新、胡续冬以及部分诗歌爱好者参加。西渡、桑克、臧棣和胡续冬分别发言并朗诵了戈麦的诗。臧棣说:“戈麦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诗歌遗产。有人说他的精神让人钦佩,诗歌、语言本身却存在问题。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戈麦是中国诗歌阶段性的代表。海子和戈麦他们对诗歌的态度在 90 年代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把诗歌放在与生命对立的位置上,用生命去换取诗歌。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不会这么做的。戈麦的诗歌和他对诗歌的态度一直默默地启示着我。有人让我举一首戈麦最好的诗,我在不同的时期曾开列了不同的最好的诗。现在我认为他最好的诗是《冬天里的阳光》。”西渡说:“戈麦的死让我活下去”,“我比戈麦多活了十年,也比他多写了十年,但是我写的总量没有他多,我写的算得上好的东西也远不及他。”桑克说:“我和戈麦都是黑龙江农场出来的,心胸似乎开阔些,但也单调些,所以很容易被一些东西所左右。我们俩都向往南方那种阴雨绵绵的日子。我曾经想培养他庸俗的意识,我建议他去看电影,但是他从来都不去看。他也不太愿意跟别人来往。”胡续冬说:“第一次把我吸引到诗歌的活动就是纪念戈麦的活动。当时戈麦的诗集还没有出版,大家手里的都是些手抄的、零星的诗稿。就是那种氛围那种场面把我带进了北大的写作生涯。”

## 2004

7 月,《中国诗人》第 4 期(吉林摄影出版社)“纪念”栏目刊出桑克回忆戈麦散文《1991 年秋天纪事》。

## 2005

8 月,《阴山学刊》第 4 期刊出吕周聚《戈麦自杀的“内部故事”解读》。

11 月,《现代语文》第 11 期刊出李雪《向死亡张开年青的翅膀——戈麦诗歌中的精神气质与意象分析》。

## 2007

12 月,《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S1 期刊出黄昌华《诗人的主体意识:戈麦的谦卑——戈麦的诗歌悲剧与诗歌精神》。

## 2008

9 月,《名作欣赏》第 17 期刊出胡少卿《只有自由与平等——读戈麦小说〈游戏〉》。

## 2009

3 月,《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 2 期刊出耿艳艳《论戈麦诗歌中的死亡意识》;《黑河学报》第 2 期刊出薛惠《浅谈戈麦的诗歌创作》。

5 月,同济大学通过韩玮硕士论文《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放逐——以戈麦为例分析诗人之死》。

6 月,《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 6 期刊出陈增福、项喜岩《失重的诗歌——论戈麦及其诗》、葛胜君《戈麦:〈野草〉之后的诗人》。

7 月,《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 4 期刊出郝海洪《从“孤独”到“涅槃”的生命轨迹——论戈麦诗歌的情感蕴含》。

10 月,《名作欣赏》第 24 期刊出“戈麦诗歌研究专辑”,内含张立群《用“语言的利斧”归还一切——析戈麦的〈最后一日〉兼及其他》、马知遥《宿命的呐喊和可畏的现实——戈麦诗歌臆解》、赵思运《关于〈戈麦诗全编〉的考证》三篇;《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5 期刊出张文刚《戈麦诗歌中的“死亡”意象解读》。

## 2010

4 月,《名作欣赏》第 12 期刊出邓晓成《神性与诗性的拯救——戈麦〈大海〉解读》。

12 月,四川《青年作家》刊出王锐《诗人戈麦之死》。

## 2011

9 月,《黑龙江省文学学会 2011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收入李雪《人与“绝对”的较量——戈麦用诗歌与人生演绎死亡》。30 日,《深圳晚报》刊出纪念戈麦专辑“诗人为何怀念戈麦”,内含刘莉前言、桑克《怀念戈麦》《戈麦自述》《戈麦年表》《他们的纪念》(西渡、胡续冬、叶匡政)等。

10 月 15 日《广州日报》刊出驻京记者谢琦珊采访西渡文章《如果戈麦在,诗歌界不会是现在这样——纪念诗人戈麦离世二十周年 生前好友、著名诗人西渡说》。诗生活网站同日转载,标题改为“西渡忆戈麦:人应该有更高尚的生活”。

11 月,《诗林》第 6 期刊出桑克《纪念戈麦》;《考试周刊》第 88 期刊出韩振宇、贡彩虹《语言利斧激起的体悟与思考——戈麦〈大风〉赏析》。

## 2012

4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戈麦的诗》(西渡编),正文收诗 199 首,编年排列,不分辑。附录收入早年诗作 10 首。有西渡编后记。

5 月,曲阜师范大学通过薛龙硕士论文《结局或开始——守望渡口的戈麦》;《剑南文学(经典教苑)》刊出孙佃鑫《戈麦诗歌色彩论》。

6 月 8 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行戈麦诗歌研讨会,陈家坪、陈建祖、陈朝阳、陈均、褚福运、姜涛、敬文东、冷霜、清平、秦晓宇、宋琳、王东东、王晓、西渡、席亚兵、晓钟、张光昕、张洁宇、张桃洲、周瓚、周伟驰等 20 多人参加。录音整理稿《“不能在辽阔的大地上空度一生”》发表于《诗探索·理论卷》2013 年第 4 辑。《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刊出孙佃鑫《怀抱我光辉的骨骼——戈麦诗歌意识及意象研究》。

## 2013

1 月,《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 1 期刊出葛胜君《奔突的熔岩遭遇隐藏的火山——比较诗学中的海子与戈麦》。

12 月,《文学教育(上)》第 12 期刊出吴昊《戈麦诗歌语言张力论》。

## 2014

2 月,《诗探索》2013 年第 4 辑刊出关于戈麦专辑,内含颜炼军《痛苦的血肉与黄金的歌唱——戈麦诗歌论》、林东《对岁月的怅望与告别——戈麦〈我们日趋渐老的年龄……〉解读》、西渡等《“不能在辽阔的大地上空度一生……”——戈麦诗歌研讨会录音整理》三篇文章。

4 月,《红河学院学报》第 2 期刊出龚有盛《腾空的诗歌之灵——海子与戈麦诗论比较》。

12 月,《金田》第 12 期刊出张芮《另一种幻想——读戈麦〈玫瑰〉》。

## 2015

5 月,西南大学通过周俊锋硕士论文《戈麦诗歌艺术研究》。

6 月,《江汉学术》第 4 期刊出吴昊《当代诗歌的“南北之辩”与戈麦的“南方”书写》。

9 月,《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第 3 期刊出吴昊《1989~1992 中国当代诗歌转型与青年精神裂变——以戈麦〈誓言〉为个案》。

## 2016

6 月,《短篇小说(原创版)》第 17 期刊出朴香玉《孤独的守望——解读戈麦〈黑夜我在罗德角,静候一个人〉》。

7 月,《短篇小说(原创版)》第 20 期刊出葛胜君《在天地之大美中的蓬勃与孤寂绽放——解读戈麦的两首诗歌〈大雪〉》、朴香玉《永无回转的决绝:解读戈麦的〈誓言〉》。

11 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葛胜君《戈麦诗歌论稿》。《短篇小说(原创版)》第 32 期刊出应学风、何宏宇《基于数据分析的戈麦诗歌语言研究》。

## 2017

3 月,《北方文学》第 9 期刊出花靖超《论戈麦诗歌的悲剧意识》。

10 月,《新诗评论》总第 21 辑刊出戈麦研究专辑,内含吴昊《青年意义危机与精神裂变——戈麦与 1980-1990 年代转型期诗歌》、王辰龙《冷的诗学与孤悬的时刻》、周俊锋《戈麦诗歌的语言试验与意象集成》、戈麦《异端的火焰——北岛研究》四篇文章。

11 月,《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 11 期刊出葛胜君《诗歌的幻境与心灵的守护》。

12 月 10 日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培文邀请西渡、张桃洲、姜涛、冷霜活动在三联书店海淀分店举行“今天为什么还要谈戈麦?——八九十年代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诗歌”讲谈会。讲谈会记录稿发布于搜狐“文化观微”。

## 2018

5 月,首都师范大学通过吴昊博士论文《20 世纪 80-90 年代中国诗歌转型研究》,其中第三章诗歌中的青年议题“人生意义危机与精神裂变”,重点论述戈麦 1989-1991 年的创作。

11 月,《上海文化》第 11 期刊出何炯炯《他们的期限只是一个短暂的日子——戈麦的诗及改稿》。

## 2019

9 月,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戈麦诗选》,列入“常春藤诗丛·北京大学卷”,收诗 126 首,分为五辑。[19]本书以漓江版《彗星》为底本,删减了 13 首。

10 月 31 日《泛诗刊》第 16 期推出戈麦专辑。内容包括:1. 开卷诗人:戈麦的诗(《秋天的呼喊》《这个日子》《誓言》《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黑夜我在罗德角,静候一个人》《献给黄昏的星》《没有人看见草生长》《空虚是雨》《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玫瑰》等 10 首)。2. 诗界观察:臧棣《犀利的汉语之光》。3. 圆桌谈话:西渡《人应该有更高尚的生活》(即 2011 年 10 月 15 日《广州日报》谢琦珊对西渡的访谈)。



2021

1月,《上海文化》第1期刊出胡玉莹《1990年代初新诗语言“可能性”探析——以戈麦〈沙子〉为例》。

4月,《文艺争鸣》第4期刊出西渡《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细读戈麦〈献给黄昏的星〉》。

- [1] 本年表系在《彗星——戈麦诗集》(漓江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所附《戈麦生平年表》基础上扩充而成,除了反映戈麦生活、创作的情况,也记载了戈麦去世迄今作品的发表、出版、评论信息,并订正了原年表中的若干误记。原年表署名褚福运、桑克、西渡。
- [2] 据戈麦初中学籍卡记载,其家庭每月收入47.3元,人口5人。当时大哥、大姐已成家,户口迁出。
- [3] 1987年12月22日戈麦致褚福运信,有“我手头积有《启明星》十五期(弟暑假所忙)、十六期(方出)。暑假曾与哥说过主编约我当编委一事”之语。按此,戈麦似参与了《启明星》第15期的编辑工作。但查《启明星》15期,出版时间为1987年6月17日。在该期《启明星》目录后,戈麦手写了“更新而不换代”的批语。戈麦或参与了1987年11月出版的《启明星》第16期编辑工作。
- [4] 原稿无标题。此标题据《启明星》第18期。褚福运手抄《戈麦诗草若干》标题作“比如说”。
- [5] 原年表说《核心》存82首,是将《秋天来了》和《不会这样快》误作两首,实际上它们是同一首诗的异名。
- [6] 此目录中带\*者后收入戈麦自选诗集《彗星》,带\*\*者系从《彗星》转录。
- [7] 《戈麦诗全编》编后记说《我的邪恶,我的苍白》收诗70首,统计有误。
- [8] 或戈麦当时就只抄写了未见于《核心》的13首近作。现存抄稿从《打麦场》开始,标为第1页,共18页,页码连续。这13首是:《打麦场》《疯狂》《死亡者的爱情》《渡口》《一个人》《未完成诗章》《冬天的热情》《女人》《夜晚,栅栏》《白天》《叫喊》《我知道,我会……》《开始或结局》。
- [9] 疑即《透明的沉默》。
- [10] 疑即《拒绝之水》。
- [11] 疑即《生活有时就会消失》。
- [12] 即《秋天来了》。
- [13] 此目录中带\*者已佚失。
- [14] 王干在发表戈麦《游戏·猛犸》的主持人语中说,“1991年夏天,我和戈麦在南京见过一面,我们谈论了半天文学,很愉快。”戈麦到访南京的时间存疑。有可能戈麦1991年1月到上海访问施蛰存时顺道到访过南京。
- [15] 戈麦遗体于1991年9月26日在清华园内发现(投水地点当在北大北边的万泉河),由清华派出所送西苑医院尸检。尸表无外伤痕迹,胃里有酒精成分,上衣兜里有钥匙一串,零钱若干。结论:四十八小时内溺水身亡(自尽)。因身上无证件,直到10月19日才确定身份。戈麦9月23日还到单位上班,当天晚上还找过化工学院的女生,24日本应出现在纪念鲁迅诞生110周年纪念会议的会场而未到,推测死亡时间大约为9月24日凌晨。警察曾在北大北边万泉河边发现一辆倒下的自行车和一只酒瓶,可能为戈麦遗物(参见野莽《众尸中最年轻的一个》,野莽《此情可待》,地震出版社2014年版)。
- [16] 北大五四文学社举行戈麦逝世一周年纪念朗诵会的日期,原年表记为11月。据西川1992年11月11日致褚福运信,为10月29日。西川信中说:“10月29日,北大五四文学社出面组织,由西渡主持,在北大开了一个纪念戈麦逝世一周年的座谈会,我在会上朗诵了一些戈麦的诗——那些诗相当出色。我们大家都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戈麦走得太早了。”
- [17] 《戈麦的诗》编后记说《彗星》收诗140首,统计有误。
- [18] 《戈麦诗全编》编后记说收入诗作270首,统计有误。
- [19] 版权页出版时间为2019年1月,实际9月才出版。

**“像一笔坚硬的债，  
我要用全部生命偿还”**

---

戈麦诗选



纪念一位“有绝对天赋的诗人”。

#### 打麦场

悲伤的日子 和麦穗  
一起 晒在一块崭新的打麦场  
那些闪光的麦芒  
反射着麦种痛苦的黄金

一根空空的麦秆中  
一只被捕获的蚊子梦见  
徒步走向麦垄的人  
高喊：生命太长

啊，生命太长  
面对一架嘹亮的打谷机  
我曾问过  
还会有几次

一排排欢快的金子跳着唱  
“没有几次，没有几次  
只要有阳光锋利的牙齿，同样  
不能把一半——扔在路上。”

1989

## 誓 言

好了。我现在接受全部的失败  
全部的空瓶子和漏着小眼儿的鸡蛋  
好了。我已经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  
仅仅一次，就可以干得异常完美

对于我们身上的补品，抽干的校样  
爱情、行为、唾液和远大理想  
我完全可以把它们全部煮进锅里  
送给你，渴望我完全垮掉的人

但我对于我肢解后的那些零件  
是给予优厚的希冀，还是颓丧的废弃  
我送给你一颗米粒，好似忠告  
是作为美好形成的句点还是丑恶的证明

所以，还要进行第二次判决  
瞄准遗物中我堆砌的软弱的部分  
判决——我不需要剩下的一切  
哪怕第三、第四、加法和乘法

全都扔给你。还有死鸟留下的衣裳  
我同样不需要减法，以及除法  
这些权利的姐妹，也同样送给你  
用它们继续把我的零也给废除掉

1989 年末

### 未来某一时刻自我的画像

不能说：这时候的我就是现在的我  
一块块火红的断砖在我的身后峭立着  
而我像一根一阵风就会劈倒的细木  
也不能说：这时候的我不是现在的我  
一根放在厚厚的棉絮上的尺子  
与棉絮被抽走后留下的长度，不同

累积病患者的需求像磁罐中的物品  
不是被拿出，而是掷进后，如今准备了结  
一枚枚幽魂般的硬币，在黑暗的光中  
依次走出，每一次被隐藏得很深的顾虑  
如今已被纷纷抖出，像魔术师  
口袋中的鸽子，纸牌和鲜花，像魔鬼

像一笔坚硬的债，我要用全部生命偿还  
我手中的筹码，由于气温过高  
或自身的重量，飞了起来，云一样  
像顶外星人的帽子，始终盛载着  
我在那里藏匿的所有情感和欢乐  
有时我能在夜极深的时刻听到里面不停的抱怨

这些运动发生的时候，帽子中空无一物  
我梦中的手，现实中的银行，空无一物  
这样，生命就要受到结算  
草秆上悬挂的腰被火焰一劈两半  
两只眼睛，一只飞在天上，一只掉进洞里  
我是唯一的表演者，观众们在周围复仇似地歌唱

1990. 4. 10

### 献给黄昏的星

黄昏的星从大地的海洋升起  
我站在黑夜的尽头  
看到黄昏像一座雪白的裸体  
我是天空中唯一 一颗发光的星星

在这艰难的时刻  
我仿佛看到了另一种人类的昨天  
三个相互残杀的事物被怼到了一起  
黄昏，是天空中唯一的发光体  
星，是黑夜的女儿苦闷的床单  
我，是我一生中无边的黑暗

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竟能梦见  
这荒芜的大地，最后一粒种子  
这下垂的时间，最后一个声音  
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件事情，黄昏的星

1990. 4. 11

### 我要顶住世人的咒骂

我要顶住世人的咒骂。面对血，  
走向武器。面对每一桩行走的事业，  
去制造另一个用意。我要站在  
所有列队者的面前，反对每一穗麦子，  
每一张绷紧的弓，每一块发光的土地。

你们的咒骂像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  
第一扇灰蒙蒙的窗子和最后一道街衢。  
像空气包围着一望无际的天宇，  
而我活在其中，被训导，被领教，  
那么现在，我绝不将一毫米的状况持续

人类呵，我要彻底站到你的反面，  
像一块尖锐的顽石，大喊一千次，  
不再理会活的东西。每一件史册中的业绩，  
每一条词，每一折扇，每一份生的诺许。  
每一刻盲从的恶果，每一芥字据。

你们每一次向我伸出的无血的手呵，  
我都彻底忘记。每一座辉煌的星辰，  
都已成为昏暗的天气里发硬的雨滴。  
每一寸埃土，每一根草棘，每一首乐曲，  
都将变成我沉陷的路上必不可少的道具。

人呵，我为什么会是你们中的一个？  
而不是一把滴血的刀，一条没人世的河流，  
为什么我只是一具为言语击败的肌体？  
而不是一排指向否定的未来的标记，  
不是一盘装散了的沙子，一段危险的剧目。

1990. 4. 28

### 如果种子不死

如果种子不死，就会在土壤中留下  
许多以往的果子未完成的东西  
这些地层下活着的物件，像某种  
亘古既有的仇恨，缓缓地向一处聚集

这些种子在地下活着，像一根根  
炼金术士在房厅里埋下的满藏子弹的柱子  
而我们生活在大厅的上面  
从来没有留意过脚下即将移动的痕迹

种子在地下，像骨头摆满了坟地的边沿  
它们各自系着一条白带，威严地凝视着  
像一些白蚁被外科大夫遗忘在一个巨人的脑子里  
它们挥动着细小的爪子用力地挠着

而大地上的果实即使在成熟的时候  
也不会感到来自下方轻微的振动  
神在它们的体内日复一日培养的心机  
终将在一场久久酝酿的危险中化为泡影

1990.4.29

###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没有人看见草生长  
草生长的时候，我在林中沉睡  
我最后梦见的是秤盘上的一根针  
突然竖起，撑起一颗巨大的星球

我感到草在我心中生长  
是在我看到一幅六世纪的作品的时候  
一个男人旗杆一样的椎骨  
狠狠地扎在一棵无比尖利的针上

可是没有人看见草生长，这就和  
没有人站在草坪的塔影里观察一小队蚂蚁  
它们从一根稗草的旁边经过时  
草尖要高出蚂蚁微微隆起的背部多少，一样

但草还是在我的心中生长  
像几世不见的恐慌，它长过了我心灵的高度  
总有一天，当我又一次从睡梦中惊醒  
我已经永远生活在一根巨草的心脏

1990. 4. 2



**我们日趋渐老的年龄.....**

要是我们能用年龄的白布蒙住这匹  
日夜奔向大海的马的眼睛，它一定会  
安详地跃入这片无声无息的海洋  
我们密致的皱纹是大海激起的波浪

要是我们能把一生中所有的过失  
都分割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电影片子  
其中一定会有一条耀眼的线索，那就是我们的  
年龄，它紧紧地系住了我们所有错误的开始

要是我们可以将我们渺小的躯体投入  
更为广阔的空间，年龄就会从我们的体内  
斜飞出去，像一个沉重的铅球  
和投掷者一起沿弧线向外奔去

我们日趋渐老的年龄是一瓶阴暗的醋  
岁月用它无形的勺子一勺一勺将我们扣除  
而年龄就像是一个球体毛发的末端  
我们生存在球里从未见过年龄一次

1990. 4. 30

## 梵·高自画像

直到最后，干燥还能作为一种色彩  
被阳光镶在肉体里  
被痛苦绣在田野上  
像一只蒸发着热气的头颅  
冒着细长而僵硬的触须，像海绵  
被一种药水吸干，在那里皱着

一双翻白的斜眼凝视的地方  
如果不是空荡荡的稻草人的衣裳  
就是一排排葵花的根茬  
其实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只耳朵  
在一条细细的河水上发颤  
现在，我希望它能再跳一次

可是始终有一种力在脑子周围向外拉  
即使扣紧冬天刺猬一样的帽子  
力仍能从骨缝中向外渗透  
脸，像荒年的野草一样长满胡茬  
一把刀锯从外向里，又从里向外  
在脑髓和粘膜之间充满紧张

我已经感觉到了光线的弯曲  
它自上而下，压迫着我  
像错掺的颜料一样落满双襟和前额  
心脏，一位灰黄老人的巨眼  
微小的手指偏向抖动的边沿  
像，两个精神病中的，一个

这是在一辆马车从阿尔的大道上离开以后  
一层漂浮的灰尘浮动在麦田的上空  
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和一只方形的烟斗  
伴着烟缕，从黄昏到午后  
像一面镜子上积存的秽物  
我的一生已彻底干涸

1990. 5. 26

### 空望人间

九十九座红色天堂飞驰在夜的上空  
九十九架红色的梯子垂悬在胸口之上  
过去一无所有  
现实从未存在  
通往人间的路，是灵魂痛苦的爬行  
牧羊人，赶过洁白的幸福  
胜利者，怀抱世界的粮食  
一间高悬半空的舞厅，人迹跳动  
我要攀登那九十九座火红的山峰  
一万人的灯光球场  
人间，数万把椅子望着我  
我是谁  
在黑暗中，看到了什么  
一摊污血  
我曾在那里伫立过  
还没有死  
没有咽下世界最后的果实

1990. 6. 3

### 我们背上的污点

我们背上的污点，永远无法去除  
无法把它们当作渣滓和泥土  
在适当的时机，将法官去除  
从此卸下这些仇视灵魂的微小颗粒

它们攀附在我们年轻的背上，像无数颗  
腐烂的牙齿被塞进一张美丽的口中  
阳光下，一个麻脸的孩子  
鼻翼两侧现出白天精神病的光芒

我们从世人的目光里看到了我们脊背后的景象  
一粒粒火一样的种子种进了我们优秀的脑子  
像一大群污水中发臭的鱼籽，在强暴者的  
注目下，灌进了一名未婚处女的河床

主啊，还要等到什么时辰  
我们屈辱的生存才能拯救，还要等到  
什么时日，才能洗却世人眼中的尘土  
洗却剧目中我们小丑一样的恶运

1990. 6. 14

### 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

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是不幸的人  
他们是一队白袍的天使被摘光了脑袋  
悒郁地在修道院的小径上来回走动  
并小声合唱，这种声音能够抵达  
塔檐下乌鸦们针眼大小袖珍的耳朵

那些在道路上梦见粪便的黑羊  
能够看见发丛般浓密的白杨，而我作为  
一条丑恶的鞭子  
抽打着这些诋咒死亡的意象  
那便是一面旗，它作为黑暗而飞舞

死后，谁还能再看见阳光，生命  
作为庄严的替代物，它已等候很久  
明眸填满了褐色羊毛  
可以成为一片夜晚的星光  
我们在死后看不到熔岩内溅出的火光

死后我们还能够梦见梦见诗歌的人  
这仿佛是一个魔瓶乖巧的入口  
飞旋的昆虫和对半裂开的种子  
都能够使我们梦见诗歌，而诗歌中  
晦暗的文字，就是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

1990. 7. 12

## 事 物

河岸上那些病倒的树木  
曾经是爬上陆地的人群  
在不名的夜晚  
他们走进了小林神的妖身

水滩上那些浑圆的石头  
曾经是狂吠过的野猪的头颅  
它们面朝夜空  
用心模仿过云中的河蚌

而那些天空中滑翔的飞鸟  
曾经是流矢射中的刀枪  
它们在不安的尸体内剧烈地跳着  
曾试图挽回愚蠢的过失而卑劣的命运

1990. 8. 13

### 金缕玉衣

今日，看到你不灭的青光，我浊泪涟涟  
夏日如烧，秋日如醉  
而我将故去  
退踞到世间最黑暗的年代  
固步自封，举目无望  
我将沉入那最深的海底  
波涛阵阵，秋风送爽

我将成为众尸之中最年轻的一个  
但不会是众尸之王  
不会在地狱的王位上怀抱上千的儿女  
我将成为地狱的火山  
回忆着短暂的一生和漫长的遗憾  
我将成为鹿，或指鹿为马  
将谎话重复千遍，变作真理  
我将成为树木，直插苍穹

而你将怀抱我的光辉的骨骼  
像大海怀抱熟睡的婴孩  
花朵怀抱村庄  
是春天，沧浪之水，是夙愿  
是我的风烛残年

1990. 8. 13



## 最后一日

我把心灵打开  
我把幸福留下  
我把信仰升至空中  
我把空旷当作关怀

屋宇宽敞洁净  
穹寰熠熠生辉  
劳作的人安于田上  
行旅的人四处奔忙

我把黑夜托付给黑夜  
我把黎明托付给黎明  
让不应占有的不再占有  
让应当归还的尽早归还

眷恋于我的  
还能再看一看  
看这房屋空无一物  
看这温暖空无一人

那始终惦念着的  
你还能再度遥想  
一个远离天涯的谷穗  
如今已长大成人

但是也只能再看一看  
但是也只能再想一想  
我把肉体还给肉体  
我把灵魂还给灵魂

1990. 8. 16

## 陌生的主

今日，我终于顺从那冥冥中神的召唤  
俯视并裁决我的生命之线的  
那无形和未知的命运的神的召唤  
我来到你的岸边，大海的身旁

我望见了你，那金黄的阴云  
两条无身之足在阴云之上踩着灵光  
我望见你，寂静中的永动  
从黑云之中泛着洪亮的声音

我是在独自的生活中听到了你  
你的洪音震动着明瓦和庄稼  
从那样的黑夜，那样的迷雾  
我走上归程，那命运的航路

我是怀着怎样一种恐惧呀  
却望不到你的头，你的头深埋在云里  
为大海之上默默的云所环绕  
你神体的下端，像一炬烛光

我是怎样被召唤而来，却不能离去  
抛弃了全部的生活，草原和牧场  
畏惧着你，你的脚下的波浪、群山  
双目空眩，寒气如注

你是谁？为什么在众生之中选择了我  
这个不能体味广大生活的人  
为什么隐藏在大水之上的云端  
窥视我，让我接近生命的极限

1990. 12. 2

## 北 风

面向北方，三匹马在原野上鸣叫  
青色的鬃毛在雾霭中拂动，猎猎的旗帜在飘  
炽热的血充沛了马的头颅  
三匹白色的马屹立在山冈，喷射着火焰，朝向北方

三条道路迎面而来，三只轮子滚下山冈  
从黎明的故乡，从赤道，从夕阳  
从青稞的高原，从霏雨的稻田  
三条背驰而来的道路找到了方向

一片青光，一片迷雾，这是原野上的雪光  
映照在马肚下的灰白，在背景中  
灰色的精灵撕下了温暖的蓑衣，燃烧的鼻翼  
碰到了一起，迎北风而立，方向的曙光

在一只马的喉音里，所有的方向归结到远方  
所有的时光滑向命运的狭谷，黑暗的长河  
三条彩色的飘带在天边飞舞，三支猎枪  
这是宇宙的闪电，哦，极光；极光闪过

神的手帕在民众的脑子里熄灭了烛火  
所有的元素聚集在寒冷的极地，所有的哨子在吹  
风，从马的嘶鸣中破空而来  
震动着岩石、心脏，血的雕塑，雪的迷宫

北风从夜的山冈吹过，吹倒了森林和五谷  
千万只猛兽从牧游人的提袋中放逐  
逆纬度而行，逆方向而行，马蹄轧碎铁钉  
这是血的清明与神的失败，不死的精灵

一切在风中消逝，原野在消逝  
轮胎在消逝，农妇的大脚在消逝，帆船在消逝  
医生的眼镜在消逝，巫术在消逝  
庄园主脸上的柿饼，生殖的器具在消逝

在北风中，三只拳头谛听着极地的寒冷  
北方，看不见的星光，暗哑的铃铛  
稷黍向北方颌首，陨石挖掘树根  
在马的骨腔内，热带的骨灰，一颗恒星的热量

幻想升入明镜，信念滑下血泊  
三只白色的猎犬向北方狂吠  
这凝望的寂静需要多久，一只不可逆转的镊子  
伸进了天空的百慕大，魔鬼的船窟

那个孩子，那个在北风中肃立的果核  
上帝的幼子，手扼双肩  
当冰核的火星在雪峰之上最终闪现  
在北风身边，那个最可怕的孩子，他睁破了双眼

1990. 12. 2

## 梦见美

在一颗星星的肉体里，我梦见美  
发亮的植物菌攀附住皓白的岩面  
它们微小的胃和发甜的口腔  
食物的鼓乐此起彼伏，这是岩浆的美

在一枚野杏的果仁中，我梦见美  
所有的小风在秋千上摇晃  
雌雄同株或雌雄异株  
花的基因也是蜂的基因，这是植物的美

在一只蜗牛的体内，我梦见美  
一小杯淡红色的有机物盛放着  
嘴偏向一侧的帽檐一直垂到体内  
像细得不能再细的鹅管，这是基因的美

在一只公蜂的舌尖上，我梦见美  
含羞的顶端用蜜液洗刷着异性的腹部  
透明的子宫，那厚厚的墙哟  
更小的蜂在那里漫游，这是生命的美

在一把匕首的刀刃上，我梦见美  
一滴血像一个蛛网上挣扎着的肚子  
刚刚有手枪一样的嫉妒瞄准过肚脐上  
十环中核心的位置，这是性别的美

在一小块荒芜的石子上，我梦见美  
一只高倍望远镜斜架在日光的炉子上  
像是在洞穴中，栖息的白蛾窥见了  
一秒钟内钵上绘出的图影，这是艺术的美

恋人呀，在你精心雕琢的指尖上，我梦见美  
那是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留下的陀螺  
总是有两个不倦的身体在二十个纹涡内不停地游  
一个对另一个的记忆印在了躯体的其他部位，这是时光的美

瓦尔特·惠特曼，你说你在梦里梦见  
我在这世上回避了什么  
还能够再梦见什么  
在那些深藏不露的事物上，美是怎样复生的？

1991. 3. 28

## 浮 云

仰望晴空，五月的晴空，麦垛的晴空  
天空中光的十字，白虎在天空漫游  
宗教在天空漫游，虎的额头向大地闪亮  
额头上的王字向大地闪亮

恒河之水在天上漂，沙粒臻露锋芒  
黑色的披风，黑色的星，圆木沉实而雄壮  
一只白象迎面而来，像南亚的荷花  
荷叶围困池水，池水行在天上

遗忘之声落落寡欢，背着两只大脑  
一只是爱琴海的阳光，一只是犹太的王  
良知的手紧紧托住一只废黜的大脑  
失恋的脑，王位与圣杯在森林中游荡

云朵是一群群走过啊，向西，向海洋  
在主公的坟头，在死者的鼻梁  
一名法官安坐其上，他的胡须安坐其上  
一只牧羊犬悔恨地投诉着泪水的故乡

泪水的故乡，泪水之乡也是心愿之乡  
心愿在河上摆渡，不能说生活是妄想  
遗忘的摇篮，遗忘的谷仓  
一个秃头的儿子伫立河上，秃头闪闪发亮

1991. 8



## 眺望时光消逝（二）

箭羽飞逝的声音还在鸣响，停留的是光的影子  
马的背影留下的只有风声，风头已汇入旷宇  
只有天空中一只大箫，用雷声挽留住匣中的天籁  
一切变得像刚刚叠起的乌云，海兽沉伏的项背

多少个钟点，光终于走完一把利刃的形状  
斩断天堂的钢索，苍白而真实，它大而无形  
群星寂灭，理性的组合舱变得亏空  
由一个单数到复数，造物主的精神像雪迹一样污黑

岩石在大地上迟滞，像是树木的纹理上生长的岩石  
白垩的光，白垩的表面像是自生自灭的晶体  
盛开的大丽，自主而无边，冷漠的花的海洋  
一只大鱼驮走神器，驮走一箱箱的言语

还会有异象在天际闪现，像被摘成倒刺的闪电  
“V”字形密得像暴雨，向地缘处的深渊扎着  
是时间倒立而出的脚，不可复得的脚  
显现给世界最后一种物质，它带着一声尖叫

不断有隆起的身影向上漂浮，由最小处上升  
向我们表达最终的问候，这些弓起而背相的脸呀  
是光，从最大处消失，像有罪的天使  
不能原谅，伴随着时光，恒星离我们远去

1991. 8. 22

# 我的弟弟小军

---

回忆戈麦 褚福运

他一直在寻觅更好的，更美的，更高雅的，作为自己努力学习的方向

我比戈麦（褚福军）大二十岁。有些人以为我们兄弟是两辈人。除岁数因素，他们的根据就是出头露面领着小军联系转学、开家长会等情况多是我。父母没文化，大妹褚东云已上班，在三八红旗包机组，忙，二妹三妹都在上学，我又在学校，这样关注小军成长，我便责无旁贷。实际我很早就开始潜心培育弟弟、妹妹了。

1965 年 8 月我在宝泉岭农场八队（改兵团后称九连）参加工作。经过一段劳动，受到连领导的器重。当时连里已有 65 年来的北京知青，66 年来的哈尔滨知青，加上老职工的子女，在几十个小青年中挑上我去卫生所，跟转业军医李其友先生学医。这确实让我感到很幸运。就在很用心学医的时候，我罹患上了胸膜炎。病愈后，工作调到机务排，继而调到连里最好的工作（大家认为）——胶轮车组，跟德高望重的胡文富师傅学徒。文革开始，因家庭出身、派别，受排挤，1969 年早春，我被派往一个更远的原始荒岛上参加创建军马场，一时情绪坠入低谷。可没想到，我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军马场知青占九成，有相当一部分知青不甘心虚度青春，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努力学习自己选定的学问、技艺。学习氛围浓郁，甚至不乏头悬梁、锥刺股般刻苦学习的感人细节。我跟 19 岁的温州知青陈嘉勉老师学习二胡，不久参与知青们排练的《智取威虎山》【全剧】伴奏乐队，我是唯一的本地人，但那时我只是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与出身书香门第的上海高中生陈申生搭伙吃饭好一阵子，从他身上学到坚持健身和刻苦读书的良好习惯；跟从小我七岁的六九届北京知青李庸生学习小提琴，聪慧刻苦的他每日站立练琴四小时雷打不动，不出三年就达到管弦乐团水准；跟小我六岁的北京知青吕北生学习历史，看过他购置的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国近代史》等书，他有两种抗拒夜读时困乏的手段：一是嚼红辣椒，一是午夜对墙站着练习演讲；读过小我六岁的北京知青杨建民手抄本《名言录》；目睹老同学马伟忠对天文学、数学、外语的执着钻研，在地下劳动的羊肠小道上边走边背记俄语单词，在数九寒夜里读星空。这就是我那几年生活的人文背景。

知青们新异的生活方式像春水一样冲刷了我所固有的农家子弟的陈习陋俗，也强烈刺激了我麻木悲观的思想意识。穷则思变。我要努力重塑自己。同时意识到引导弟弟妹妹学习更要紧，他们才有无限的可塑性，内心里希望在他们身上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的口说：“音乐教育比起其他教育都要重要得多。”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说“音乐可以不依靠世界，即使没有世界，也能有音乐，音乐是意志，是激情。”许多名人大家都十分认同音乐可以开发儿童的智力。

自 1973 年早春。我在自家举办了一个只有三个学生的器乐班。弟弟小军五岁半，二妹三妹分别是十二岁、九岁。器乐也凑了三件：一把小提琴，一把二胡，临时买了一架拨拉琴（玩具琴）。起初我安排小军学拨拉琴，待他熟悉简谱后改教他二胡，二胡表现力要强许多，而且成年人的二胡只要向下调一调“千金”，一样适合儿童，弓子长点不妨。成人小提琴二妹练习凑合，三妹练非常勉强，单练运弓倒还可以。不久我托好朋友李庸生从北京买回一把四分之一尺寸的小提琴。三人乐队装备齐全。各练各的，熟练后合奏。为了刺激他们的兴趣，我找来简短的二重奏谱子，小提琴奏一部，二胡奏二部，或者再调换过来奏。就这样变换着花样练习，效果很好，不断让他们收获些许成就感

和自信心，同时也建立起了较浓郁的家庭学习氛围。私下里我有个粗线条的规划：

根据两个妹妹大致情况培养方向是业余爱好，学好了可考个基层宣传队；小军小，而且已经显出些许灵性，他有无限可能，想以音乐教育为切入点，开发其智力，挖掘其潜能。

学器乐时，小军识字的工程已在路上。我知道识字是提前进入阅读的必经之路。我就参考一二三年级语文教材上的生字给小军制作生字卡。起初将纸壳剪成乒乓球直径大小的圆形卡片，一字一卡。不久就教给他汉语拼音，在生字卡片背面注上拼音，便于翻看。参考一二三年级语文教材上的生字。突击识字的同时引导他熟读教科书上的课文。待他上学时已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借助字典看了不少儿童读物。提前进入阅读的愿望基本达成。

不足六岁的小军，手臂还难以将二胡弓子运至弓尖。我告诉他能运多长就运多长。可他偏偏挑战似的尝试着将弓子运满，哪怕是向左移动一点点承托二胡的左大腿，甚至向左扭动一下身子，也要将琴弓运到弓尖。我察觉出小军内心里有一种勇于挑战的意志。我告诉他，一支小曲，音符的数量非常有限，可每一个音符的音响质量要求却是无限的。如果你的平弓运好了，即使左手按音没有花样，你的演奏也会征服听众。歌唱家一张口，弦乐大师一引弓便能动人心弦，就是这个道理。他流露出听懂的表情，深知运好平弓这一基础环节的重要。不久，他奏出的音质就很饱满、扎实、纯正。快弓奏得准确清晰也很难，也须下大功夫。我把练小提琴三慢一快的方法引入小军练二胡上。比如，把十六分音符当作八分音符练，甚至当作四分音符练，十分熟练后，再按乐曲要求的速度练习。先是教他最基础的《刘天华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后又买来《王国潼二胡练习曲选》，选其简单的短弓练习。

曾被黑龙江省歌舞团聘为临时二胡独奏员的少年才俊，当时在 15 团宣传队的刘鹤滨，是我的朋友李庸生的同事。一天，庸生邀鹤滨一同到我家考察了小军的二胡练习。他说：“六岁的乡下孩子，练到这这么个水平，我还没见过。”这对我是个鼓励。当然，我还是清醒的：在穷乡僻壤教弟弟妹妹学器乐，主要目的是开发智力，拓宽他们的审美领域，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

实践证明，我的器乐教育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小妹褚凤英中学毕业考取宝泉岭农场宣传队（原二师 15 团宣传队）任小提琴琴师。二妹褚东风中学毕业正逢农场创办为期一年的医务人才训练班，每个连队一人。二妹褚东风诸方面都符合文件要求，被连领导选中（犹如当年八队领导选中我学医一样幸运）。结业后在连里任卫生员，后在农场医院做护士。每逢节日联欢她都能奏上一两支小曲，她曾告诉我，每当这种场合，同事们都由衷羡慕她。可以想象那一时刻，她应该会滋生些许愉悦和自豪。

我对弟弟褚福军的引导、培育、关注、鼓励更多。我关注小军，出于以下几种心理：一，自小就背着沉重的家庭成分包袱，梦想找个替代者冲出桎梏，找回自尊。二，尚未成家的我有精力有信心引导培养他，把一块璞玉雕琢成卓然之器。三，从小看得出他有些许灵性。四，古今中外许多贤哲、大家的人生让我坚信，及早地实施教育意义深远。

由于我对小军布置的作业样数多，他成了二十四连最忙的儿童。别的孩子老远见他坐在栅栏门前小糖槭树下大青石头上读书学习，或者练琴，就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了。加上我家在四方形容属区的西南角上，平常干扰就很少，非常利于小军的学习。我曾这样想：小军专注学习的原因之一是怕哥哥，哥布置的作业马虎不得，二是他两个姐姐写完作业、练完琴，每天还得完成爸妈安排的打猪菜或捋草籽的繁重任务，而自己不参加劳动，在家学习理应多用些功。其实，也不尽然，后来我翻阅他的日记时，见到他有这样的描述：

“真想出去和小朋友玩玩的时候，我就向妈请假说去谁那借本书或者去还本书，或者办点别的事。一玩起来时间过得非常快。见我迟迟才匆忙归来，还满头大汗，也没见手里有书，妈就很严肃，带着生气的口吻说我：‘你哥不在家，你就撒野了！’”

这类事，妈从没说给我。1989 年初夏他回家多住了些日子。一个晚饭后聊天，小军问我：“哥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你突然回家了，在检查我的作业时，表扬了我的诗词背诵和我的练琴，批评了我的画画？”“记得，记忆犹新。”我不加思考地随意回应，“因为你从来都是完满完成作业，未曾发现你偷懒过。见到你那幅对着小圆镜子画的自画像浮躁、潦草，没有以前画得好，觉得很意外。”“是这样。”小军道出了原委，“那一次你突然回家，可把我吓坏了，好在你先去挑水了。我就趁你挑两挑水的功夫把那幅自画像赶画出来的。给你看画的时候，我的心正砰砰跳得快着呢，怕你看出破绽。”“那时候你那么怕我吗？”“怕得很，怎么不怕。”那是我和小军次数不多的面对面心理上的沟通，“曾有人问我，是不是你哥对你影响很大。我就跟他说，肉身是父母给的，英雄主义奋斗精神是哥哥给的。”

由此我想起来了，就在那不久前的一张节日贺卡上他写道，说我是他“一生唯一的导师”。这话颇有些过头了。可能那一时那一刻他很兴奋，北大四年切身体验了这所学校自由民主生活的氛围，他已经深深爱上了北大，觉得哥当年劝他上北大是对的。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这个意思。或者是刚喝过酒，褒奖我的句子里一定是多了许多酒水的成分。不管怎么样，很少褒奖他人的褚福军，把一个无以复加的赞语寄给了我，让我觉得自己那若干日月的努力是值得的。

小军对我也有不满，甚至还有让我难以接受的痛斥，但也都是通过书信表达的。

一封信中赞扬了爹的务实，批评我的“务虚”。

他是想刺激一下我，希望我尽快走出生活的窘境。爹的吃苦、耐劳、勤俭，尤其是爹果断将一家人从饥饿中带出来，辗转河南、山西，直至黑龙江将一家人从饥饿中带出来的果断，都是我所不及的。这一“务实”之举，彻底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状况，我当然知道。然而，存在决定意识，我有自己独有的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经历中滋生出来的只有我才有的观念。

温饱固然是人的第一需求，但在温饱之后，还有追求知识、艺术、自由、自尊、美学、哲学等诸方面的需求。这种想进取的思想常常是不可遏止的。“人”与牛马的本质区别就在这。我这个曾被饥荒驱赶，在爹那辆木质独轮车前面拉着麻绳套，时不时还得承受爹粗言叱骂，在关公故里走村窜巷乞讨被狗咬过的弱小孩童，那时候我的奢望是挣断肩头上的麻绳套子，中午能有半个黑面苜蓿菜团，晚上有一小竹碗玉米面稀粥。

到宝泉岭后，又遭遇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歧视。比如政治上，由于家庭出身，不知遭遇了多少不公；比如生活上，你身体弱小就免不了遭受相对强横者的嘲弄、凌辱；比如在愚昧中，一群愚昧者相安无事，如若其中一个不甘心永远愚昧，在那个群体里踮起脚、探出头来望望风，想向文明靠近一点点、看看书、练练琴，把工作服洗得干净一点点，都会遭到妒恨、讽刺、打击、说三道四，即使被嫉妒者听不清背后有人说了什么，但也不难从那些一闪的眼白里读出其中的恶意。我恰恰把这些都看作一种向文明靠拢的推动力。不但我自己向往文明，还要执着地带领妹妹弟弟一同前行。

教育人或自我教育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得一点一滴地积累。从数量的积累到质的升华，那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耐力是不行的。就像腌咸菜鸭蛋，咸鸭蛋要想腌好了，就得想方设法让盐紧紧包裹着鸭蛋，或调和一坛盐水，将鸭蛋浸泡其中，上面再压上块木板，让鸭蛋完全浸在咸水中；或将和有盐的草木灰、黄泥包住鸭蛋，码到瓷坛里，再封严坛口，让草木灰、黄泥保持湿润；若要使鸭蛋成为松花蛋，除了用盐还要添加别的材料。我的知青挚友李庸生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就感慨万分地说与我：“在北大荒想培养出卓然不俗的孩子，最起码的条件是一大堆书。”我很理解他说的“起码条件”，那就是得营造一个文化气息浓郁的家庭学习氛围。不久前，一位我所熟识的教授也不约而同地主张“要为孩子准备一面书墙”。他们说的书就是上面我说的“盐”，“环境氛围、风雨气候”。若干日月以来我就没断琢磨，以为自己并非“务虚”。

鸭蛋、鹅卵是没有思想的，也没长眼睛，没长腿，它们任人腌渍。可孩子不同，他们有腿有眼，他们会被五彩斑斓的世界吸引，即使他们没有动用腿和眼，但不能保证他们的心不飞走。我的经验是：抓紧孩子听话的那么一个黄金时段，实施比较合理的早期引导，使之及早地品尝到学习的甜头和趣味，养成爱读书的习惯。

“兴趣”是个上好的早期教育切入点。教小军识字时，我就先从有意思的象形字开始。开始教他弹奏“拨拉琴”时，我用的是最简单的小曲《两只老虎》，果然激发了他学习音乐的兴趣。继而转用二胡奏《两只老虎》，他感觉二胡比“拨拉琴”更高级，声音更动听。

近日有位北大物理学教授讲少年儿童智力开发要抓住三个开窍的“黄金时段”。一是两三岁之间的背记；二是二三年级时的阅读；三是初中二年级时的理性思维开发。回头自省，对小军的启蒙教育中，第一个时段错过了，但也可以说只是拖后了点，后两个时段算抓住了，基本符合教授说的智力开发规律。

由于超前识字，小军二三年级时的阅读兴趣已经很浓厚，《水浒》是他自己抱着字典啃下的第一个大部头读物。小军就是从那时起逐步涉猎大部头作品的阅读的。

记得在他二年级的时候，我教他看地图——地形图，如果按部就班，那得四五年级才能接触到这一知识。面对五彩斑斓的地图，他很好奇，我先通俗地告诉他以下几个概念：海拔，平原，高原，等高线，江河等。在看地图的基础上，我引导他在我家房山偏厦屋檐下较比平展的地上摆沙盘。这一课外活动非常适合小军的兴趣，他先用柔软的棕色麻绳当作陆地国界线，白色毛线表示海岸线。他对照地图反复调整麻绳和毛线使国境线接近合理。第二步就是高原撒黄沙，平原铺绿色葵花叶子（上面洒些许沙子防止被风吹跑），河流用从妈那要来的废旧蓝色毛线，自南向北标识了珠江、长江、淮河、松花江、黑龙江几条主要河流。另有一条京杭大运河。在这里我还给他讲解一下“运河”这个小军尚未遇到的概念：人工挖凿的河道（非自然形成的）。光是“摆沙盘”这一道作业，就给小军带来了不少的快乐。简单的沙盘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摆好，复杂一点点可就要费很多气力。有一次他把全国地图中的省、市、自治区的界线、铁路线、省会级城市都标志出来了。待他看懂了地图中的等高线之后，还要添加山脉。没想到半夜一场暴雨将费了许多时间摆的沙盘冲刷得面目全非，没有了参照物的两块砖头也看不出他们分别是台湾和海南岛。标着省市名称的纸片统统被卷进泥沙里带进草丛。于是小军顺着沙土流失的方向找回了国境

线，找回了黄河长江（绳子和毛线）。摆大的沙盘很是费时费工。之后，他想摆个黑龙江省的。我建议他在筛沙子的筛子框里头摆个宝泉岭地形沙盘。西边的梧桐河他知道，碉堡山他也上去过，周围的几个高地他也熟悉，东山东有嘟噜河他也知道，我想摆这些内容他会更有兴趣。果然小军非常感兴趣，平常都是他等着妈妈“掀锅”（掀开锅盖，山东农家开饭的信号），急着吃饭（小孩饿得快），这回喊他吃饭，他还恋恋不舍地回头再看上一眼他的沙盘。之后，他说给我：“我明白了，战斗故事片里，指挥官围着摆有山头山沟还插着小旗子的桌子，给大家讲在哪埋伏，怎么进攻，怎么防守，那张桌子上就是摆的沙盘。”

小军能够联想到沙盘的军事作用，在我意料之外。看地图，摆沙盘，着实让小军提前掌握了一些地理方面的基本常识。这样当真正进入地理学科学习的时候，他一定会感觉出比别人轻松有趣。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二胡练习也有了质的提升。

1976年，小军在宝泉岭文化宫演奏《洪湖水浪打浪》。当时我在观众席，他的演奏虽然没有更多花哨的技巧，但他奏出了成人演奏的那种准确、干净、洪亮和大气。读初中时，他是宝泉岭一中民乐队的活跃分子。到北京大学后，他对器乐的兴趣并未泯灭。在一封信中，他兴奋地说与我，他已被北大业余军乐团录取。乐团负责人是位理科学长，北京人。学长说他听觉、乐感都不错，手指条件也很难得，再加上有二胡演奏基础，学大提能上得很快，于是把唯一的一把大提琴安排给了他。那字里行间流露出他难得的好心情——亦或是自豪感。也不知他们那个业余军乐团后来有没有具体活动。之后几次放假回宝泉岭我都忘了问他了。

## 二

小军的数学成绩从初中到高中都不错，不知与音乐教育开发智力有无关联。在他五年级第一学期后（五年制小学）那个寒假，我安排他往前学，并制定了一个阶段性奋斗目标：力争在寒假期间，完成五年级下学期的数学课课程和初中一年级上学期数学课课程的自学，以便在五年级下学期衔接初中一年级下学期数学课程的自学，并准备参加农场初中一年级统一验收测试。现在回头看，很有点苛刻了。但那是我继对小军实施提前识字、学习二胡之后，在天才教育上的进一步尝试。姐姐们读过的书都还在，有了书就有了引导小军有计划自学的科学依据，这样就避免了学习上不合实际的盲目的冒进，就是说即使想往前学，也得有个“适度”的原则。我引导小军超前学文化课有两个理由：一是他一至四年级的文化课学习加上我布置的练琴和画画的作业，一直处于吃不饱的状态；二是“中科大”招收少年大学生的几则通讯，让我坚定了天才教育的信心——培养孩子可以不按部就班。我深信小军能够完成我布置的作业。我的活儿——只是制定宏观上的规划，准备算草本，及时验收自学成果。宝泉岭中学初中一年级月考、期中考试我都让他同步参加。辛苦的当然是小军，可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疲倦和厌烦，实际上，他却学得津津有味，常常忘记吃饭时间。代数作业本用完就摞在后窗台上。我只是偶尔抽出一本翻翻，看看格式和卷面情况。从来没有拿给代数老师批阅，只有阶段性测试试卷才拿回学校请代数老师批改打分。记不清都打了多少分，只知道成绩在我们学校大约二十名初一学生里排第一。农场一中初一下期末统一验收测试，我们二十四连学生数量不够规模，要求到邻近的二十三连参加测试，另有三十三连的学生，共五十人左右。结果，小军语文、数学总成绩依然名列第一。一个五年级孩子，半年里自学了初中一级的全部课程，获得这么个成绩，让许多老师惊讶。我想，即便成绩比不上在农场一中的初一学生，也已经很让我满足了。我的又一次启蒙教育实验也达到了预期效果。我的所谓“启蒙教育”，实际上只是“启蒙引导”，就是说只是把祝福军这只羊牵到某山坡一片五花草地里，松开缰绳，任其自由觅食。面对成绩，在小军面前我没有多说什么，因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还远远不值得飘飘然。我估计尽管我不说，小军本人也会享受到些许努力后的收获感，继而也会让他感悟到——许多知识可以自学获取，自学能力是在自学中形成的。

我的邻居、同事、教数学的李智老师，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在鹤岗市教书。李老师放假回来用他们学校“提高班”试卷考察过小军的自学成果，结果是65分（我记得非常清楚）。这让小军感到很不好意思。但李老师有话：这已经很好了，你要知道，一个不满十二岁的孩子在学小学课程的同时，仅仅半年的时间，靠自学完成初中一年级全部课程，确实已经非常不一般了，不能和我们那些学生比，给我们那些学生讲课的都是最有经验的老师，课时多，训练多，还有不少课外的东西。听了李智老师的评语，小军心情像是平和了些。当然，这也让他知道了——天外有天。

语文学科的自学能力小军似乎是自动获得的。因为小军刚刚上学就有一定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在学习小学语文的同时，他把初中一年级语文课本当作课外读物读的，没有任何障碍。有的诗文他早已熟背。写日记的习惯已经养成，作文常被老师当作范文讲评。接下来，我就领着小弟去农场一中咨询，像小军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置，是按部就班读初一一好，还是跳一级好。

恰好我初中毕业时的班主任，来自开封师院的吴本祥老师，任一中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吴先生知道后马上安排有关学科权威教师分别对小



军进行认真考察。最后吴老师告诉了我：孩子情况很好，跳一年级完全可以，但是为了珍惜这棵好苗子，老师们觉得还是保守处置更理性，以免弄巧成拙。就这样小军被安排在初一第七班，班主任、青年才俊卢明教语文。期中考试之后学校号召有关学科组建特长小组，主要有写作小组、绘画小组和器乐小组。组建方法是自愿报名和老师点名。小军只报了器乐组。公布名单时，这三个小组的指导老师都钦点了褚福军。这让小军受宠若惊。之后他这样告诉我：阅读写作是我每天正在做的事，画画很费时间（他的意思是尚无志向于绘画，不能浪费时间），我只能报个能让身心放松的器乐一项，以便调节以后紧张的学习生活。他的话很让我刮目相看。

愉快轻松的学习生活大约只有半年的样子。有几个淘气爱玩、懒于思考的同学开始骚扰他了。随着教学的深入，数学课程的内容难免增加些难度，上课不大注意听讲的同学，有的习题就做不出来，于是那几个做不出来的同学就指望抄作业混日子。小军是学习委员兼数学课代表，于是那几个淘小子就瞄准了小军的数学作业本。抄作业是哪科老师都严禁的。作为课代表理应替老师监督同学们独立完成作业，这着实让他很苦恼。如果身大力不亏也好，哪个不服气就揪着他的耳朵去见老师。可小军在班里是最瘦小的，做广播体操都是站在最前面。不让人家抄作业，自己的耳朵就有被人揪拽的可能。我们家离学校十里地，小军都是中午带饭，一般都是吃了午饭就做作业，而作业中又以数学为重，当然得先做数学作业。这一来，一个下午就给抄作业的那几个淘小子带来了许多方便，一开始小军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作业本经常被传抄。知道后，小军中午不做数学作业了，改记日记、背诗文、看看课外书。晚上在家做数学作业，早上到学校就收作业本，连自己的作业一同交送到老师那，不给抄作业的留一点机会。这表面上是小军胜利了，可接下来小军经受了各式各样的报复。比如趁下课都往外挤的时候，嬉皮笑脸狠狠地掐上一把小军瘦小的胳膊，或者冷不防故意撞小军一个趔趄，或者把小军堵到一个没有人的犄角里鬼祟地放狠话威胁，或者在围成一圈托排球时故意不把球传给小军，使其遭遇合伙孤立戏弄的滋味。

记得一次小军曾与我笑谈他们班某某纨绔子弟，不学无术，专攻抄袭（作业、测试试卷）技巧，以维系一个虚假的成绩去欺骗他的父母。大约就是从那时起，直到生命的最后，小军对那些以家庭条件优越自居、以小聪明自居、以帅哥自居等庸俗浅薄之徒，一概持不屑的态度。后来我看到他那时的日记，才得知那个时候他着实苦恼了好一阵子。大约初中二年级下学期开始，他增加了体育活动的投入。我推测他在经历了一段体力上弱勢的压抑和苦恼之后，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增强体魄的意义。托排球、打篮球、踢足球、天天早上跑步都被列入了他生活的日程里。我发现他学什么都要比别人快上那么一点点，也许是做事专注的关系。他做事确实很专注。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课外阅读（文史类居多）更有紧迫感了。就是说这之前，他的阅读是遇到什么读什么，处于闲散的状态。比如，我那有什么书他就看什么书，我给他买了什么书他就看什么书，或者我发现我们学校进了什么新书适合他，就借回家推荐给他看。比如我将我们学校的旧报纸借回家推荐他浏览，并启发他，对感兴趣的内容可做些剪报，后来收拾他的书籍日记，发现有个六十四开尺寸草绿色塑料皮本子，上面粘贴着六十余幅中国古代文史哲人物剪报，一人占一页，上有画像下有传略。从春秋时期的李耳老聃开始，依次有孔子、庄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直至清代的龚自珍、孙中山等。由这个绿皮剪报本子，可以发现小军那个时候的人生审美趋向。

小军高中以前就陆续阅读了《安徒生童话选》《格林童话全集》《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唐诗三百首》《李白与杜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家》《青春之歌》《李自成》等，还有一些记不太清了，也都属于闲散状态下的阅读。虽然阅读无序，碰到什么读什么，但我觉得只要养成一个爱读书的习惯就已经够了，至于系统不系统，在他那个岁数上是无所所谓的。要知道，哪本书里都有知识和智慧，它能拓宽人的视野，帮助人辨别是非曲直，提供人生楷范，丰富语言，提高审美层次。

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让儿童及早识字，及早进入阅读的海洋，从承载几千年人类文明的书籍中汲取营养、促进智育发展的意义深远。

小军从一开始到农场一中一年级七班读书，就非常注重向好同学学习。他在日记中多次写到后来考入兰大的刘克军，说他在写诗，说他有思想，说他字写得也好。小军的语气里明晰地表达了对刘克军同学由衷的敬慕。小军自上学就是学习委员直到考大学，可他从未以学习好自居，他一直在寻觅更好的，更美的，更高雅的，作为自己努力学习的方向。相反，他嫉庸俗如仇，嫉无所作为如仇，嫉骄傲自大如仇。凡是熟悉小军的同学或是同事仿佛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他“眼毒”。这里的意思不外乎眼光敏捷、独到，看人准确透彻；眼光挑剔，让他瞧上眼的少；高傲……以上评价中，我以为唯有“高傲”不够准确。我以为他从未“高傲”过，他无心“高傲”。母亲仙逝后，到他回京前那段时间，我们闲聊了许多，话语中流露给我他评价人的原则，他鄙视高傲自大者，把高傲者视作浅薄的、俗不可耐的、摆不上台面的。还有一点，小军近视度数高，不带眼镜时，看人必须眯着眼睛，不知这一点的人，也难免产生某些误会。他对人、对诗文的挑剔与文人相轻无关，只与他审美眼光的层次有关。他犀利的目光应该源于他有质量的广泛阅读。如果说小军初中二三年级至高中一年级那段时间的阅读，尤其是上高中后疯狂阅读世界名著只是一场博览群书的演习，那么进入大四后（毕业要求的学分，已略有超出），到1989年底，那一年半时间的再次疯狂阅读名作，可算是更加系统深入、更加有质量、更加有目的性的阅读了。小军就是在这些认真的阅读中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和较高层次的评价眼光。

也是在母亲走后的那年年底，他说给我：“我的阅读应该超过了对硕士生的要求。”我肯定这话他不会给第二个人说。小军是个很内敛的人，他决不轻易把内心里的所有存储都一览无余地示人。给哥哥说，是因为我是对他持续关注，始终期待的人，也可能他觉得哥哥理应知道他的基本状态。一天晚饭后，他还较比详细地向我介绍并略加评议了北京、上海、四川、天津等地的民间诗社的兴起。由宏观到微观，最后着重讲到他身边同学的创作状态。除了跟他关系密切又勤于创作的西渡等几位接触频繁的诗友之外，他还特别提到已经回到上海非常自信的郁文和他的诗。前一年初夏，学校放假，假期间我们兄弟俩交流较多。当时他对自己的前程很不乐观，甚至对刚刚签约的用人单位是否会执行合约也感到没有把握。我也没有什么高招可支。只好建议他回京后，继续深入、扎实、广泛地阅读，勤奋创作。可撙掇几个道合志同者办个诗社，或将同学们的自选诗篇编辑成册，便于交流、提高。

我万万没想到几天之后，邮局退回一封未发出的信给我。收信人是“陈国平”，就是小军的同学西渡。收信人地址是“黑龙江萝北县宝泉岭农场职业高中”，发信人地址是“北京大学”。当时职业高中与北京大学有点关联的只有我，所以邮递员将信退给了我。小军的字体我熟悉。由此我判断，小军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是人在农场心在北京。写错了地址，那一定也是理性被感性的波澜吞没了。继而打开封口，抽出信瓤，我发现小军还真地采纳了我的某些建议，并把我俩私下议论的一些内容及时地说给了他的好友西渡。我立即更换信封，重写地址，再去投进邮筒。

他那次回家可能是仓促的关系，也没带什么书，见我那有本《萨特自述》（天蓝色封皮平装本），拿去没事就翻。很遗憾，后来那本书不知遗失在那里了。有一天他逛新华书店买回一本淡黄封皮的意大利三诗人合集（夸西莫多、蒙塔莱、翁加雷蒂），到家后递给我，并惊喜地说与我：“万万没想到咱们这小地方还能见到这本书，我寻找它许久了！”我整理他的书籍时，又特别翻了翻那本书，发现在那几页的诗篇目录边边上，有若干条墨蓝色钢笔笔迹的批注。由此我估计他回北京后又很投入，很用心地研读了那本诗。小军对现代派诗歌、小说的阅读欣赏有极大的兴趣，也有一定的剖析批评深度。

早在大学三年级上，他就尝试着写了诗评《异端的火焰》，获得当年北大“五四”科学论文奖二等奖。事后，小军又特别当面征求了黄子平老师的意见。黄先生肯定了他用心的阅读和条理的评析，剖析也有一定深度，“只是结尾部分显宽泛松散，不然，我……”小军转述了黄老师的话给我，后一句话我印象很深。

大四下学期，他只须写一篇毕业论文。他的选题是：“浅析残雪的小说创作”（大意是这样）。小军也曾这样给我说：有人写港台文学，有人写伤痕文学，有人写古典，或者选题于现代文学……我觉得那样不是显得小家子气，就是话题陈旧难出新意，所以我选了现代派前卫作家残雪。开始他很想拉开架子好好写的。为此，他在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以及他能够出入的资料馆室翻阅期刊，广泛收集文献，大有把残雪的所有作品、评论一网打尽的劲头。后来竟然把网撒到佳木斯北大荒文学编辑部。他断定那里会有省外主要文学期刊。为此，我特别去了佳木斯《北大荒文学》编辑部。杨孟勇老师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应我的要求，给复印了一大摞子有关残雪的资料，我把它们寄给了小军。后来因为大环境的变故，这一精心设计、充分准备，本可以期待出色完成毕业论文，不得不虎头蛇尾地煞笔了。

对创作，小军自始至终都是自信的，他以为只是需要一个较比漫长的辛勤劳作过程。翻阅他初中时期的日记，就不难发现时不时弄出个“幽默专栏或讽刺专栏”，竟然也都能连续写上几期。尽管还比较粗糙稚嫩，但也是很宝贵的创作冲动和尝试。初中三年级至高中一年级这段时间，在疯狂阅读的同时，小军在日记中几次对小说创作跃跃欲试。用粗线条勾勒了从几个农场考来的、同一宿舍的几名新同学的面貌；还写到宝泉岭农场一中物理老师戴云岭先生传奇的经历。我猜他对戴老师还远远达不到了解的程度，语言也颇为粗糙，但从中能察觉出他渴望创作的心理波动。

小军曾说给我他们上高中后的第一个初冬订阅杂志时的一幕：

大多数同学都是订的各学科练习册，唯有他订了本《俄苏文学》。几个同学的目光不约而同看向褚福军。这着实让小军尴尬了那么一个刹那。“啊！”不会撒谎的小军吞吞吐吐地解释，“是，给我哥订的。”也可见刚上高中时小军就有了拓宽阅读视野方面的渴求。

到北大之后，他为要从古典文献转入经济系，很是忙碌了一阵子。常常是兼听两个系的课程，如果两个科目的课碰上同一时间，他就舍去容易自学的那一科。有一年我从什么报刊上看到一位北大经济系同学回忆小军去经济系听课的情景，以及课后如何虚心请教的细节。虽然他花费了不少的精力，结果还是失败了。之后，小军退而求其次，大三转到“文学专业”。这个班里头不是诗人就是作家，小军也回归了他夙有的愿望——文学殿堂。他在十五岁上的一篇日记中曾写道：“首先当诗人。”西渡先生曾评说他的诗：一出手就不凡。经过两年多北大环境气氛的熏陶，他走出了之前迷茫的苦闷。大约就在那时，小军写信给我：“看来高考前闹着要考理科是没必要的。”看到他有了这样的思维转变，着实让我如释重负。

说到这，我觉得有必要说明当初小军那次闹情绪的前前后后，以免对小军感兴趣的学者误解其中的原委。



对小军学文学理，我并无偏向，我自己也一直崇尚科学，敬仰詹天佑、茅以升、华罗庚、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这些大师，更不存在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的情况。他在高三学年的那个寒假中，突然闹起情绪来，说不想参加当年的文科高考，要降一年级来年参加理科高考。听到这一消息，真的像一个炸药包塞进了我的耳洞，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他把他的想法告诉我，甚至不容我劝解就想拉着我去找他们班主任、去找他们校长。我私下里想，假如我是老师、校长，也不会轻易顺着他。

之后，我曾几次苦苦地反省自己。想不起来有哪件事可能误导他学文了。直到小军走后，我翻出他小学阶段的日记，找出一条证据，可还是稍偏向理工科的：某次我去哈尔滨探亲回来给他买了6本小读物，其中三本属于理科，两本属于文科，另有一本还属于文理兼备。

另外，凡是见到报纸上有关于中科大招收少年大学生的通讯，我都会把报纸拿回家给他看，那几个少年可都是学理学工的。

考高中后，见他的成绩不孬。我顺口甩给他八个字：“努力三年，考入北大。”难道，他把我的“考入北大”中的“北大”和文科划上等号了？如果这也算作“误导”那我确实脱不掉干系。

实际上，小军的兴趣一直在文学上，高中一年级大约一整年，他都在疯狂地阅读世界文学名著。他有一则日记，就写到时任教导主任的吴本祥，也就是小军上初中时特别关注他的那位吴副校长发现他名次下滑，出于特别器重和爱护，把褚福军叫到主任办公室劝告他：

不要偏科，各学科知识都是相辅相成的。

无疑，那时小军学文科是如鱼得水的。高中二年级分科的情形，我一无所知。选择文理科的事他都没有告诉我。若干日子后我才知道的，也没在意，我以为小军报文科是顺理成章的事，他那么喜欢诗歌、小说。后来才知道，进入高三年级后，学校有过一场关于学文学理的讨论。同学们关心的是：文科理科，二者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哪个贡献大？哪个更直接？

第一问不好回答，科学技术的发展受政治体制的制约，政治体制的更新与守旧将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或停滞。用笨脑子也想得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相应的改革来保驾护航，否则前者的努力就会夭折。孰轻孰重？可抽象为相互依存，形象一点如人的左右腿。是右腿贡献大呢还是左腿贡献大呢？行外人的我是这样想，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讨论的。第二个论题浅显到了不用讨论的程度。理科当然占了上风。当时报名学文科的学生多是数、理、化三科学中有缺腿现象，而小军不是，他是文理兼长的。他的数学成绩曾在文理科统考中列第一。闭目一想，少不了有人拿小军当例子——如若考理科优势如何如何。

看来小军当时的思想觉悟还真是不能低估。处在混沌中的他，能舍弃一己喜好，转向学理，要到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最前沿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和人民。他的这种想法没有一点错，但站在教育工作者的角度上，不管是谁都不大可能答应一个文科尖子生临考前忽然提出降一级考理工的请求。任谁都会以为是突发奇想。可以说在备考的最关键阶段，小军的情绪一直处于波动中。关于报考北大经济系还是报考“辽财”（辽宁财经大学），他也纠结了一阵子。我建议他选择“北京大学”。我的理由是北大的师资水平、学术层次、民主氛围别的学校无法替代。我认为如果能在北大生活学习四年肯定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关于在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世界经济后面填不填“服从分配”的问题上，小军是很想填“否”的，他的意思要是考不上北大经济系，与其服从分配，去一个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不如去辽宁财经大学，实现他的实业兴国之梦。

我此先就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过教育部颁发的有关大学教育中设“双学位制”细则。我把它说给了小军，意思非常明确，我是为了小军的前程。作为学校他们努力说服小军考北大肯定有为学校争光的因素，当然也不能排除学校领导们的善意成分。

果然第一志愿落空，小军被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录取。小军颇为沮丧，很想拒绝北大的录取。接下来我是这样劝慰小军的：不必沮丧，北大经济系在黑龙江只收四名学生，恐怕全省得上千人填这个志愿。后来我才知道北大中文系那年招生（只有文献专业、编辑专业、文学专业三个班）总共也才百人（如果按三十个省市算，每省市也只招三四人）。我的意思是先去报到，看看能否转系，然后再作下一步打算。就这样，劝小军去北大的思想工作勉强做通了，估计他也确实是勉强接受的。从他那少言寡语，愁眉不展的表情，我看得出这种勉强。

那一年（1985年）秋我也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脱产学习——“黑龙江电大中文专科”。不久，小军在百忙中给我寄来了老木编的《新诗潮诗集》上下两册。从这件事看得出，诗歌在他心里依然占据第一位。他到学校后便四处打听可否转系、如何转系、何时转系测验，接着便是兼听两个系的课，可以想象得出他当时是很辛劳的。那么忙，还想着给我寄诗集——其实他完全可以等到寒假带给我的——从中也可以看出：“诗歌”依然是他舍弃不下的钟爱。

从那时起，寄书、通信、放假期间的面聊、推荐书目，成了我们兄弟沟通了解的渠道方式和习惯。我从中获得了许多来自北大的新思潮、新观念、新信息。诸如弗洛伊德、荣格的心理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戏剧，尼采的美学诗歌，卡夫卡、伍尔夫、尤利西斯、普鲁斯特、杜拉斯、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略萨等小说家的小说，叶芝、波德莱尔、泰戈尔、茨维塔耶娃、博尔赫斯、聂鲁达等诗人的诗作，

可说这些人的创作多是非传统的。没有小军在北大读书，穷乡僻壤的我哪里知道这么多。小军小时，我是他的引路人，我推荐书给他；待他上了北大，倒过来他推荐书给我。为此，我很欣慰，也不止一次想找个机会去北京看看小弟，看看北大校园里的“未名湖”“博雅塔”，看看那个自由民主氛围浓郁的校园里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别样”。当时两个女儿还小，岳父岳母都已年迈，平日里我们在农场没法顾及他们，放假多是合家省亲于哈尔滨，家里没有积蓄，故一直未能成行。

### 三

就在我们仓促迁居省城，尚未站稳脚跟之际，一个不祥的信息辗转传到了我这。开始，中国文学编辑部办公室副主任张春福先生写信到宝泉岭农场 24 队我父亲处，打听褚福军是否在家。当时我父亲已经在场部居住三年，于是“查无此人”，信退北京——于是再电话农场机关，好在机关人员都知道小军的三姐褚凤英在农场宣传队，接着就是三妹电话哈尔滨香坊农场。待我接到电话已是 1991 年 10 月 21 日上午。当天晚上我便乘火车赶往北京。

23 日拂晓，我找到了外文局所在的百万庄。外文局的门卫室设在大门外。看门的打开小窗查问，接着把我让进门卫室。看门的老人家曾是个干部，离休后身体尚好，找了个看门的活，贴补家用。

中国文学第一个上班的是办公室副主任张春福。就是他寄信、打电话联系我们的，他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让我坐下后，又给我倒了杯水。“您先喝口水，昨天的水，已经不烫了”，张副主任温和又善解人意的目光仿佛滞留在某条椅子腿上，把语速放慢，对我说，“你可能已经有所预感，褚福军——没了。我真的不愿意把这么个结果告诉你，可这是事实。”接着他又把事情的原委一一地叙说与我：

“9 月 23 日。上面有个通知，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怀仁堂有个为期三天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上可能还有领导接见与会者。问他能否参加，福军很平静地作了个肯定的回应。我随手将入场券放到他的办公桌边边上。我们编辑部只有两张票，一张是给领导的，另一张领导特别叮嘱我给褚福军。可见我们领导是非常器重褚福军的。这可是许多文艺工作者梦寐以求的机会，在某些人眼里这可是个莫大的荣誉。可万万没有想到褚福军竟然一天也没去座谈会会场。接着也不见他到单位上班，座谈会入场券只是挪了个地方，还在桌子上。我猜想，他可能是想来想去，觉得在那么个场合，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又不会违心地附和，索性借机会躲到哪个清静的地方读书创作去了。这很符合他褚福军的秉性。单位也确实是欠了他一些休假。过了国庆节还不见人，领导着急了，开始想在电视台发一条寻人启事的，再一想，不行。褚福军没准哪天就回来了，他可是不会承受这样的屈辱。但也不能这样拖下去。领导安排我往黑龙江宝泉岭写信。就这样，事情拖到十月十七日。这一天北大外文系的一个学生在学校北边一个较偏僻的厕所里发现一个被遗弃的书包，捞上来，继而见到有栗色封皮银色‘中国文学’字样的工作手册。学生将自己的发现告知他们老师。恰巧这位老师就有个名叫李子亮的同学在中国文学编辑部工作，于是他就打电话问李子亮。这才算是找到了褚福军的书包。书包里头有新创作的诗歌草稿若干。有了这个线索，我们就以它为圆心，逐渐扩大搜索半径，向周围开展深入细致的排查寻觅新线索。”

同一时间，小军的同学挚友西渡、陈朝阳就在西渡的办公室忙着誊抄被粪便污染了的诗稿。

10 月 25 日我到西渡单位，西渡就把放在办公室窗外晾晒的诗稿拿进屋让我看，那时依然有呛人的粪便味。可以想象，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完成誊录诗稿的。

副主任张春福接着说：“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下落，是在清华园派出所找到的。1991 年 9 月 26 日中午，有人发现“万泉河”（水泥结构，堤岸直上直下的水渠，经过北大北边界，再往东流入清华园，）水面上有一具尸体。于是派出所派人把尸体打捞上来，送到西苑医院尸检。无外伤痕迹，胃里有酒精成分，上衣兜里有串钥匙，零钱若干。结论：四十八小时内溺水身亡（自尽）。因为没有查出身份，就冷冻起来，等待认领。我带着褚福军的同事好友李子亮等前去辨认，确认就是小军。顺便取回零钱和钥匙。”

张春福副主任还透露给我一个信息：管理高校治安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第 x x 处，可能是他们怕有负面影响，这类事件不向社会公布。

本来张副主任给我安排了住处，可我很想离北大近一点更多接触接触小军的朋友们，以便多了解一些情况，就选择挤在小军的好朋友赵平洋、蓝强合租的北大西南角一间民房里。屋子很窄，两张窄窄的铺，我占一铺，他俩又都是大个子，一颠一倒地睡也非常勉强，不能翻身。后来每每想起来那次打扰，我都很是觉得对不起蓝强、赵平洋二位小兄弟，着实给他们添了不小的麻烦，又恰在他俩准备考研的关键时段。根据张春福副主任说的地点，我一个人茫然地沿着万泉河走了挺长一段路，找到了清华派出所，寻访了打捞小军的当事人。他们说，当时河水不是很多，水流也不急，也许溺水时河水稍多一些，不然漂不到清华园里来。

我无话可说。难道命该如此，还是巧合？我是笃信唯物论的。高考前小军确曾闹着要降级考理工的，我想他当时的目标肯定是清华，这清

华没读成，肉体生命的句号却甩在了清华园里。我怅然地返回住处，一路上唯心地胡思乱想了许多。

第二个找我谈话的是办公室孙玉厚主任，后来才知道他是部队转业干部。褚福军散漫、高傲、桀骜不驯。这是孙主任对小军概括性评价。接着他说了些具体情况：

“上班初期，迟到早退家常便饭，坐不稳板凳。不虚心地向老同志学习，目无领导。有一次我批评他，他竟然非常愤怒地对着我大声喊着说：‘孙主任，你让我向他们学习什么？啊！他们会的我会，他们不会的我也会……’就这样，后来主编竟然还建议我给褚福军调一个单人间宿舍，说他的工作有些特殊，需要相对打扰少些的空间。你要知道，在编辑部里他的资历是最浅的，岁数是最小的，可以说我舍弃了自己固有看法，破例地调给他一个单间……”

我非常理解孙玉厚主任对小军的不满。从说话看得出他在部队是位非常干练的军官。他试图用部队带兵的方法的管理编辑部的年轻人，那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了。本来小军对某某可能就有某些不良的看法，又碰到劝他向某某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消极的抵触情绪也在情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里，难免相互干扰，人可能是八个小时坐在办公桌前，工作效率有多高却很难说。编辑的工作多是脑力方面的，须要静下心来独立思考的，也可能头天晚上熬了个夜，已经完成了第二天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早上上班晚了点，也不能算多大的错误。我没有替小军辩解的意思，我是说领导士兵挖战壕和领导文人写文章是相差很大的，这也须要更新观念转变思维的。我从孙主任不短的谈话中，没有听到小军身上有一点点闪光的地方。

中国文学编辑部代主编吴旻先生（据说主编杨宪益先生正休病假）。她对小军的看法就与孙主任有很大不同：

“褚福军是我接收的。事先我们俩谈了三次话，感觉良好，我就决定要他了。完成任务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只是开始一段时间有些坐不住板凳，估计他在北大四年自由惯了，不习惯八小时坐班制。但后一年多很好，工作主动，任务完成的质量高。关于鲁迅先生的作品，我们社里以前曾经多次推介过，可他竟然还能够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又向西方推介了一组先生的文章。这让我很满意。我先后派他一个人去上海采访施蛰存，去成都采访艾芜。任务完成得都很圆满。在这之前，我从没有派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单独下去采访。我感觉自己当初决定接收褚福军是对的。以前我们单位接收新人，多是硕士以上学历的，但他们在一年内就能做出点成绩的还不多。为了表彰小军的工作成绩，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创设一个‘青年进步奖’。奖金虽然只有大几百元，可却引起了编辑部里某老同志不小的意见。”

最后吴旻先生把她准备好的季刊《中国文学》1991年第四期，递给我并说道：“这里有褚福军的最后一篇文章。”

在八宝山与小军遗体告别的，小军的朋友同学同事也不少，除了由宝泉岭农场回城的知青画家、中国教育报编辑、记者高明生老师，黄跃武、赵平洋和刚认识的中国文学编辑部的青年作家野莽，小军的同事好朋友李子亮、雷鸣之外，我都不认识。

不久前才想起来向西渡求证，北大方面的有：西渡、朝阳、臧棣、西川、遇凯、谭新木、李东、张大禾、杜英莲、郭利群。高中同学由黄跃武提供，有：马占红、吴春旗、赵丛月、梁启泉（若有遗漏，请原谅）。遗憾的是我想得不周全，没有想到备个本子，请到场的签个名，以便永志亲朋那份珍贵的情义。之后西渡对大家说了为褚福军出诗集募捐之事。小军的同事、良师益友野莽先生首先拿出一百元。接着，马占红也向到场的高中同学每人收五十元，另给未到场的同学垫了四个人的。

野莽先生来信还谈到他和小军的交往。在母亲仙逝后，临回北京前，小军给我说过他们单位的青年作家野莽的。小军一向尊重才华卓然者，他希望有朝一日野莽先生能在单位主事，彻底改变编辑部陈腐的运作理念，简化审批程序。野莽先生的来信也谈到同样的内容，这佐证了他们曾经默契的沟通和交流。

李子亮也是小军的同事、兄长、相互交心的好朋友。小军走后他给我来过两封信。可能因为岁数差不大，又都是单身，他们的交流就更随意、更深入、更频繁。子亮在电脑上找到了小军的几篇文章，并且打印出来寄给了我。他在信中谈到他俩曾讨论过人生。豁达的子亮主张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小军则主张要有个目标，有所作为。小军买单放录音机，还征求过他子亮兄的意见。我很了解小军的秉性，他是不轻易坦露内心与人的。可见小军和他子亮兄相处之亲近已不一般。

四年后，子亮兄弟的重情思念颇让我感动。

福运兄：

我们认识四年整了。我知道我们是不互相忘记的，我可能记不住我的农历生日、父母的年龄、今天是星期几等，但我不会忘记你，虽然我们未聊过多少，只写过一次信。

整整四年了……

整整四年了，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福军），他也没有离开过我。我记不清读过几遍他的诗集，但我从未和他人谈过他，我谈不出来。偶

尔提起，我也很少多说一句话，因为我认为别人说不出什么来，我也不愿意和别人分享我的感触。我只想告诉你，我，四年了，一直默默地，沉重地追念着，思考着，认真地活着属于我的每一个日子。四年了，我总觉得他是我周围的一部分。这一状况将伴随我后面的日日夜夜。我常常梦见他，尤其是前两年，醒后我都静静地思考每一个细节，直到想清楚，想明白……

顺致冬安，

子亮敬上

1995 年 12 月 17 日

近日托黄跃武又联系到当时在北京的几位福军的同学。他们各自忆述了对福军去世的深情慨叹：

“由于褚福军所在的中文系提前军训，我也跟着他提前到校，在他们宿舍住了一个星期。”计算机软件专业的黄跃武回忆道，“大学期间，有一阵子对哲学感兴趣。我还在未名湖边跟福军探讨尼采。感觉研究生太可怕，后来就变成了俗人。大学毕业，我还在读研。福军工作之余到我们宿舍找过我。看到我们打麻将，觉得太无聊。不愿多待就走了。其实，诗人的他已经离我很远，很远……如今五十多岁的我特别有感触，可用我刚离开学校时校友的诗句来表达：

……

面向阳光，面向斯卡布罗

墓前，请你亲手放下一束

迷迭香

再斟满两杯啤酒

一杯

为我死活挣脱不了的苟且

一杯

为我死活不屈的灵魂”

“我当时出差没在，回来听到消息无比震惊。”袁玉梅这样回忆，“我跟褚福军初中高中都是同学。当时男生女生好像没有什么深的交流。感觉极聪明，又是谦谦君子的样子，让我很钦佩。大学我们邻校，毕业后工作单位也近，往来也不少。记得我还偷偷下班后帮他复印，但没有深聊过，当然也没有认真读过他的诗。完全不了解他的精神世界，所以听到消息才无比震惊……诗人与俗人的距离曾经那么近，又那么远。”

接着袁玉梅又补充道：“经过三十年岁月的洗礼，我理解尊重他的选择。人生的意义不仅在于长度。璀璨的流星从夜空划过，被无数人看到也刻在某些人心底。有限相遇，无限怀念……”

“福军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内心清澈透明的人”这是梁启泉同学对小军的评语。

“福军他们单位维修宿舍，当时没找到合适的住处，来到我这。”马占红回忆道，“我在我们宿舍给他找了个床位，住了三个月。后来，他还专门请我吃了饭。那之后，应该是不到半年，他就走了。”

“当时我还在公安局，是‘老武’（跃武）告诉我的消息，我去我们法医室查到了福军的资料。”这是吴春旗的回忆。在福军高中同学中，除了北大的黄跃武，吴春旗是我比较熟悉的，当时他跑前跑后，我们碰面的频率比较高。我知道他是北理工定向爆破专业的。春旗接着说，“后来我有一次去重庆出差，见到高培正，聊起福军。培正说福军出事前去了一趟重庆（应该是成都采访作家艾芜后，取道重庆回京，主要是想看看同学高培正），还专门找了他聊侃。当时培正没太在意，福军回北京后就出事了。让培正后悔不已。”

借春旗的话茬，我对培正同学说：“谢谢你，你不必自责。他的走，恐怕不是谁的几句话就能挽留得住的。你们的倾诉聊侃，已经给了他快乐了。”

1991 年 10 月 31 日，由李子亮带路去小军宿舍收拾遗物的有西渡、陈朝阳、赵平洋等几个。我看了小军独居的那个“单间”，感觉还是不错的。面积不大但物品井然有序，一张单人床，床头有一简易书架，一头沉办公桌沉的一端靠墙，桌子前面是他上学时从家带去放衣服的橡木箱子，里头放满了书。箱子盖上也能放东西的，但他没有放任何东西，看样子箱子盖和桌子面都是经常擦拭的，上面很干净。同一面墙上有一根晾衣绳，被两个遥遥相望的钉钉松松地牵着，上面板板整整地搭晾着一件白背心，一件灰蓝色针织短裤。收拾被褥的时候，西渡说：“这被子是我的，他的被子两年前捐出去了。”“两年前？”我先是愣了一下，但马上就明白了（心里感叹：小军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了），



“那你抱回去，得好好地拆洗一下了。”我的意思是早就该拆洗了。抽屉里有一盘声乐磁带，赵平洋看到了，说那磁带是他的，就顺手塞进了自己的衣兜里。这些细节，让我想象到他们平日里亲密无间的相处和审美品味上的一致。

小军的遗物，除了诗文草稿，就是书籍。那一木箱子书，着实为难了我们几个。准备挪动箱子时发现，箱子底木板两端铁钉有承受不了重压而脱落迹象，没法抬起来。于是又四处找木方横在箱子底下，再用行李绳捆绑，下楼梯不是走平地，加上楼梯窄，可是费了劲了。也不知那箱子有多重，反正四个人将箱子弄到楼下个个汗流满面。

中国文学编辑部办公室还有小军一个上了锁，约一米高的书橱（张春福副主任说是单位借给他使用的）。我们打开书橱门锁准备将书倒到麻袋里的时候，一位个子不矮肩背微驼的老者，过来拦住我们说：“书橱里可能有社里的书。”（原话）于是我们就任凭老先生查看吧。抽出一本，不是，再抽一本还不是，第三回仿佛还弯下腰扫视了一番书脊，依然没发现公家的书。也不知这位先生在这个大办公室里担任什么职位。他没有致歉，只是带着些许尴尬的表情离开了。由此我想到小军曾给我说过的话。“我不知道我们办公室的某些人整天都想啥，只要你一转身，他就会走近你的桌子，看你正在看的是什么书、正在写的是什么文章（意思是：是不是在工作），那种情况就让我发现过。这真让我很讨厌。”最后小军还强调说“我们办公的环境很恶劣”。

1991年11月3日晚编辑部派车，西渡、陈朝阳二位好兄弟送我到北京南站乘火车。初冬的北京已经凸显凉意，列车一直向东北开，很快进入了寒天冻地。大自然的冷遇上了我断梦北京的寒，我的肉体我的灵魂都像冻结了。我无人倾诉。内心里头的痛在不断地发酵，我应该把自己那种痛诉诸文字，以便释放心里头坏情绪的压抑，解除灵魂上的苦楚。

#### 四

三十年过去了，我曾若干次提笔，但都是有头无尾。我食言了，虽然我并没有向谁允诺，可我没有兑现自己对自己内心的誓言。原因就是越来越感觉到力不从心。写一个普通劳动者可能容易些，写一个诗人难。不但要熟知他的生活，还要深入地研读这个人的所有文字，较比透彻地领会文字里头的审美内涵、价值，还要有与诗人相匹配的现代文学理念和与之相当的文史哲经典著作的阅读以及相仿的理解能力和相近的审美眼光。否则，很难进行关于“这个诗人”的写作。

如今，我已七十有四。在这个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的年龄里，我得尽我微薄的能力把小军的肉体生命轨迹如实地勾勒出来，哪怕是避难就易，挂一漏百，很浮表很浅显地勾勒。因为有一些关注小军生平又喜欢小军诗歌的朋友们，可能早就期待着有个人围着小军写出点什么他们尚未知晓的细枝末节。就这么个思想背景下，我又开始了拙劣的文字之旅，拄着湘竹杖，溯着时光流，以蹒跚碎步和昏花老眼去寻觅小弟身后那浅浅的足迹和淡淡的身影。即使文章拙劣到不堪入目，也可以给关注小军又对他的诗歌感兴趣的朋友们一个应有的交代。

小军 1967 年 8 月 8 日生。当时文革两派斗争最激烈。对峙的两派各有据点和枪支弹药。枪，多是猎枪，自制的手榴弹，装甲车是由洛阳产东方红拖拉机改装，交通不畅。9 月底我才得以回家为小军报上了户口。和二妹三妹起名一样，也是我拟定的。“福”是辈份，“军”字是我名字中“运”繁体的删削。

母亲生小军时已 43 岁，“多子多福”的俗谚让她很是高兴了一阵子。但操劳只有增加，积劳成疾的趋势不可逆转。二十年后，五个孩子也算各有所长，和邻居相比之下，也算让母亲欣慰了一番。母亲也只是享受了那么一点点精神上的慰藉。她老人家在六十六岁上走了——永远地走了。

母亲出生在一个物资稍微宽裕的农家，虽处孔孟之乡，可父母开明晓理。她曾向爹娘申请去济宁读女子学校，苦于无伴作罢。母亲秉性桀骜不驯，再碰上我那性格暴躁的爹，她是真的没有品尝到多少生活的温馨。我看到的都是文弱小脚的母亲踩高跷似的身影下地种庄稼，后来和公社社员们一同像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一样弯着腰——拉犁——拉耙。

小军的日记书信中也不止一次写到母亲如何天天早上为他备好“金黄色的煎鸡蛋”。

小军成长中渐渐凸显的聪明和桀骜不驯，多是来源于母亲的基因。小军性格中夹杂些许暴躁，那应该是来自父亲的基因。我多少也有这一基因，但我仇恨它。我默默发誓要用理智，要用读书冲刷洗涤这一不良基因。经过一生的努力，我以为自己做到了。由母亲的生存我联想到许多母亲的生存，认为天下的母亲是最最辛劳的，母亲理应受到格外的敬重。丈夫对妻子理应相敬如宾，父辈对子女理应宽厚温和。

二十多年中，小军直面顶撞我只有一次，大约在他五六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七口围着一张小炕桌吃饭。两个菜，一个是比大碗大点的搪瓷盆素菜（不是白菜萝卜就是茄子土豆），另一个是蘑菇炖鸽子肉（两只鸽雏）。当时妈在厨房还没完活。我们的习惯是，做饭的妈妈没来

不开吃。可盘腿坐在炕里头的小军却一筷子连着一筷子地夹鸽子肉先吃上了。我忍不住冒出一句：“就小军馋！”“你——才馋呢！”小军狠狠地及时回应我，并附带两道闪电般眼白的光芒。后来，每每想到这一幕，我都感到内疚不已。孩子哪有不馋的，尤其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岁月里。

不知是我俩年龄差距大的关系，还是我对他要求严厉有加，我俩很长一段时间在心理方面没更多沟通。前面我说过，他在初中低年级因为躲避淘小子抄作业曾多次遭遇威胁欺凌的事，在他生前，我一无所知，都是后来我从他的日记里发现的。日记中也透露出他增强体魄的思路：“多参加体育活动，不失时机地参加课间 10 分钟的几个同学围成一圈的托排球；中午抽出一部分时间打篮球，力争提高弹跳力，力争增强抢球能力；上学放学加快骑车速度。”上高中之后他练了一阵子拳击——避开人们视线的地下秘密行动。据说鼻梁伤过，还不轻，有人忍不住告诉给他三姐了。我知道后也没追问这件事，我以为孩子大了，大约都需要有个自我摔打锤炼的空间吧。经过两年多有意识的锻炼，个子高起来了，肌肉隆起来了，成了班级里的篮球主力。从他的日记内容可见，他还有很强的集体主义荣誉感。比如篮球输给别班了，他竟然在日记里认真分析失败的原因一二三条，接着还能很担当负责地写出改进意见。

在他大学将毕业的那个夏天，我们有过一次较开心的闲聊。忘了在什么话题下，他抛出了这么一句：“哥是个善于表现的人。”这句话说得我这个当哥哥的顷刻间羞得满脸热乎乎的，如果照照镜子，肯定是满脸通红。这让我自省再三。“善于表现”，我理解是“浅薄”“外向”，犹如没有深度的溪流假石子激起浪花，在刷“存在感”。觉得他说得很对，这个评价很客观很难得。出自小军之口，我觉得已经没有了贬意色彩。旁观者清，这也让我从小军眼睛里看到了一幅自己灵魂的肖像。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曾许多次在人面前不自觉地好为人师，动辄谈读书。其实那个时候，不，应该说这辈子自己都没读透几本书，多是一知半解。从这句话让我更加认识到小军性格中的内敛、沉稳、老成。水深无波，成熟不在齿老。

以下摘自小军高中阶段的日记：

1982 年 11 月 8 日星期日：……看完了《基督山伯爵》（一），心情非常激动……我要列个书单：

《基督山伯爵》（四册）【法】大仲马  
《静静的顿河》（四册）【苏】肖洛霍夫  
《复活》【俄】托尔斯泰  
《红与黑》【法】司汤达  
《高利贷者》【法】巴尔扎克  
《莎士比亚全集》（十一册）【英】莎士比亚  
《九三年》【法】雨果  
《斯巴达克斯》【意大利】乔万尼奥里  
《苔丝》【英】托马斯·哈代  
《死魂灵》【俄】果戈里  
《猎人日记》【俄】屠格涅夫  
《安娜卡列尼娜》（上下册）【俄】托尔斯泰  
《我是猫》【日】夏目漱石  
《铁流》【苏】亚历山大·绥拉菲摩维奇  
《老古玩店》【英】查尔斯·狄更斯

1982 年 12 月 5 日星期日：……想起我看完了《基督山伯爵》（四），昨天借了《复活》。

1983 年 1 月 10 日：近几天来情绪不好，一是试没考好，二是对有些问题认识不清，不害怕，不烦恼（自我安慰）。干脆去看看卢老师吧……

今天早上到哥那去了一趟，经哥一指点，我不怕物（理）、化（学）分低了。决定假期再多读书。我计划看三十本。假期时间安排：

6 点半起，跑步，7 点回。

8 点开始工作，做代数题，学习英语，做语文作业，看点理化书。

下午主要是阅读。历史书和文学书并举，看书时间应达 10 小时。

记住：10 个小时，10 个小时，10 个小时！（第三个“10 个小时！”是另起一行，字大到占四个横格）。

1983 年 1 月 6 日：……哥哥走了快一个星期了（省亲哈尔滨），两本史书（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简明世界史》近代部分、现代部分

两册共七十四万字)才看一本半,发誓今日大看一场。

1983年1月24日:读着《绿衣亨利》,心里凝结了一个愿望:有一天再去图书馆换书时,一定声明,借这样封皮的,这套书叫“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别出版)……《绿衣亨利》、《戈丹》都是哥很早就买的书,真为没有早点看而后悔。从以上几则日记不难看出,一个学着五六门课程的高中生竟然这般疯狂阅读,应该是不多见的。

1983年7月21日:我要偷偷地对自己说,我要首先当诗人。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和先辈给了我无以比拟的启示,把我的思想我的本身献给诗歌……

他这样写是发自内心的,虽然是写在日记里,也是没准备让第二个人看的,可他却是认为这是面对天地的庄严允诺。他那时就明晓许多成年人未必明晓的成事哲理。从那时开始到文理分科,不过半年时间,他读了数量不小的大部头名著。高中一年级不顾一切的阅读为来日的创作打下了基础。我可是知道读书中的速度和质量因人而千差万别。小军属于读书速度快、质量高、收获多的那一类。他每读完一部书,总是要写几句评论的,甚至还阶段性地做点简约的区域文学对比,比如俄罗斯文学与法国文学等。且不管他的评述有无价值,至少他已经有了从高处俯瞰世界文学的意识。

1988年春他撰写的《异端的火焰——北岛研究》之所以得到老师的赏识,与他初高中时期广泛阅读、认真思考方面的基础建设不无关系。也是在小军的日记里我发现了他借书的源头——宝泉岭农场管理局图书馆(原兵团二师管辖,馆长的眼光不能小觑,又不用担心购书的款项不足)。读电大中文时,我去借过书,确实好书很多。尤其是1980年前后,有成套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另有欧洲的哲学、心理学、现代派文学,拉美的现当代文学等。小军读到的好书都是从那儿借的。前面提到过小军在参加工作后又狠读了一阵子书。1990年之后他的阅读应该是更加深入更加急迫(他的自我要求)。就在这一年的初冬,他来信费了不少笔墨,劝我做做父亲的工作,把母亲留给他成家的两千块钱,先抽一部分寄给他。理由大致是:我未来成家,不一定需要多少钱,家具不必一下子置齐,可以逐步添加,眼下却很需要钱购置书籍,营造一个“我理想的文学金字塔的塔基”,我可以去北图借书、可以去北大图书馆借书,但自己拥有书的意义不能替代。小军说的这些,我非常理解,爹不一定理解。可听了小军的信,他也同意了。至于数量,我没有再进一步征求老人家的意见。“那就寄一千吧”,我说了这么个数。

收到钱,小军及时回了信,言语之间看得出小军兴奋不已。我估计他会首先购买几本自己最喜欢又担心售罄的热门书。回头看那时,我国翻译出版业确实处于鼎盛时期,每天都会有若干新书摆到书柜上。小军在信中曾说与我:“有些书永远有用。”我懂他。我从许多购书签名上得知(“戈麦 91 年 1 月上海”),小军去上海采访作家施蛰存真可谓满载而归。首先是买了许多书。我几度收拾书橱都想把他在上海买的书统计个大概数目,可又都因为时间而半途而废。2012年6月西渡编辑的《戈麦的诗》发布会上,小军的朋友兄长陈建祖提及,大约就是在那个时间小军给了他一部新版的托马斯·曼的代表作《魔山》;朋友同事晓钟也说到小军,知道她喜欢画家,没有买到《梵·高传》,就给她买了一本《伦勃朗传》。另外一个收获,是我从文学期刊《山花》(1994年第5期)上发现的。王干在发表小军《游戏·猛犸》的主持人语中说:“1991年夏天,我和戈麦在南京见过一面,我们谈论了半天文学,很愉快。”估计是小军去上海路过南京时,或者是采访完施蛰存先生回北京路过南京(也不排除小军还有一次下江南——如果不是王干先生记错),他特意下车拜访了文学批评家王干,他们愉快地交谈了一个下午。我多少能想象出一个苛求新知识又憧憬着创作的小青年聆听兄长良师卓然独到的谈吐后,那种不亦乐乎的感受。王干先生在主持人语中这样评价戈麦的小说:“……戈麦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在他辞世之前开始写小说。现在只能看到他的三个短篇(另一个短篇《地铁车站》发表在《钟山》94年第五期),但他无疑是一个天才性小说家。《游戏》、《猛犸》所发出的那种凛然的冷光,抵抗着尘世的庸俗与人间的平凡。这种超凡脱俗的气息让戈麦的小说在超虚构的空间里飞行,《游戏》、《猛犸》都是对两种动物的奇异拟想,《猛犸》是对远古消失动物研究者在现实中处境的表现,《游戏》中那个能随着人的朗诵即兴表演舞蹈的动物,既是对书本、知识、文化的一种对应也是一种友善的调侃。戈麦的作品可以称得上‘小说的小说’,他在语言间昂扬着的那种智慧的宁谐之美,会让一般的小说家感到惊骇!”

小军非常清楚一个小青年要写出有分量的诗文绝非易事,除了广泛深入阅读之外还一定要注重生活积累,多层次地深入地了解社会。他曾与北大作家班山东籍黑龙江作家孙少山有过较为深入的交谈,他很敬佩孙先生的奋斗精神。小军工作后,与河北作家何香久有过多次的书信往来,看得出他们之间就文学创作话题也有不少交流探讨。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几次同《北大荒文学》期刊编辑、作家杨孟勇老师聊文学创作。

有人说(忘记信息来源):戈麦与西川交往后诗艺大长。我也以为那是肯定的。不久,西川转寄戈麦在《花城》期刊上发表两首诗的样书

及稿费，我回信试问了一句他们交往的始末。时任新华社记者的西川先生在百忙中给我回了信，并较比详细地谈了他们的相处：

……（1992 年）10 月 29 日，北大五四文学社出面组织，由西渡主持，在北大开了一个纪念戈麦逝世一周年的座谈会。我在会上朗诵了一些戈麦的诗——那些诗相当出色。我们大家都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戈麦去得太早了。

……戈麦同海子的情况不太一样。海子本来就是诗歌圈子里的人，生前虽不十分有名，但大家都知道他……戈麦属于后起之秀，人们现在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他诗歌的价值，但他被普遍接受恐怕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但我相信戈麦的诗经得起时间考验。

从 89 年海子、骆一禾去世以后，我就停止记日记了（今年夏天才恢复），所以说不准他第一次来找我是什么时候。他最后一次来找我大概也就是去年九月。我记得我们谈到了诗歌中的“我”的问题。我对他说，诗中的“我”，必须从“个人的我”走向“一切的我”。他当时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思考，而且精神上有些苦闷，但当时我没有发现他有自杀的倾向。我们在一起从不谈论个人和生活，只谈诗歌……北京虽称中国文化的心，但对戈麦来说并不十分合适。他是一个灵魂纯洁的人，但北京这个地方对一个希望成功的人压力太大。

……有些人说戈麦是我的学生，说戈麦自从认识我以后诗艺才有了长足的进步的——这话完全不对。他的天才属于他自己，他有些作品是我写不出的。我大概只是第一次和他见面时劝过他，要他系统地阅读西方文学著作，对文学史有一个系统的认识。我劝他从古希腊悲剧读起，后来他向我称赞古希腊悲剧：崇高、丰富。

小军曾在信中给我介绍过北京大学文化学会主办的《文化》期刊，记得主编是方江山。小军在运作《文化》第一期（文化学刊总第一期，1987 年 5 月 20 日出版）过程中任总干事。我不知那个叫《文化》的期刊有没有第二期，或者后来有没有人依然做那件事。他说《文化》期刊还要利用假期组织团队到外地考察，由专家教授带队。他在言语中流露出一种愉快、自豪和期待。显然《文化》期刊里头有契合小军的审美情趣，同时在那个群体里也能满足他多元化、多层次了解社会的主观需求。遗憾的是，那终究是学业之余的，时间是有限的，圈子很小的社会活动，变数很大。我没有见到下文。后来也没有想起来再追问他。

小军颇为重视自己的劳作，比如他创作的诗文、他参与编辑的刊物。记得他给我寄了某一期《启明星》，特别说明了是他的“劳动果实”——我估计这应该是指他参与了编辑、排版、印刷、装订，或者参与了其中某一主要环节的劳作。《发现》第一期印出后也马上寄给了我。《发现》第二期寄给我更为急促。当时我还没有完成调转程序，地址都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他就只好先将《发现》第二期寄至他嫂子所在的单位——哈汽轮机辅机公司。我估计那一组诗，一定是刚刚打印出的校对稿，纸张单面有字，装订时将无字的页面叠在里面，故比第一期厚了一倍，尚无一处切边。那是最后一次给我寄书，离他去世不足一个月。书中夹有一封短信，信里主要说了两件事：

一是有八十首诗稿在《北大荒文学》某诗歌编辑手里，他托我再咨询一下，若不用请寄回，也不急。这件事是这样，《北大荒文学》编辑部要出个诗丛，曾约稿赵平洋。平洋读中学时就文采卓然，出版过诗集。正在北大读书的平洋非常喜欢他褚哥的诗，就将名额让给他的学长褚福军。“褚哥的诗好，他出个集子更有意义。”这是我在北京料理小军后事时，平洋说与我的话。估计不是编辑未读出小军诗作的价值，就是诗的内容不合某方面的要求。小军去世后，那八十首诗稿退寄至我所在的香坊农场子弟学校。

二是打算回黑龙江休假搞点创作，只是没有考虑好落脚点。当时爹已有了后老伴，显然他不愿意常住爹那，三个姐姐各忙着自己的工作，也不想多打扰她们。不多的话语让我读出了当时他复杂的心理状态。我们一家四口当时挤在岳父家，尚未站稳脚跟，当时我真的是无诺可许。前面提到，小军第二次疯狂阅读始于大四，延续至工作两年之后的生命终结。前一段是因为毕业所需学分已足，参加工作后是因为编辑部给他一年的任务，他两个月就能完成。野莽先生的来信透露了小军工作时间宽松这一状况。阅读、写作是最需要时间的，小军无疑问曾因为这一点而快乐过。和好友西渡创办了几期《厌世者》让他养成了创作的习惯。之后又与几位良师益友创办了诗歌期刊《发现》。这些刊物让他结交了更多的朋友。小军每每谈起读书、谈起写作，就特别兴奋，言辞滔滔，完全忘记了疲惫和内心夙有的忧悒。

小军走后留下一份手写的工作计划，包括休假期间的读书与写作计划（表格式），内容具体到用一周或几周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二者并非一一对应，多是参差错落地向前延伸至 1992 年春天。西渡曾将那份表格式读写计划展示给好友、师长，他们也都慨叹其工程宏大，读书的量和写作的量都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他那样一份读写计划，没有一个清静的环境保障，无法完成。如果早点找到读书写作的立脚之地，也许他的情绪会有一个转机，那样也就有可能挺过他那段内心坎坷黑暗的日子。

## 五

小军虽然拥有一个单间居住，但终究局促于一个大单元中，其余的房间依然住着同一个单位的同事熟人，“三缺一”的情况是常有的，哪好



意思在门外挂个“我要读书写作，请勿打扰”的牌子。小军很要面子的。原本打算二十六七岁再考虑成立小家庭的，可每每遇到被敲门——“三缺一”，他就想到唯有在自己的小家庭里，才能摆脱这类善意的打扰。于是他很想早点找个朋友成家。对此，某领导甚至语带讥嘲地说些……司马迁有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关于小军的恋爱问题，不少人问过我。这确实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大多猜测他的死与失恋有关。我也不敢断然否定。他这个人在这方面很自我封闭，书信里从来不跟我谈这些。同学加挚友的西渡，兄长加好友李子亮，他们也都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去世前不久有位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化工学院的在校生，相处了一段时间。据张春福副主任透露，他们也逛过“紫竹院公园”的，只是没有再向前发展。这次失恋无疑对他打击不小，不能排除是他绝望的直接原因之一。从以往同学的来信看，有几位女同学给他写过信，多次写信的有一两位，但多是在大学低年级的事。从一位外省女同学坡的几封信看，先是围着自己学习方面的通报，之后就转向了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进而像是要托小军联系北大或是北京别的学校的研究生导师。事成没成不晓得。但后来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是个委婉的表白：你的个人问题有着落了没，我已经……对此，我不做任何主观揣测性的想象。小军还留下一个只写了收信人姓名 xxx 仨字的“北大九十年纪念封”（正面封皮之首印有一位北大名人简笔肖像的那种），尚未写收信人地址，也没写寄信人地址。从字迹看，遒劲大气。我这个多年练字的人，自愧不如。这应该是小军大学四年级的事儿。不管是化工学院的那位女生还是外省那位女同学，我在这提到她们没有丝毫的责备成分，相反我还要向她们表达应有的感谢，至少你们的相处或通信曾经给予了小军些许快乐和期待。

谁能够和小军默契地相处一段时光，或者只有短暂的往来，谁就一定有让小军佩服的品格、才华，或者具有让他认同的观念、审美取向。人以群分，这是我的经验判断。他是个追求人格完美的人，对人也是处处以完美苛求。

虽然小军在口头和书信中，不止一次褒奖我，说我是他奋斗的领路人，但是亦有让我不堪承受的苛刻冷酷的批评，用批判二字或许更为贴切。长大以后对我的埋怨，是在高中三年级寒假期间，但那次他又觉得埋怨的理由不够充分，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起因是他在文理选择上的纠结。看出他的抱怨情绪后，我就把自己当初的想法说给他：我只是说给他高中三年奋斗目标——考入北京大学，我的话语决没有局限“文科”的意思。其二，高二分科时，报文科一事我一无所知，是他报了文科若干日子后我才知晓的。他也会感觉到怨哥，有点欠妥，就支吾着说：“是你的读书和言谈影响了我，我以为……”直到小军走了二十年后，我才从我的老邻居，时任宝泉岭重点高中副校长李斌老师那知晓了小军在报文科前一天下午的情景。报文科确是他发自内心的选择。

书信中除了批评我“务虚”之外，母亲去世后还冷酷地责备我“冷落了父亲。”对后者我不作辩解。

母亲仙逝到小军回京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谈论的多是读书，也涉及到生活，但后者只是一笔带过。我很清楚，小军读书多，做事是满稳妥的，事前多是想得很周全的，无须事无巨细地提示他。大学三年级下学期，他花了不小的气力撰写论文《异端的火焰》就是为了下一步找工作积蓄实力打基础，当然也不排除借此征文活动来向老师汇报，和同学交流自己的学习成果。我想肯定是这样的。大四下学期联系到“中国文学编辑部”，也签了约，他怕黑龙江不放人，又去了黑龙江托同学挚友找人把事情做实。据说他还到黑龙江电视台转了一遭，留作退路。这事应该没人知道。我曾说与西渡，西渡回应：小军办事一向沉稳。

上大学之后的某一个假期，小军给我讲了小学三年级时的老师罗丛芳：“罗老师很会‘弄景’”，小军的意思是罗老师管理班级、教学两方面都有创意。“她每天早上早到班级二十分钟，要求学生提前十五分钟到班级，她每天都给我们读十五分钟《水浒传》。因为书里的故事都是描述惩治恶霸杀富济贫的英雄，同学们非常喜欢里面故事的热闹。”——我估计她是想借此激发小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收拢他们的玩心。当时，举国上下批判《水浒》，既然批判，那就得印出来给人看，可以说《水浒》是作为批判的靶子，首先重印的古典名著。小军一边想着一边缓缓地说下去，“有时候罗老师去办公室忙点别的事，她就让我替她读，她知道我已经抱着字典认真读过一遍《水浒》的。有个星期天她竟然把我们班里的几个班级骨干领到她家玩，然后去登碉堡山，就是如今赫赫有名的——尚志公园，讲抗日联军赵尚志将军的故事。”小军有一则日记这样回忆到罗老师：“罗老师考上大学就要走了，不要我们了……”从中不难看出小军对罗老师深深的依恋之情。母亲仙逝那年，小军还专程去宝泉岭中心医院看望了已经在那里担任药剂师的罗丛芳老师。

小军曾写道（忘了是日记里还是书信里）：我很羡慕人家兄弟之间你追我赶地嬉戏，说笑……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像一般兄弟，一是因为我们岁数相差过大，我在小军的思想意识里也确实超越了兄长的一般概念，我俩实在难有共同语言，二是因为我给他安排的课外学习任务太多，也让他无暇与我嬉戏。细细一想，我们相处二十几年，只有过一次出去游玩，不过不是我们哥俩，而是我们四个，另外那俩是我的两个可爱的女儿。地点也是尚志公园。玩翘翘板，荡秋千，爬山，照相等。其中有一张我和小军的合照，是我很喜欢的。小军侧坐在草地上，一只油漆斑驳的蓝色破铁皮船的船头。船原本是在人工湖里使用的，一定是因为破洞连连难以修补，才置于草坪巧做一景。他面向左（东），有几分逆光，很有点类似剪纸的效果。我坐在船尾，视线向南与小军的视线大约呈十字相交，我只留下了右脸腮的轮廓。我们哥俩仿佛在

交谈什么。这是我大女儿平儿用傻瓜相机在我身后偷拍的杰作。遗憾的是这张珍贵的照片后来失踪了。

推测，照片中我们哥俩谈论的不外乎读书与写作。纵观小军的一生，就是读书写作的一生。

## 六

没有纸质书籍的家我不能理解。如果出门，下楼之后发现书包里没带书，我不能容忍，一定拄着手杖登上六楼取一本放到书包里。这书是用来在坐公交车时看的，有座位更好，没座位，我就一只手指住横梁或者用一手臂搂住某根立柱，另一只手就可以端着书看了，尽管身体随车摇摆也不妨。

书本承载着几千年的文明。我是把自己书架上每一本书都看作是文明的镜子。要想发现自己身上的粗俗和野蛮，就必须读书，照镜子自省。书读多了，久了，就会洗去最初那不堪入目又不自知的野蛮、莽撞、来自祖辈的劣根性基因。

20 世纪伟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在他的散文里这样写道：“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比书更为重要。我把书房看作教堂。”我十分钦佩萨特将书房当作教堂的崭新观念。再者，我把小军留存下来的每一本书都看作他推荐与我的，感觉到那些书本上还留有小军的体温。

“存在决定意识。”作为一个半路入道的教书匠，我理应不遗余力地努力看书学习，力争积蓄比较丰富的知识，不然何以诲人？我不以为这是务虚。虽然我一直处于拮据的窘态中，可我没有觉得自己失掉了自尊。当年跟着爹娘逃荒关公故里乞讨的时候，我的理想只是冰凉的半个掺苜蓿菜的黑色窝头，晚上有一小竹碗玉米面稀粥。

到宝泉岭第二年，早春二月一个晚上我家遭遇火灾。当时爹不在家，娘叫醒我，又慌忙抱起妹妹，我一手提着棉裤，一手扯来一床被顶在头上，紧跟着娘逃离火海。再回头时，火蛇已经封门。曾经装下一家财产的那个（山东）大包袱化为灰烬。我没有背心没有衬衣，上身只穿着秦叔叔送给的一件大人的加厚棉袄。棉袄是崭新的，土黄色紧袖口的，大小栗子色扣子上都有“八一”字样的军服。过夏天的时候我依然穿着那件加厚的军服棉袄上学。尽管班主任王老师（忘记了她的名字）允许我上下课都敞着怀，但还是满身汗水。那时候，我的理想只是一件短袖粗布汗衫，哪怕是补丁摞补丁的百纳衣。到了冬天，看到雪地上美丽花纹的胶皮鞋印，我的梦想就是一双带花纹的棉胶鞋。当时我穿的棉鞋是从单身宿舍房后捡来的大人的鞋子，底子已经磨得很薄了，原有的花纹早已荡然无存。

参加了工作，有了工资。除了吃饭、上缴家里的一份之外，另有些余富，我之前的梦逐渐变成了现实。

农场改兵团的那个冬天。我们宿舍五个人，唯有我不会二胡。一天不知谁拿回一把板胡，声音脆亮，引起我的好奇。试奏音阶，竟然有人说“听觉挺好”。于是我学起了板胡。刚刚来到九连的英俊潇洒的哈尔滨知青孟庆祥，闻声而至。芭蕾舞剧《白毛女》那段经典板胡曲，被他演奏得完美无瑕。我暗下决心学学板胡。三个月后，调“军马场”，我改向温州知青陈嘉勉学习二胡演奏。一年后在嘉勉提携下参与知青《智取威虎山》全剧排练，在乐队拉二胡。当时我不过是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接着又购置了一把小提琴，向小我七岁的北京知青李庸生学习小提琴正规练习法。就这样，我才有了教弟弟妹妹学习拉琴的可能。最让我自豪的是 1976 年十五团宣传队队长带着平日团首长享用的墨绿色帆布蓬吉普车开到我家房山头，请两个妹妹随宣传队去各连队巡回演出。

我能够坚持珍惜时间、把时间用于读书、练琴、习字这么一个习惯都是在军马场那五六年里养成的，环境使然。至于进步大小，那是造化问题。至少我将小提琴的基本演奏的方法传授给了两个妹妹，让她俩都有了些许值得自豪的娱乐爱好，尤其让我引以自豪的是，精心培育的弟弟考进了众人仰慕的大学。从引导培育弟弟妹妹这个角度说，我也算是务实的。爹的务实让我们一家人甩掉了饥谨，我的务实带领弟弟妹妹走出愚昧。注重道德知识层面的修养是我这辈子坚守的人生理念。

我这一理念的形成缘于知青们带来的都市文明之风。他们大方的举止、典雅的言谈、真挚的情谊、高远的志向、坚韧的意志、卓异的才华无一不是推动我的生活之水。他们是我敬慕的青松、红橡、白桦、五花草地、蜿蜒从容超然漫步的溪流、蓝天祥云骄阳下款款的暖风。他们是我头上的甘露是我脚下肥沃土地。他们的少年失学青春消损，却成全了我涅槃重生。由此也才有了小弟福军成长的良好环境、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小军卓尔不群的才华就是在那么一个独特的历史氛围中养成的。

诗人西川评说戈麦：“他是一个灵魂纯洁的人。”

也有人说戈麦是个完美主义的者。

我也肯定小军这一本质秉性。正因为这一点，他的眼里容不下沙子，他的口舌耻于违心的人云亦云，他纯洁的灵魂里真假美丑黑白分明。

小军一生敬慕鲁迅先生，实属秉性使然。

六年的中学同学袁玉梅有这样的慨叹：“……经过三十年岁月的洗礼，我理解尊重他的选择。人生的意义不仅在于长度，璀璨的流星从夜空划过，被无数人看到，也刻在某些人心底。有限相遇，无限怀念……”

小军的骨灰和爹娘的骨灰都安卧在宝泉岭“元宝山公墓”。一西一东，背依峻岭各居一坡古式亭子下，他们将永远相望。冬天有皑皑白雪烘托下的青松和红橡守灵，夏天有藤萝在古式廊柱上翘首四望，生机盎然。各色蝴蝶、蜻蜓在花叶藤蔓间悠闲地，扇着翅膀，左右徘徊、上下翻飞，或许正在为幽魂们传递亲切的问候。没有闹市扰人的喧哗，也不见败人雅兴的腐朽丑态。这里应该就是小军所苦苦觅寻的创作佳境了。

三十年来，小军的同学挚友、现任教于清华大学的西渡老师，北京大学的臧棣老师，还有朝阳等朋友，一直在执着地推介戈麦的作品，遇到了也克服了很多困难。许多事情过后我才知晓一点，或者过后也还是一无所知。尤其是最初，为了找到肯刊行小军诗文的出版社，西渡和朋友们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包括有限的积蓄。从广西漓江出版社到上海三联出版社，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次编选，西渡无不殚精竭虑。前几天为《戈麦全集》审稿，因为一个字的辨认，他都要用微信征求我的意见。愚兄我永远铭记。

2021年4月11日初稿

2021年6月24日修订

# 异端的火焰

---

北岛研究 戈麦

北岛就是这样，  
在对人生的探索和世界的认知与诗艺的追求的交叉中，  
终于抓住了诗的本质性的东西。

## 序言

我有三年未到过那片树林  
我走到那里在起风以后  
——西川

十年过去了，十年后的十年也过去了。“消失的钟声 / 结成蛛网，在裂缝的柱子里 / 扩散成一圈圈年轮”（《古寺》）。我们似乎依稀记得二十年前，一批时代的宠儿被列车抛在告之以真相的旷野上，他们在那里学会期待和沉默，并反复品味着青紫色的命运。他们把诗歌当作仅剩的生存方式和灵魂的寄托，“作好了几十年的准备，就这样封闭地写下去”（北岛语）[2]。然而，夜幕缓缓地拉开，“新的转机 and 闪闪的星斗 /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回答》），久久压抑的声音从“年轮”和“蛛网”的掩盖下散发出来。一位诗人踉踉跄跄地爬上生活的海滩，转身望着海面上飘浮着的船骸，凝视片刻，一甩乱发，发出如此般的抗争[3]：“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 为了在审判之前 / 宣读那被判决的声音。”（《回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真正懂得了这个“判决”的意味——与生俱来的命运对生命的盘剥。时间的沉默淹没了曾经喧嚣一时的“打倒北岛”的叫喊，“很多年过去了，云母 / 在泥沙里闪着光芒”（《同谋》）。正如诗人一如既往地对待现实的一切一样，我们也该冷静地观视那一步一步在历史的狭缝中跋涉过来留在沙滩上的足印了。

## 01

### 北岛出现的文化背景

我被世界不断地抛弃  
太阳向西方走去我被抛弃  
——江河

北岛原名赵振开，北京人，1949 年生，与伟大的人民共和国同龄。共和国青春的太阳在这一代人心中冉冉升起，向往着一个无限美好的乌托邦的天空。这一代人生长在刚刚开始启蒙和发展的土壤上，他们带着极强烈的理性认知欲望和理想追求精神正步入宗教式的虔诚的朝

圣者之路。对于他们来说，理想珍如生命。他们“这一代人的童年是由一种特定的环境培养出来的，是一种在理想主义之上建立起来的美好信念，它使人从小就意识到自己对描绘的未来社会的责任。这种教育几乎每个同时代人都真诚地接受过，也都是他们的精神支柱。”[4]然而天空崩裂，“理性的大厦 / 正无声地陷落”（《语言》），以往所坚持、信奉的价值体系轰地全部瓦解，“文革”的噩梦全面覆压过来，社会秩序混乱、人际倾轧，强权咄咄逼人。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废墟上，越是对理想信念深深执着的人越是感到理性的孱弱，信念的虚假，越是对未来的建设持饱满热情的人越是感到人类自然发展过程中的绝望。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西方 20 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虽然土壤不同，具体境遇也不同，社会动荡的性质更是不同，但却具有惊人的人的情感观念的相同变化，那就是：以往所恪守的道德规范与共同追求的社会模式统统被现实的魔爪撕碎破坏。

西方的两次大战是在信仰基督教的各国之间展开的。基督教和与它相联系的“正义”“博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等价值观念，几百年来一直是西方社会和人们的精神支柱。而正是这些作为支柱的信念被用来号召人们互相杀戮，战争结束了，人们得到的只是彻底的幻灭。中国的内乱本身也同样是对其所发生的社会所遵循的价值观念的讽刺性的否定，“仁”爱的背后是权欲横流，“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后是横行的权力坦克，由“政治挂帅”的旗帜带领的奔向幸福的人道的彼岸的民族大行军实质上是由当代领袖的“争斗”哲学引发的自相残杀。在美妙的灵魂净化的宗教狂热背后，演出了多少兽性和民族劣根性明晃晃的暴露。正如战后西方知识分子陷入信仰的危机一样，“北岛很早就在迷惘和混乱中发现自己已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早年所培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已无法支配他除了这种精神之外的任何实际的行动和生活准则了”。[5]

然而与两次大战疯狂的残杀有所不同的是，“这场看来似乎是失去理性的疯狂‘革命运动’，却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产物……其主体仍然是以普遍理知为基础的，即它是以一整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道德理论即关于公私利义、集体个体、关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等等为依据的……仍然是一种理性的信仰……所以对情感和人性的扭曲也是通过理知来进行的。正是这样，造成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和心理上的无比折磨。……在这种‘理性’的主宰摧残下，人们付出了极为高昂的情感代价……，造成了多少的人格分裂、精神创伤和人间惨剧。”[6]理性对情感、人性的扭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非常世态的体验带有更真切的痛楚和懊悔；而理性的欺骗加深了部分知识分子对世界荒谬的理解。个性的丧失和人的异化在十年中更是赤裸裸地展露在北岛面前。人头在绿色的海洋中簇动，为了一个泯灭自我的理想，在追逐那超脱人性的虚幻的理想目标的时候，人可以成为手榴弹、炸药包，成为没有感情的机器，甚至永远卷入飞速旋转的“潮流”，身不由己。当北岛回顾自身的经历时，他没有尼采那种哲学家式的“上帝死了”所携带的快意，而是不无仇恨地喊到：“我弓起脊背 / 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 / 唯一方法，如同 /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 万岁 / 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 胡子就长了出来 / 纠缠着，像无数个世纪。”（《履历》）在自虐的语气里，我们听到了一代人受到历史、世界愚弄的苦难。

十年的梦魇给了北岛一笔丰厚的财富，给处在前现代社会的敏感的诗人带来了只有现代社会艺术家的梦中才能见到的世界的真相。对荒诞不经的世态的认识、对主体把握世界的信念的动摇，是导致北岛诗歌悲剧的美学风格的主要原因。一般说来，艺术家青少年时代的体验和经历对其一生的创作和美学风格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时期，生命个体处于把整个生命倾注于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上面，一旦留下烙印，便会久久地潜入血液，变为潜意识，时时在诗人笔端溢出。

促成北岛诗歌中的现代主义的因素还不只这些。北京是个古老的城市，现代以来，虽不及上海、广州商业化强烈，但亦不愧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对都市现代生活的体验，可能从北岛幼年就开始了。都市，永远处于盲目的运行之中，城市人的窒息与压抑，北京人未尝体味不到。作为本意的异化，不只存在于巴黎、纽约、伦敦。况且北京又是灰冷格调，给人以荒凉、冰冷之感，也适于滋生冥想。

我们绝不否认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一代人能够从狭窄的文化流通缝隙中得到西方现代思想和诗学的启迪。但北岛作为新诗潮的重要诗人，为我们最早拿出了蕴含着浓烈的现代意识的诗作，仅仅用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借鉴来解释是不够的。诗人在十年中“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一些没有被焚烧的五十年代内部出版的黄皮书”，（这是当时供批判之用的）或者是作为共产党员身份出现的阿拉贡的政治抒情诗”，那里“被一点点挖掘出来”的现代手法毕竟有限[7]，更何况形式即内容，任何一种诗艺上的认同都饱含着认同者长期独特而深刻的体验。北岛的一代是理想覆灭的一代，在这种“世纪末”式的痛苦的蜕变中，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强劲的理性探索精神。北岛对诗歌艺术同样抱着这种探求态度，他曾慨叹到：“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法已经远不够用了。”[8]



绝望是最完美的期待

期待是最漫长的绝望

——杨炼

对诗人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其精神探索所及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联通上，更重要的是把握诗人对世界的感知及与外界的交感中所达到的情感境界。这些心灵的步履早已化为一行行排列在诗篇中的那些富有质感的句子。

当我们把北岛从 1970 年代到 1986 年的作品按时间顺序看过一遍后，诗人所走过的历程中前后的心态变化依稀可见。从美丽的《微笑雪花星星》到令人震惊的《诱惑》《触电》《同谋》，从充满自信的《走吧》到弥漫着虚无的《空间》，从气宇轩昂的《回答》到绝望忍痛的《别问我们的年龄》，从幻想中那明亮的《太阳城札记》到现实而苍老的《白日梦》，我们看到了诗人怎样一步一步地否定自己，并逐步接近、确立、超越个体主体性，同时切近诗的本质。

为了简明起见，暂且把北岛的心态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 （一）港口的梦

也许泪水流尽

土壤更加肥沃

——舒婷

北岛曾经是一个“红卫兵”积极分子，带着狂热的理想从童年、少年步入火热的青春。但是，诗人的敏锐马上使刚刚具备成年意识的他意识到这场运动不是通往理想的广场的道路，诗人发现“吝啬的夜 / 给乞丐洒下星星的银币 / 寂静也衰老了 / 不再禁止孩子的梦呓”（《冷酷的希望》），从而萌发了独立地观察世界的主体意识。慢慢地诗人看出了什么，“太阳向深渊陨落 / 牛顿死了”（《冷酷的希望》），一颗跳动着寻找真理的青年的心随着太阳的沉落而渐渐熄灭。长期以来负载在肩上的重担忽地卸掉，撕裂了皮肤，痛苦之后，难忍的飘忽顿然而起。红色的风暴过后，“山谷里，没有人烟”（《你好，百花山》），表达了理想丧失之后的暂时的空白感。曾经骚动过的生命，如今被推至“深渊的边缘”（《五色花》），渴望停泊，但已不可能找到灵魂的栖所，甚至“没有船票”（《船票》）。目睹自然界的萧瑟景象，诗人发出无边的感慨：“落叶飘进山谷 / 歌声却没有归宿。”（《走吧》）

告别少年，也失去了外界可以依傍的尺度，诗人第一次感到不名的孤独，一边“守护着每一个孤独的梦”（《五色花》），一边无力地询问：“泪水是咸的 / 呵，哪里是生活的海洋”（《冷酷的希望》）。幼时受到的“生活充满阳光”的绚丽的教育，只留给了他们一些水面破碎的泡沫。诗人第一次看到了“生”的荒凉。在这没有温情的现实中，生活被这样表达：“你是鸿沟，是池沼 / 是正在下陷的深渊 / 你是栅栏，是墙垣 / 是盾牌上永久的图案”（《一束》）；“报时的钟声 / ..... / 使我相信了死亡”（《冷酷的希望》）。

所有这些最初的真实感受仅仅停留在情感层次，在诗人的理智中，理想作为泛泛的信念仍没有泯灭。诗人把希望埋在心里，希冀一个人道的正义的世界将会来临。北岛初期的诗作中，诗的结尾总会出现一种那个时代哪怕是在最阴暗的情调中也必然会有的一抹亮色，如《黄昏：丁家滩》中“等待上升的黎明”的“眼睛”，《是的，昨天》中“在召唤失去的声音”的“琴”，《在我透明的忧伤中》中“照亮了道路”的“一颗金色的月亮”。

这一阶段，诗人对世界的体察仍受到“黑暗”与“光明”、“正义”与“邪恶”等对抗性情绪因素的影响，没有也不可能对“人”“生”“死”作出特别深刻的省悟。面对暴力的现实，出于对人生的执着和对世界的炽爱，北岛希望“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要来临”。当然，这里不乏中国传统士大夫匡时济世的心理，或者说是对世界的英雄式的理解方式。这样，北岛在《候鸟之歌》中开场便讲：“我们是一群候鸟 / 飞进了冬天的牢笼 / 在绿色的拂晓 / 去天涯海角远征”。诗人对诗的理解仍停留在前现代主义阶段，多少带有道德主义色彩，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的一面，他说，“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9]但也正是北岛等人这个时期对人性、正义的关注，新时期文学首先挑起“寻找失去的‘人’”的旗帜，在历史的废墟上扶正被异己的外界扭曲了的人性。诗人对未来的希望多半寄托在“自由”的重新获得上，例如，《一束》中，诗人这样说：“在我和世界之间 / 你是画框，是窗口 / 是开满野花的田园 / 你是呼吸，是床头 / 是陪伴星星的夜晚”，热切感人，又让人感到距离的沉重。

在苦难的岁月里，女性的温柔成了北岛精神的归宿。“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 每晚升起在我的

小窗前 / 唤醒记忆”（《雨夜》）。爱情成为一个疲于奔命的斗士的避难所和停泊地，成为最为可贵的自由。“即使明天早上 /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雨夜》）。显示出男性的人格美。在诗人的愿望中，有一天“桔子熟了”，“让我走进你的心里 / 带着沉甸甸的爱”，“找回自己那破碎的梦”（《桔子熟了》）。渴求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又仅仅是希望，不灭的希望。

这个时期，诗人对“人”的理解还停留在大写的“人”上，即作为抽象的、种族的、普遍意义的“人”上，行动中价值的取舍依凭正义、人道的尺度。于是，个人的死是为了“决不跪在地上 / 以显示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 好阻挡那自由的风”（《宣告》）。英雄主义的殉道意识中，死的意义在于“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 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 / 穿过整个国土”（《结局或开始》），希望“从星星的弹孔中 /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宣告》）。

## （二）走向冬天

由于渴望

我常常走向社会的边缘

——顾城

长夜过去了，英雄的价值看来是兑现了，诗人终于到达了（或曰寻回了）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起点。寻找之路多么幽远、曲折，“我找到了你 / 那深不可测的眼睛”（《迷途》），诗人有了一种卸下英雄的沉重的包袱的轻松。“生来就不是水手 / 但我把心挂在船舷 / 像锚一样 / 和伙伴们出航”（《港口的梦》），萌生起对新的生活的渴望，诗人“我要到对岸去”的反复申诉，和当年的“他没有船票”一样真切。然而我们在诗人的自言自语中隐隐约约感到了另一种艰难，在“河水涂改着天空的颜色 / 也涂改着我”（《界限》）的新的文化天空下，“我的影子站在岸边，像一棵被雷电烧焦的树”。对岸在哪，又怎样过去，“生”的意义仍然迷茫。《和弦》中的“风”“安全岛”“野猫”“梦”等孤零零的景象中，诗人统统地想到了“海很遥远”。北岛的意象往往自成体系，有一些意象有一种永恒的指向，比如“海”往往象征个体生命自由和个体价值的实现，具有诗人所幻想的理想气候的境地。而这里，诗人说“海很遥远”，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此时北岛心灵的搁浅状态。天空归还了，而“哪里是生活的海洋”的疑问，又多程度上得到了回答呢。

这种迷茫，我们在不同心态背景下的《橘子熟了》中已然隐约可见了。《橘子熟了》仿佛是北岛诗歌道路上略显端倪的一首。诗中北岛反复叨念的“桔子熟了”的声音之中，我们仿佛感觉到诗人在极力用平和的语调熨平褶皱的忧伤，眼神闪烁不定，有些“顾左右而言它”的味道。理性主义的精神力量使北岛不可能沉迷于忧郁，走向感伤。

那么，回头审视一下自己走过的道路吧。《履历》一首，淤积了诗人对那个狂热的年代的凝重的思考。“一夜之间，我赌输了 / 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最后，北岛又一次把自身的经历和对世界的观照归结到了一点——无目的性。然后向世界宣布：“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 / 一个神圣的预言”（《走向冬天》），继而过去一直在诗中闪着光彩的“希望”和一直保持在内心深处的所谓“信条”给予否定。

真正的诗人往往把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的感知作为对世界进行把握的起点，把自身的生命历程的回顾深化为对社会、历史等存在的哲学反思。艾青的《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竞技场》把个人的遭遇扩大为人类普遍的历史概括，受到一定的赞评。昌耀把二十年的人生体验融入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为西部大高原引入一个古老而新鲜的命题。北岛的这种对“生”的怀疑，到了这一阶段，已经不仅仅只是对过去、对现状自我生存的关照。请看他的《一切》吧：“一切都是命运 / 一切都是烟云”，“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 / 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

这便构成了对世界的“世纪末”式的看法，诗人真正把自己推到了悬崖的边缘。然而这种虚无的生存状态简直令理性主义者不可忍受。长期形成的“主体性”极强的认知习惯和对世界透彻而悲观的认识使北岛已不可忍受对现时存在状态的认可了。他不习惯已经“习惯了”的“敲击的火石灼烫着”的“我习惯了的黑暗”（《习惯》）。诗人于是视现时的生存方式为“绿色的淫荡”（《走向冬天》），它充满了“关于春天的谎言”（《红帆船》）。对现时的超越欲望导致了对现实的抗争，抗争的不是别的，正是诸多安然矗立的客观实在。他呼吁人们“走向冬天 / 不在绿色的淫荡中 / 堕落，随遇而安”。现实的存在何以竟导致了北岛如此强烈的反感？笔者认为这完全取决于北岛昔时对理想的信仰转变为对历史现时悲观的看法之后仍旧遗存的一种思维惯性，即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价值体系等待诗人步入，一定会有一所安详的住址收留流浪多时的现代灵魂。而现时的存在并没有满足诗人的预期，那么它便与过去一样，不可能再成为个体的载体了。而过去的倍遭扭曲的人性经历又一次出现在北岛的记忆中：“在正午的监视下 / 像囚犯一样从街上走过。”诗人对现时和去时的仇恨相去无几，“躲进帷幕后面 / 口吃地背诵着死者的话 / 表演着被虐待狂的欢乐”。这种强烈的对抗心理同时也表明，北岛已然在世界的表象面前持有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而且越来越坚定地表现出对世界“无目的性”的确认。他告诉人们不要对生活抱什么希望，那“来自热带的太阳鸟 / 并没有落在我们的树上 /



而背后的森林之火 / 不过是尘土飞扬的黄昏”（《红帆船》）。

“难以想象的 / 并不是黑暗，而是早晨 / 灯光怎样延续下去”（《彗星》），道出了北岛面临的两重矛盾：理智与现实、存在与虚无。无法选择，无法选择！这是 20 世纪末叶中国部分富有强烈理性精神和自审态度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回来，或永远走开”：回来意味着对现时生存状态的认可，本身受着悲观情绪的否定，“重建家园”，又何尝可能，那么就只有“永远走开，像彗星那样 / 灿烂而冷若冰霜”（《彗星》）。这是一个清醒的人生过客的高傲。

由于精神探索者本性的制约，北岛的悲观没有走向隐匿主体的可能性的虚无，反之，走向了形而上的全然的否定。这里的否定作为一个由诗的感知所导致的理念系统的机制而成为诗人的精神的破冰船。这与隐匿主体的可能性的虚无状态的区别就在于不否定主体进行“否定”的这一过程而继续探知表象的背后。北岛把这种动作性的抉择看作意向的承受者和完成者，行为本身就在于它的行动。“否定”即归宿。

第一声否定从《古寺》开始，“消失的钟声”“扩散成一圈圈年轮 / 没有记忆”，如同“石头，没有记忆”，表达出对历史的虚无态度。“不去重复雷电的咒语 / 让思想省略成一串雨滴”（《走向冬天》），是对理性世界的否定。“谁醒了，谁就会知道 / 梦将降临大地 / 沉淀成早上的寒霜”是对生活以及梦和幻想的否定，乃至对一切一切的抛弃，“走过驼背的老人搭成的拱门 / 把钥匙留下 / 走过鬼影幢幢的大殿 / 把梦魔留下 / 留下一切多余的东西 / 我们不欠什么 / 甚至卖掉衣服，鞋 / 和最后一份口粮 / 把叮当作响的小钱留下”（《走向冬天》）。

北岛以一个孤独者的刚强和悲凉走向那杳无人烟，白茫茫的冬天。冬天，一无所有；冬天否定一切；冬天割断历史；冬天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这个世界的警醒者，再也不相信什么夏天和秋天，“在失去诱惑的季节里 / 酿不成酒的果实 / 也不会变成酸味的水”（《走向冬天》）。我们只相信冬天，冬天真实而又真实，不存在“阳光下的谎言”，不存在“狗一样紧紧跟着”的乌云的谦卑和虚假。

按尤内斯库的解释，“荒诞是指缺乏意义……人与自己的宗教的、形而上的、先验的根基隔绝了，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显得无意义、荒诞、无用。”[10]

北岛这时已经全然发现了人生的荒诞。然而他在反抗荒诞，以强劲的个性走向虚无。诗人对这种一无反顾的旅程的热衷，就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悲观之后的情感寄托。是对“荒诞”的逃避，反抗式的逃避，极力以坚定的愤怒逃避“荒诞”（作为理念的）。他不愿相信一个隐含的命题：个体生命——“我”也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北岛此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命题。

“走向冬天”的“走”和“走吧，落叶飘进山谷”的“走”含意已然不同。后者是满怀希望地将失落感安置起来去寻找“生命的湖”，前者却是满怀悲观执拗地走向一个情感的终极。

如果说《无题》中把手伸给我 / 让我那肩头挡住的世界 / 不再打搅你，表现的是极度的悲观（“谁也不知道明天 / 明天从另一个早晨开始 / 那时，我们将沉沉睡去。”）之后对悲剧的价值的肯定（“即使只有最后一株白杨 / 像没有铭刻的墓碑 / 在路的尽头耸立 / 落叶也会说话”）。那么《走向冬天》表达的是极度悲观之后的超脱、桀骜（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个侧面，屈原、鲁迅莫不有之）和对冬天这个令灵魂得以新生、洗涤的境界的宗教式的向往（“在江河冻结的地方 / 道路开始流动 / 乌鸦在河滩的鹅卵石上 / 孵化出一个月亮”），充满蜕变的期待和升华的欲望。

### （三）夜的太阳

#### ——对内心真实的挖掘和荒诞的品味

旅行者的牙刷

日复一日

表现他的不朽

——孟浪

“走向冬天”的愿望被峡谷的绝壁折射回来，那是一堵必须直视的墙，任何超越的欲望都必须走近它，直接面对着它。北岛终于躲不开“荒诞”的捕捉，“我”的力量动摇了。“你走不出这峡谷，因为 / 被送葬的是你”（《回声》）。“走”的意念从此停止，当他再次谈及“明天”等关涉某种行为延续性的观念时，诗人一反“走向”“寻找”等能动的意念，告诉我们：“明天，不 / 明天不在夜的那边 / 谁期待，谁就是罪人”（《明天》）。“期待”被嘲讽地看作人的罪孽，对自己的生命的存在犯下的欺骗。

北岛摆脱了精神探索者的悲哀，平淡地摊出作为一个诗人对荒诞的全部感受，仿佛又回到了一个重新认知世界的起点。然而，此时的北岛已没有“昔日的短笛”，一种弃儿意识悄然滋生，而它并非指一个时代对人的抛弃，而是荒原感笼罩之下的被无名的力量（抽象的生和创造人的上帝）抛弃的感受。驾驭世界的力量丧失了，连“那棵梧桐树上的乌鸦”也不想数清。北岛宁愿如此永远地面对永恒的不可知、神秘，

也不愿继续理性主义者本能所厌恶的认识世界时那种用愿望包裹着的虚假。

不但理想丧失殆尽，理性和语言——过去人类曾赖以发展和自豪的理性和语言也是多么苍白和虚弱。“理性的大厦 / 正无声地陷落 / 竹篾般单薄的思想 / 编成的篮子 / 盛满盲目的毒磨”（《语言》），对理性、未来的依赖，“是一种诱惑 / 亘古不变 / 使多少水手丧生”，如同“毒磨”一样吞噬着生命。

再也没有什么寄寓的寒冷中，诗人反思历史，“黎明”是“颤栗”的，现实是“一片苍茫的岸”（《随想》），历史是多么可怜与渺小，只是“从岸边出发 / 砍伐了大片竹林 / 在不朽的简册上写下”的“有限的文字”。人类一直在用“生”作为赌注，不断地走向悲剧，我们“早已和镜子中的历史成为 / 同谋，等待着那一天 / 在火山岩浆里沉积下来”，不断地“重见黑暗”（《同谋》）。

“死”，咄咄逼人，最为现实，值得骄傲的“小麦”“青铜”“黄金”都进行着各种不同的死亡（《随想》）。“生”只是“穿过漫长的死亡地带”的“道路”。只有“死”才是慰藉，当我们不断地“出发之时”，“让我们尝到苦果”的慰藉。“拱桥自建成之日，就已经衰老”，我们盲目地活着，不用费尽心机去探究什么，“在箭猪般丛生的年代里 / 谁又能看清地平线”，也不用谛听什么“祖先的语言”，去负担什么历史责任，因为所谓历史的愿望只是“历史课本中”那种“搬动石头”的愚蠢的动机（以上引自《关于传统》）。那么，我们就如同一颗巨大的石头吧，滚向天际的深渊。“海底的石钟敲响 / 敲响，掀起了波浪”，《八月的梦游者》终于把一个窖藏已久的哲学命题——“荒谬”用石钟般响亮的诗句发布出来。“高耸的是八月 / 八月的苹果滚下山岗”，面对荒谬北岛所表现出来的欢愉使我们想起加缪在描述西西福斯“朝平原走下去”时那种极平淡极轻松极为随便的口吻。一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时代留下的疑问也一去不复返，所有加在那个从艰难的草地上跋涉过来的探索者头上的枷锁统统拆卸下来。谈什么探索，压根儿就不希冀收获！“在大地画上果实的人 / 注定要忍受饥饿”。也不要笃信什么友谊，“栖身于朋友中的人 / 注定要孤独”（《雨中纪事》）。也不去热衷什么生存，“死亡仅相隔一步”“衰老仅相隔一步”（《这一步》）。一切都让人感到可疑，甚至“可疑的是我们的爱情”（《可疑之处》）。一切都是空白，甚至“自由是一片空白”（《空白》）。

于是，诗人的眼中开始布满一些不可理喻的非理性的、可怕而丑恶怪诞的梦一样的景象：“那些发情的河 / 把无数生锈的弹片冲向城市 / 从阴沟里长出凶险的灌木 / 在市场上，女人抢购着春天”（《峭壁上的窗户》）。“只有山羊在夜深人静 / 成群地涌进城市 / 被霓虹灯染得花花绿绿”（《地铁站》），构筑了超人意料的幻境，同样是对荒诞的真实感受。“海水爬上台阶 / 砰然涌进了门窗 / 追逐着梦见海的人”（《诱惑》），则表现了不可摆脱的惊愕。

这一切景象被推至读者的眼帘，你无法拒绝，有如对荒诞的认识，无法拒绝，如同那“八月的苹果滚下山岗”一样无法抗拒。人在悲剧性的命运面前无法抗拒，哪里有什么“冬天”可以走向。“不幸的成熟或死亡 / 都无法拒绝，在你的瞳孔里 / 夜色多么温柔，谁 / 又能阻止两辆雾中对开的列车 / 在此刻相撞”（《祝酒》）。愤怒如同逃避愤怒的出走和进入困境的更年期的山的解脱一样，无济于事，“他们的愤怒只能点燃 / 一支男人手中的烟”（《另一种传说》）。

“一切都是命运”（《一切》），晚霞也“呈现劫数”（《雨中纪事》）。诗人想到佛，想到“哺育尘世的痛苦 / 使它们成长”的菩萨。现代人对佛教的兴趣已不是从“来世”与“超渡”着眼，而是感通于其强调“悟”性的思维方式。荒谬性来自生本身，佛是拯救不了的，就像“守灵的僧人只面对 / 不曾发生的事情”（《守灵之夜》）一样，诗人只能面对神秘，领悟“神秘”赋予人的关于存在的启示。神秘被现代诗人看作灵魂之外的一种自为的力量，和梦相同，真实而未可知。青年诗人西川在一首叫《在哈尔盖仰望星空》的诗中说到：“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 你只能充当旁观的角色 /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北岛就是这样，在对人生的探索和世界的认知与诗艺的追求的交叉中，终于抓住了诗的本质性的东西。在自身心态的历史性蜕变过程中，开始和感知对象拉开距离。从“桥上的灵车驰过 / 一个个季节”（《很多年》）“碑文给石头以生命 / 以无痛的呻吟 / 百年的记忆布下蚁群”（《守灵之夜》）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可以读到经历了生与死的断裂之后智者对时间、宇宙的沉思。在《空间》一诗中，北岛游离于人生之外，给人一种恍惚隔世之感，“孩子们围坐 / 在环形的山谷上 / 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我们围坐在 / 熄灭的火炉旁 / 不知道上面是什么”。人类似乎沉入了外人不知其内、内人不解其外的罐子。

当北岛获得了骚动不安之后的安宁，在质问神秘的同时，渐渐发现了更为神秘的内心世界。荒诞的磷火烧到了“人”的牌位上，诗的题材通向日常琐碎的生活，北岛的诗歌内容再次拓宽。有表现平淡寡味的《艺术家的生活》，也有泄露反判型文化心理的《青年诗人的肖像》。《单人房间》书写肮脏与丑陋的生活环境和状态，《无题》的“对于世界 / 我永远是个陌生人”表达了诗人对冷漠的世界的感受和自身的冷漠。《孤儿》对个体的存在作了具象的描述：“我们两个孤儿 / 组成家庭 / 会留下另一个孤儿。”《可疑之处》让我们品味到类似卡夫卡的视觉效应。《寓言》一首则抒写了现代人不可摆脱的樊篱感。《触电》极为精彩地把都市生活的人际感受准确地表达出来。《挽歌》透露出北岛寻求归复生命本质因素的愿望。

秋天不是深谷，也没有空荡的房间  
你僵立在空气里  
那些字句不是冰冷的伴侣，不是  
——贝岭

随着诗人的心灵从对特异的环境的感受转向对人类、个体生存的关注，北岛诗歌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了变化：

由对逆境的咀嚼而发出“泪水咸咸的 / 哪里是生活的海洋”，转向对梦一般神秘的残酷的真相以及内心隐微感受的探试；由对恶势力的极力抗争，争取“人”的高扬，转入对生命个体、群体在“历史静默”的注视下的河流流动状态的开凿，北岛诗歌的审美对象发生了转移。前期多以自然的意象衬示、暗喻内心激荡、惆怅的情感，“鸟”“落叶”“海”“星星”“黎明”“船”“帆”“河流”“春天”“秋天”“冬天”“树”“风”“太阳”“翅膀”“天空”“道路”“眼睛”“黄昏”“头发”“月亮”“窗”“云”“灯光”“花”“沙滩”“草地”等清新透明的意象是北岛所常用到的；后期诗中采用的大部分是生活中熟悉的都市场景，从这些几乎不为人察觉的物象深化与提炼出北岛所独有的象征，“广场”“栏杆”“门”“炮台”“楼梯”“房间”“车站”“胡同”“市场”“博物馆”“广告牌”“玻璃”“电影院”“街道”“桥”“钥匙”“电线杆”“霓虹灯”“雕像”“镜子”等意象纷纷出现，甚至还有“钉子”“手套”“厕所”等物象。这些物象有的有确指的象征意义，如“钉子”暗示令人无可奈何、不可知的荒诞的存在和神秘，而更多的则主要是叙述性的陈列的需要，构成一种气氛，是诗人蒙太奇手法下被摄取的剧照。

北岛前期诗歌具有很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英雄主义的情绪内涵的基础是对理想、信念的遵奉依赖，常常表现出对情绪亮色的执着追求。在这种心理支配下，诗人的冲动包含着主体力量膨胀的幻象，这些幻象甚至便可成为理想的化身、符号。在《岸》中，“岸”被叙述为“守护着每一个波浪 / 守护着迷人的泡沫和星星 / 当呜咽的月亮 / 吹起古老的船歌 / 多么忧伤”。这个“岸”是诗人对象化的产物，它负担着众多“守护”的任务。诗人甚至直接表白：“我是岸 / 我是渔港 / 我伸展着手臂 / 等待穷孩子的小船 / 载回一盏盏灯光”。“岸”和“灯光”，是这一代人追逐执信的“正义”和“人道”的象征，承载着救世者的苦难。英雄主义者对死的看法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但北岛在诗中实际表达的是英雄的年代里最后一个英雄的殉道的悲凉。“走向海”“走向落日”，并非热恋着“死”。诗人自己说道：“不，渴望燃烧 / 就是渴望化为灰烬 / 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红帆船》），驶向生、驶向希望。后期诗歌已不见这种“拔山盖世”的味道了。《北岛诗选》中有两首诗尤为引人注目：《传说的继续》和《另一种传说》。这两首诗恰恰能够说明北岛诗歌情绪内涵的变化。《传说的继续》这样表白：“火会在风中熄灭 / 山峰也会在黎明倒塌 / 融进殡葬夜色的河 / 爱的苦果 / 将在成熟时坠落。”一个铮铮汉子倒入血泊时仍默念着虔诚的誓词。到了《另一种传说》中，这种“痴情”已荡然无存。随着新的时代的到来，火药味渐渐远去，荒诞的世界的本质逐渐现露，英雄便显得苍白无力。这种转变本身也足以令北岛的内心隐隐作痛，他审视自己，却看到了如此陌生的景象：“他们时常在夜间出没 / 突然被孤灯照亮 / 却难以辨认 / 如同紧贴在毛玻璃上的脸。”

北岛的诗歌愈往后，浪漫主义因素愈加速减退，现代主义氛围愈浓。那首逃避现实的《微笑·雪花·星星》代表浪漫主义把现实的失落寄托在自然的怀抱中的传统，其叙述语言也很地道地表现了浪漫主义直抒胸臆，与自然对话的方式，如：“蓝幽幽的雪花呀 / 你们在喳喳地诉说什么？ / 回答我 / 星星永远是星星吗？”到了《和弦》，象征性大大加强，然仍透出淡淡的忧伤。“雨一滴一滴 / 滑过忧伤的脸颊”（《冷酷的希望》）和“路呵路 / 飘满红罂粟”（《走吧》）更为明显。这些句子容易使我们想到三十年代现代派（中国）的作品，同样是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或融合的产儿。

在向现代主义的转变中，北岛诗的情绪逐渐淡化，趋于冷漠和钙化（详见下文有关《白日梦》的论述）。主体切入状态由体验转为静观，由置身其中转到置身其外，意象由行动性转为对梦中静物的临摹，标明北岛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诗人日臻成熟。这一过程由直接抒发理念的《一切》到不言而喻的《空间》的一系列诗作完成。可以断定，北岛近期诗作的主体趋于符号化，直接受到诗人的世界观的转变的影响。“我”在《你好，百花山》里大声向大自然问好，在《候鸟之歌》里以鸟的身份“去天涯海角远征”，而到了《白日梦》中，“我”中已没有任何情感的渗入，也不再是对世界观照的视点了，而是被观照的物象之一，如同“椅子”“苹果”“石头”等等。这个时候，说“我，形迹可疑”（《白日梦 -1》），如同说“乌鸦，形迹可疑”，没什么可以区别的情感幅度。

北岛在新诗潮中出场之际，“哲理味强”曾是公众对他的特点的评价之一。那么，到了后期，笔者认为北岛诗歌这种智化审美也日趋深入，

表现出对世界理解的深刻化。“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还基本停留在表面化的阶段”[11]，被新一代诗人认为是“道德箴言”。到了《白日梦》中，“新的思想呼啸而过 / 击中时代的背影 / 一滴苍蝇的血让我震惊”（《白日梦 -13》），“生存永远是一种集体冒险”，“永远是和春天 / 在进行战争”（《白日梦 -16》）等句子凝聚着诗人全部思想和感受，丝毫没有空浮之意。同时，北岛后期注重理念表述的可感性，如“绿色的履带碾过 / 阴郁的文明”（《白日梦 -16》）和“医生举起白色的床单 / 站在病树上疾呼 / 是自由，没有免疫的自由 / 毒害了你们”（《白日梦 -9》）。许多梦境的展示，都使诗意与理念准确无误地从文字后面凸现出来。

## 1. 北岛诗歌的思维特点

### （1）知性习惯和表现主义的冲动。

北岛诗歌给我们的第一印象莫过于始终贯穿着一种知性习惯，诗人主体始终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对客观世界（包括内心世界）的体察中以揭示人的复杂情感（包括志向、信念）和人 / 物之间、物 / 物之间的内在机理。这一点足以把北岛的诗歌同主张“情绪哲学”（黄翔）、“意识还原、感觉还原”（蓝马）、“生命的躁动”（刘晓波）等中国当代其他诗歌区分开来。在表现“知性”方面，北岛前期较为忽略感知过程，往往把意念直接叙述出来，后期对神秘的兴趣越来越浓，诗歌本身能够涵盖感知的全部过程，又不乏主观感受中奇异、独到之处。笔者认为北岛的这种知性习惯是与表现主义相通的。至少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在表象与本质的关系上，突破了表象，直接表现本质。其二，在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上，不注重个人的特征，而注重全人类的普遍的东西。

### （2）悖论式思维。

北岛对世界悖论式的思考，是作为一种知性习惯带来的感知结果呈现在诗中的，而非表现为思维过程；是诗人以直觉捕捉到的对外部世界的感受，而非逻辑推导。北岛诗中悖论式思考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某种目的性行为进程的具有悲剧意味的陈述，浸透着绝望的情绪。“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 / 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在大地画上果实的人 / 注定要忍受饥饿 / 栖身于朋友中的人 / 注定要孤独”（《雨中纪事》）。另一种是对现实荒诞的直描，用“名实”“表里”等的反差表现非逻辑、非理性，如“高耸的是八月 / 八月的苹果滚下山岗”“敲响的是八月 / 八月的正午没有太阳”“照亮的是八月 / 八月的集市又临霜降”“八月的梦游者，看见过夜里的太阳”（《八月的梦游者》）。在这一系列理念的反差下面一起一伏地造成了令人惊惑的心理反差效应，使两类悖论式思维都具有了相当浓厚的情感色彩。悖论的表现直接源于对荒诞的发现。是人本身，导致了如此周流的旋涡。“你走不出这峡谷，因为 / 被送葬的是你。”（《回声》）悖论“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 在这个故事里 / 有我和你，还有很多人”（《爱情故事》）。北岛诗中除类似明显的悖论式诗句外，还处处充斥着否定式的思维判断，可以称为准悖论式思维。这种准悖论式有时表现出砸碎统治一个时代的僵固的价值体系的畅快，如“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有时表现出对禁锢自身的命运执拗的反抗，如“明天，不 / 明天不在夜的那边”；既有走向冬天的高傲，也有失去自信之后的“我不再走向你 / 寒冷也让我失望”（《很多年》）。《空白》是一首典型地运用了否定式准悖论思维方式的诗作，把一切“概念”，有形式有内容、有色彩有情感因素的，统统同“空白”联接起来。

### （3）蒙太奇手法的大量使用。

由于诗意表现和象征的需要，北岛诗中经常出现蒙太奇景象的变幻。这种倾向与北岛对诗歌直觉真实的追求是一致的。我把他这种由感觉记录的需要而运用的诗歌构建方式也看作其诗歌思维的特色之一。北岛讲：“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12]的确，北岛意象更迭、转换、选用的突变性、奇异性，达到了中西诗歌史上空前的熟练。“回忆如伤疤 / 我一生在你脚下 / 这流动的沙丘 / 凝聚在你的手上 / 成为一颗眩目的钻石”（《白日梦 -15》），五个意象递转自然、流畅，又不乏新奇感。除此之外，蒙太奇更易于诗人“捕捉潜意识和瞬间感受。”[13]《夜：主题与变奏》中展示了十二个镜头，北岛在镜头的转换之中对万籁俱静、嘈杂和各种神秘的景象有了多感觉层次的把握，诗人称之为“主题与变奏”。

## 2. 北岛诗歌的叙述特点

### （1）断句陌生化。

现代派诗歌一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的传统，企图在情绪、意象、样式等方面给读者一种陌生感，启迪诗意。断句的陌生化，就是通过反常规的形式启迪人们发现排列背后的含义。北岛的断句给我们带来了这种陌生。

天冷得够呛，血



都黑了，夜晚  
就像冻伤了的大脚指头  
那样麻木，你  
一瘸一拐地……  
——《青年诗人的肖像》

把下一句的主词移至上一句，造就因阻塞带来的节奏感和沉重风格，又避免了蒙太奇手法带来的句子与句子之间可能的枯燥单一的排列。被割断搁置在某一行前面的一句话的后一部分，往往是诗人想着重强调的，放置在后面的下一句话的前一部分则是向下一个重音节过渡的桥梁，意义也淡一些，过渡就不至于突然（虽然意象的转换追求“远亲联姻”）。遵循这样的原则，诗歌的音乐性鲜明可感，这是象征派诗人从不放弃的追求。

消失的钟声  
结成蛛网，在裂缝的柱子里  
扩散成一圈圈年轮  
没有记忆，石头  
空濛的山谷里传播回声的  
石头，没有记忆  
——《古寺》

前面一个“石头”，只是从“钟声”“年轮”向“石头没有记忆”的过渡性音节，真正携带含义的是后一句的“石头”，“石头，没有记忆”，出现在一个由众多修饰语组成的长句（缓节奏）之后，忽地冒了出来，“虚无感”砰地升起。

此外，陌生的断句可以促成诗句的歧义效应，增加多重意义和韵味。

（2）通过奇异的联想制造意象。

运用象征手法的诗歌往往通过奇异的联想制造、生发大量意象，通过在形式上串为一体，在种种联想之间，在一个个没有逻辑联系的句子之间，获得一种整体上的凝铸感，从而配合内在的象征、寓意的阐发。

北岛的许多诗歌通过段落相同位置的复沓和某一个句子在诗中的多次出现，起到了这个作用。《走向冬天》三大段落的开头都以“走向冬天”的召唤作为起句。《桔子熟了》一节两行，奇数段的头一句皆为“桔子熟了”，偶数段的头一句都是“让我走进你的心里”。《在黎明的铜镜中》三段开头都以“在黎明的铜镜中 / 呈现的是黎明”作为导引，以表现“水手从绝望的耐心里 / 体验到石头的幸福”这样对痛苦的玩味。

利用诗中不断复现的词汇和短语，采用递进、顶针或句式的重复联结全文，是另一种方法。

涨满乳汁的三角帆  
高耸在漂浮的尸体上

高耸的是八月  
八月的苹果滚下山岗  
——《八月的梦游者》

他活在他的寓言中  
他不再是寓言的主人  
这寓言已被转卖到  
另一只肥胖的手中

他活在肥胖的手中

.....

——《寓言》

另外，北岛往往把着意表现的某一概念（实质是情绪和感受的定型）当作全诗形式上系联的纽带，自始至终贯穿下来。《走吧》《一切》《空白》是典型的例子。

（3）高度凝练的语言表达。

北岛的语言极为洗练，追求跳跃和奇异。诗人极力去掉各种没有质感、无表现力的虚词。

断句的陌生化成为获得凝练的一个极为经济的手段。

意象之间也采取“经济”系联法，把意象之间的过渡省去，直接在直觉基础上把它们连缀起来。据说《习惯》一诗的结尾在《今天》发表时是这样的：“是的，我习惯了 / 你像火石敲击着各个角落 / 烫伤黑暗，点燃了我的心。”[14]两年之后，北岛把他修改为“是的，我习惯了 / 你敲击的火石灼烫着 / 我习惯了黑暗”。省略了“角落”这个中介词，并把转换过程中的情感的累赘省略，直接表现为动作的呈示。

### 3. 北岛的象征

有人曾称北岛为中国当代的象征主义诗人，而舒婷是中国当代的浪漫主义诗人（新诗潮中），有一定道理。但象征在北岛那里，正像在象征派以后的现代派诗人那里一样，只是诗歌表达的手段之一而已。由于北岛诗中的自白、直抒性（前期），对神秘的关注（后期），超现实手法的大量运用（愈演愈烈），使得北岛的诗与历史上中西象征主义诗人有很大的不同。而在新诗潮诸诗人中，北岛无疑是象征色彩最为强烈的。“北岛”，漂泊在冬的海洋上的孤岛，名字本身暗示了我们许多东西。

北岛诗中的意象的使用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1）极其宽泛的抽象性。

北岛思维方式的知性习惯导致他喜欢把现实繁茂的景象、事物抽象地归纳为某种物象。而西方象征主义侧重去构建意象交错复杂的结构间架或情感氛围。

北岛的这种抽象的物象所显示的寓意是极宽泛的，如《生活》一首，北岛仅用一个“网”字，便使读者顿然对生活的各个侧面产生试探性的理解。

（2）可感性。

北岛给我们展现的诗歌画面向来是清晰的，既不像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笼罩的那重宗教的神光，也不像中国 20 年代初期象征派穆木天、冯乃超的诗笼罩着中国古典诗歌由来已久的潮湿的字句重叠和悟性的雾气。

北岛的意象质感较强，即有透明度和雕塑感，这恐怕和他诗艺中超现实的运用增强了意象的可感性有关。

（3）单调性、什物性、平面性。

后期，北岛吸收了现代派绘画的成就，梦境的想象简化为色彩单一、形状规则的具体什物，如“一个准备切开的苹果”“一个碗”“一把小匙”“一片空旷的广场”“一张纸币”“一片剃刀”“一只铁皮乌鸦”“大理石的底座”。寂静、冷色调，充满预感。梦境的平面性恰恰又与现代派绘画的平面性追求一拍即合。

### 4. 北岛诗歌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布洛东 1924 年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说：“超现实主义建立在对于一向被忽略的某种联想形式的超现实的信仰上，建筑在对于梦幻的无限力量的信仰上，和对于为思想而思想的作用的信仰上。”“超现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无意识的精神活动.....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没有任何美学或道德的偏见。”[15]

北岛对纯诗的探寻和对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借鉴已经到达了超现实主义阶段，北岛这时的心态状况恰恰给超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打开了大门。“超现实主义认为，没有一个领域比梦境更丰富，梦把人秘而不宣的东西完全剥露出来，既显示了过去和现在，也预知着未来。”[16]北岛心态变化的第三个阶段已完全摒弃理性与道德准则，诗艺的探索方面也自称要进行对无意识的开掘，其对世界主动性的认知惯性驱动他不断去揭开种种不可企及的真实。

北岛在超现实方面的努力，一是表现在某种超乎现实的组合形式上。在审美过程中摆脱社会生活强加给我们的羁绊，从而切中梦的真实。

这种突破常规的努力，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形象比喻和意象描写，例如“音乐释放的蓝色灵魂 / 在烟蒂上飘摇 / 出入门窗的裂缝”（《白日梦-2》）。其对内心幽暗和沉悒的表达，在方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北岛诗中一些超现实主义的组合往往可以看作通感的一种形式，如“在被遗忘的土地上 / 岁月，和马轭上的铃铛纠缠 / 彻夜作响，路也在摇晃”（《十年之间》），只不过侧重把其他感觉视觉化这一种通感手法，因而容易使我们把它看作超现实主义的追求之一。实际上，梦留给我们的只是梦象，梦象是纯视觉化的符号。

二是直接书写或编制梦境。“梦”字很早就在北岛诗中出现了。“在深渊的边缘上 / 你守护着我每一个孤独的梦”，“被理性肯定的梦境 / 是实在的，正如 / 被死亡肯定的爱情”（《见证》）。这些“梦”只是一般意义的意象，或表现某种寄托，或表现对真实的“肯定”。到了“恶梦依旧在阳光下泛滥 / 没过河床，在鹅卵石上爬行”（《恶梦》），则真正以梦象作为诗的材料，充满启示和预感。

《诗艺》可以看作北岛运用超现实主义的一个宣言，且用梦境组织而成：“我所从属的那座巨大的房舍 / 只剩下桌子，周围 / 是无边的沼泽地 / 明月从不同角度照亮我 / 骨骼松脆的梦依旧立在 / 远方，如尚未拆除的脚手架”。

《白日梦》一诗里拥有大量的幻象描述，“光线 / 在房瓦的音阶上转换 / 一颗枣树的安宁 / 男人的喉咙成熟了”，这些诗句充分显示了北岛——一个现代诗人的才华。

## 5. 北岛与中国古代诗歌

现代诗歌艺术与中国古典诗歌的相通之处在这里不必重复，然而古典主义的沉静和中国传统“雾中看花”“隔窗赏月”的审美习惯，还是足以作为标志，让我们分辨出（没有严格的界限）中国当代诗人的诗中表现出来的受到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影响的程度。

北岛诗中所显露的古典诗歌的启示和印迹不会比舒婷所受古典诗歌的影响多，但在他早期有浪漫主义味道的作品中，“雨夜”“晚霞”等意境时常出现，“红色的月亮”“小窗”“黄昏的云雾”“布谷鸟的鸣叫”或衬托出宁静的气氛，或暗示一种感伤的情调，无不具有地道的“朦胧美”。

在这类意象里，北岛偏爱红色，除了“红色的月亮”外，还有“满树的红叶”“红帆船”等，直到可见出现现代审美趣味的“绽开了一朵朵 / 血红的嘴唇”出现时，红色依旧未褪。这与其黑色的冷峻和白色的冷漠迥异的红色，反映出北岛冷峻和冷漠的深处埋藏着热切真挚的对“爱”的笃信，对生活的向往、自由的渴望。“走向冬天”过后，红颜色就少见了。

和古今中国其他诗人相同，北岛用过许多“月亮”。

有关季节的描述，无不带有传统东方大陆性气候蕴育出的感时伤世的特色，季节与“失落”“憧憬”不可分开。

## 04

### 《白日梦》浅析

我梦寐突破人间格局

到你的城廊里退化为一只寄居蟹

——宋琳

“梦，它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识昏睡，而只有少部分乍睡少醒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由高度错杂的智慧活动所产生的。”[17]

弗洛伊德的学说对现代超现实主义大师们的启示就在于以白日梦作为创作的重要方式，即在非梦（生理）的状态下对潜意识的挖掘和半睡眠状态对潜意识的导引。

《白日梦》全诗长达二十三节，三百九十多行，直接取名“白日梦”，即意在通过梦境手段表达对审美客体的感受。象征手法仍居优势。

北岛在诗中以梦境的跳跃和对“你”的等待、对话、奔赴把各个单独的梦境联接起来。“你”在诗中有多重含义，它可以理解为离异的情人，也可以指共同生存相依为命的爱人或另一个我，有时还可以看作一种愿望，或某种人类追求的超感觉的意义，甚至可以是一个无意义的符号。全诗把充满怪异的梦象同叙述者与“你”的对话（这一对话极富现实生活情念）穿插在一处，表达出若梦非梦的意识流效果。”“你”的影子贯穿全诗，却终未明了，这是北岛的高明与成熟。

与此同时，强烈的理智也始终贯穿全诗，或隐匿于超现实手法的背后，表现为全诗结构的序列安排，或用理念、概念直接加入意象的撞击。如：“地衣居心叵测地蔓延 / 渺小，有如尘世的 / 计谋，钢筋支撑着权力 / 石头也会晕眩 / 这毕竟是一种可怕的 / 高度，白纸背面 / 孩子

的手在玩影子游戏”（《白日梦-14》）。北岛对于潜意识的探索显然没有流于一味地为展现而展现的极端；其诗句的规则和梦呓的节制也使自身的风格同传统超现实主义梦呓的泛滥形成对比。这里，我们暂不去讨论其中的得失。不过有一点是应该明确的：北岛在诗艺的变嬗中，始终保持着艺术家的鲜明个性和吸收、探索诗学奥妙的独立、非被动状态。

由于对生活状态的厌倦和对人生、世界极为透彻的洞察，北岛诗歌一直具有“冷”的格调，回避柔情，也回避亮色的趋向日益明显，后期着意书写硬板、无色的物象，以衬托内心的真实。到了《白日梦》，这种追求更为剧烈。在主要抒写内心对世界的感受过程的前半部，北岛极力渲染情感的“钙化”状态。就让我们拿第一节来说：“在秋天的暴行之后 / 这十一月被冰霜麻醉 / 展平在墙上 / 影子重重叠叠 / 那是骨骼石化的过程 / 你没有如期归来 / 我喉咙里的果核 / 变成温暖的石头”。刘晓波批评《白日梦》时说：“他再不是只为自我渲泄、自我完成而写诗了，而是缩在著名诗人的硬壳中，把真正的自我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只向读者献上一个经过精心梳妆的、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他我’。”[18]我们先不谈刘晓波一味主张文学只是所谓“本身生命”“本能”的“渲泄”和“骚动”的体现这一提法的得失，我只想提醒两点：第一，刘晓波对超现实主义的主张和其文学形态的了解正像他批评李陀对“意象”“意向性”的“合璧”一样，是“一种最浮浅、庸俗、外在、廉价”的一窍不通。[19]他在这篇文章中一方面反复唠叨“每个人”“最起码的个性都难以得到发挥”[20]，另一方面粗暴地扼杀北岛的个性。第二，什么叫“他我”？难道个体生命的体验只能诉诸“我我”而不能诉诸一个“自我”在作品中独立出来的符号？笔者倒认为北岛在诗歌美学上的突破恰恰就在这里，把叙述角度上升到脱离体验角度的层次上。当然，这并不标明什么“发展方向”，只是北岛个人的探索而已。“世界上有很多道理，其中不少是彼此对立的。应允许别人的道理存在，这是自己的道理得以存在的前提。”（北岛）[21]。刘晓波经常以自己独特的批评目光和角度、清醒的“自审”“审他”的意识提出切中时弊的看法，这无疑是中国文坛难得的现象和骄傲。但空泛的论述和狭隘、单一的思维习惯和狭隘的批评襟怀只能证明自己的浅薄，而轻率（占有材料经常片面、残缺）和无根据的夸张“手法”、思维习惯终究决定了显而易见的谬误。

在《北岛的心态历程》一节中，我们之所以没有过多地涉及《白日梦》，就是因为《白日梦》是作为北岛对自己二十余年人生探求和诗歌道路的一个总结而出现的，不是某种情绪、感觉的记录。因而很难也不必将这首诗扯入“阶段”这个主观得出的划分中去，也不能当作新的心灵历程的标志。

北岛在《白日梦》中简述了生命个体探知世界的经历，同时一次推出对人生、世界的意义、个体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命运、生活的全部思考。诗歌表现出幽远的长焦距感，仿佛是一个宇宙人在向我们诉说什么，包括对主客观两方面的深刻体察。

《白日梦》共二十三节，各节表现的内容大致如下：

- 1、奠定全诗情绪基调，然后通过“摆动”“奔走”“敲打”等富有动感的外界行为意象与“一年的黑暗在杯中”的内心真实形成强烈的心理反差，暗示对世界的认知已给诗人带来了极度的超情感的孤独，含有自我毁灭的意念。
- 2、对生存的“场”的阐述，单调、静态、“远离太阳”。“一个准备切开的苹果 / 那里没有核儿”，“玻璃房子里生长的头发 / 如海藻”，远离生机。否定对客观世界作出任何真伪的判断，因为我们处在“避开真实的风暴”的围困中，探讨本质毫无意义。人的存在只是这种必然的“迷失”状态的偶然产物。
- 3、“死”如同那“大理石的底座上 / 那永恒事物的焊接处 / 不会断裂”，组成了存在的一切。距离“我们在无知的森林 / 和草地的飞毯上接近过天空”（《别问我们的年龄》）已如此久远，北岛陷入理智导入的忧郁，是那无情的“并不忧郁”的时间让北岛意识到人与死亡的媾合，而死让北岛超越了“时间”，看到“人们从石棺里醒来 / 和我坐在一起 / 我们生前与时代的合影 / 挂在长桌尽头”。内心深处所有关于“山林湖泊”的期待都像那些“喃喃梦呓的书”的呓语从不兑现事实。
- 4、基本上从梦幻和象征中走出来，插入自白，仿佛与“你”对话。“如期归来”可以理解为没有达成的任何愿望。“一次爱的旅行 / 有时就像抽烟那样 / 简单”“所有的文字四散 / 只留下一个数字 / ——我的座位号码。”人对“坏天气”的拒绝，不想“打开窗户”，在这里象征诗人对亮色的情感的冷遇。
- 5、对人类原本状态的构想。“绳索打结”“鱼群悬挂在高处”意味着时间停止，原始状态的记忆全被拉回，山“变得年轻”，与现时生存状态的衰老形成对比，这种新鲜的记忆使得北岛在对原初状态的设想中竟以为“没有人居住”。是的，“那自源头漂流而下的孩子”，不会是我们，那是“人类的孩子”，我们和历史、峭壁一道只能“静默”地“目送”。
- 6、关于自由。“笼中的鸟需要散步 / 梦游者需要贫血的阳光”，但“占据广场的人说 / 这不可能”。人的自由受到庞大的社会管理机制的制约，人与人之间也“需要平等的对话”，然而“道路”经常“撞击在一起”，人际并不自由。“铀”“剃刀”“剧毒杀虫剂”诞生了，象征暴力的出现。北岛这种叙述依旧是对人类发展过程的描述，具体说是对原初状态向现时状态演化的描述。



7、与人类的发展过程相吻合，个体生命的成熟却以童年世界——那个拥有自由，生命力奔放的世界——的丧失为代价。“死的那年十岁 / 那抛向空中的球再也没 / 落到地上”，然后“被列入过期的提货单里”，供死亡阅读。下片，自然而然从“阅读”转入与“你”的诉说。“你”是什么呢？一张“热情”的“脸”，是冥冥中神秘的力量，生的呼唤。活着便永远处在“你所设计的阴影中”。

8、生命在追求自由和解脱的历程中，留给我们一幕幕壮烈的记忆，“主人公”（悲剧）从火中逃亡，“白马展开了长长的绷带”“木桩钉进了煤层 / 渗出了殷红的血”，容易让读者想到北岛曾信奉的英雄观。但时非彼时，地非彼地。这时北岛看到的是“河流干涸”后“露出那隐秘部分”的“空荡荡的博物馆”。清醒的荒诞感之下，人自身仿佛是展品。

9、“谎言般无畏的人们 / 从巨型收音机走出来 / 赞美着灾难”是北岛对那个时代英雄主义的倡议和赞美的讽刺，并以“医生”的身份说：“没有免疫的自由 / 毒害了你们”，那个时代的个体的膨胀导致了自由的彻底丧失，北岛对“自由”的不可能性，在这里从自由本身出发得到论证。存在只是“合法继承”了“繁殖”，“简单而细弱”，不是别的什么。

10、“手在喘息 / 流苏在呻吟”，个体生命痛苦地在生与死的地平线上日夜挣扎。“一支箭”有如“牛顿死了”“上帝死了”的信号“敲响了大门”，结束了追逐梦想的年代。“噩梦”同信仰一同倒下，随后便迎来了“衰败”不堪的状态。人们发现了真实，又展示着真实，在疯狂的世态中，“疯狂”只“是一种例外”。

11、自白：由于悲观走向枯死。“秋天”“是残废者的秋天”，“女人”的“手”，“干燥”，因而“我”“远离海洋”“心如枯井”，迷失的地点也毫无用处。

12、集中表达价值的虚无。“白色的长袍飘向那 / 不存在的地方”，对“人的价值的追求”“自我实现”给予否定。“心如夏夜里抽搐的水泵 / 无端地发泄”，对心灵的躁动和情绪渲泄的自渎态度。“蜉游在水上写诗 / 地平线的颂歌时断时续”，对诗、颂歌价值的否定，反文化的态度（主要表现在文化虚无主义情绪）。“谎言与悲哀不可分离 / 如果没有面具 / 所有钟表还有什么意义”，由对“谎言”的愤恨变为彻底的认可，“反讽”意味明显。“当灵魂在岩石上显出原形 / 只有鸟会认出它们”，嘲笑灵魂的伟大。

13、接触新哲学的感受。“你们并非幸存者 / 你们永无归宿”的困惑借古人的口说了出来，“新的思想”（存在主义、尼采哲学）的出现与北岛的思路一拍即合，“击中时代的背影”。“苍蝇的血”也是反讽处境。

14、审视人生、尘世的可怕和沉闷感。“九十九座红色山峰 / 上涨，空气稀薄 / 地衣居心叵测地蔓延 / 渺小，有如尘世的 / 计谋”。

15、关于爱。“我的一生”“凝聚在爱情的‘钻石’上”，爱情独立于充满恐怖的“嘴巴”的世界的角落里。但这惟一的生命的维系，也没有获得，“你没有如期归来 / 我们共同啜饮过的杯子 / 砰然碎裂”。

16、关于人类生存。人类的生存永远是“粘合化石的工作”，是和美好的“春天”进行的战争，不断地“改变地貌”，破坏生态，是一种“冒险”，冒毁灭之险。而“粘合化石的工作”何其无为，“古生物的联盟解体了”，“粘合”掩盖不了生命原初状态的丧失。

17、个体的困惑。“几个世纪过去了 / 一日尚未开始”，凝聚了等待的落空和希望的破灭，而“男人的喉咙”在“成熟”，时间继续，希望有如“枣”“果核”“石头”，光秃秃的。“我”像“动物园的困兽”，被置入生活的“城中之城”。

18、个体的孤独和世态的冷漠。“罂粟花般芳香的少女 / 从超级市场飘过 / 带着折刀般表情的人们 / 共饮冬日的寒光”。诗，也不能够作为心灵的寄托了，“像阳台一样 / 无情地折磨我。”

19、生活的黑暗和坦然的心境。北岛经过种种反思，终于获得了坦然的心境，面对“空旷”，他想到“笑容”（虽然笑容也“不真实”），面对“苦根”“黑暗处的闪电”，他听见了水晶撞击的音乐。“冬日疯狂的马车”也能够缓缓地“穿过夏日的火焰”“我们安然无恙”。

20、对世界新的观察原则。不再以唯一的价值标准去统揽所有的事物，不再作什么单一的判断，不作判断，因为没有必要。北岛认为“文化是一种共生现象 / 包括羊的价值 / 狼的原则”。与此相反的态度是“放牧”，放牧是要有共同的羊的主人——牧羊人（共同尊奉的偶像），共同的鞭子（羊儿遵守的价值尺度），而现在北岛看到羊群因得了“热病”而膨胀上天了，死去了。北岛的这一哲学命题——“不去选择，没什么选择的，因毫无必要”——与当今风靡的存在主义不尽相同。存在主义强调行动，选择即自由。北岛的诗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以价值虚无为核心的新的哲学。他觉得“轴心”时代的人，那些“圣贤们”都“无限寂寞”，因为他们各自确立了一套学说，一套价值体系，并设想全天下的人都信奉他的学说。孔子影响了两千年，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影响仍在继续。这些圣贤取消了人类的其他可能性，他们本身多么寂寞，人类又多么寂寞。

21、对人类生存状态中可能性的发展受到种种制约的具象描绘。“寻找激情的旅行者 / 穿过候鸟荒凉的栖息地”“石膏像打开窗户 / 艺术家从背后 / 用工具狠狠地敲碎它们”“一种颜色是一个孩子 / 诞生时的啼哭”（每个孩子的哭声皆相同，世界单调得表现为同一颜色）。而生活在单调性中的人们却“不愿看见白昼 / 只在黑暗里倾听”，仿佛一场巨大的悲剧因落幕而永远化为石像，根本无法改变了。此可谓“人类劣根性”了。

22、悲剧被上帝撒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悲剧如果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琐碎”。诗中又一次采取了蒙太奇手法，各种悲剧的零件散落在大街小巷，像瘫痪一样不可医治。“悲剧的伟大意义呀 / 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否认悲剧的意义，典型的以卑微代替崇高的美学观念。看似与后现代主义相近，但由于各基于不同思想背景，路途迥异，而终点毗邻。

23、对生命的质问。到了诗的结尾，我们领悟到所谓“白日梦”并非非理性主义指导下迷狂混沌的梦境，而是标明这样一个诗歌愿望：对生命的追问。这个线索像“你”一样贯穿始末，可见北岛工于构思的水平。“从死亡的山岗上 / 我居高临下 / 你是谁 / 要和我交换什么？”生命的赋与究竟给北岛、我们、地球上的高级动物带来了什么呢？“白鹤展开一张飘动的纸 / 上面写着你的回答 / 而我一无所知。”北岛运用了中国文化中表现缥缈无期的“白鹤”的形象，把生命的疑问和疑问的惆怅苦闷呈现无遗。结尾仍不忘记“你没有如期归来”的再度重复。对诗的解析，使我对诗犯下了罪过。

## 05

### 北岛在中国诗坛·结束语

寡妇用细碎的泪水供奉着  
偶像，等待哺乳的  
是那群刚出世的饿狼  
——北岛

据说，新诗潮的贡献在于使“诗”重新回到诗，不仅表现在诗人主体性的觉醒，更主要在于把诗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艺术方式，诗的复归衔接了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并与世界诗歌潮流产生契合。

北岛创办《今天》，揭开了新诗潮的序幕，但促使他成为新诗潮的代表人物的还是他的诗歌本身。无庸讳言，新诗潮时期，北岛诗歌所展现的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全部的诗歌技巧的确超过了其他几个代表人物。

后新诗潮的崛起是以“pass 北岛”，“打倒北岛”为先声出现的。和历次艺术浪潮的更迭类似，年青的一代瞄准了新诗潮的代表人物。后新诗潮的一些人对北岛的指责主要针对北岛前期诗歌。

他们反对北岛的“英雄意识”，主张平民意识，以“反讽”代替“崇高”，对生活状态进行白描。笔者认为这些追求已或同或稍异地暗含于北岛后期的创作中了。这是中国诗歌不断摆脱功利性（社会功利）的必然结果，也是北岛个人不断探索、颖悟所达到的境地。另外，以“平民意识”来反对审美主体对客体切入的深度，也容易导致诗感的钝化和中国诗坛的再度荒芜。

后新诗潮诗人反对意象的垒叠，主张“用地道的中国口语写作，朴素、有力，有一点孩子气的口语”。[22] 这里有新诗潮兴起之后一些非“诗人”盲目组造诗句造成意象杂芜、堆砌的背景原因。除此之外，就只剩下不同诗人因对诗的形式不同理解而导致的不同主张了。北岛没有放弃象征的财富，而一些青年诗人或由于文化构成层次较低，或由于受欧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强调口语化。

显而易见，北岛的《单人房间》《青年诗人的肖像》《艺术家的生活》的反文化倾向已然可以同所谓第三次浪潮中的反文化派达到某种沟通，《白日梦》里“文化虚无”倾向可以看作是北岛在这方面思考的独到之处。北岛《白日梦》中对生命的追问正暗合了当代诗坛对生命意识的强调，而更富深刻性。北岛对生命原初状态的遥望或可能性（人类发展）的探讨不仅与当代诗坛“史诗派”的追求有趋近之意（仅指史诗派关于“人的文化创造中的那些未被发展的可能性”[23] 的关注），而且更富有个体深刻的经验感受和超验体知的色彩，并且绝不会出现因为置身历史文化之中而导致被古文化同化的倾向。从北岛的“文化虚无”，我们自然又联系到非非主义的“超文化”追求。二者也许丝毫没有联系，但其中共同达到的诗学成熟的思考，足可以让我们有理由预期一个新的突破的到来。

我并不想把北岛的诗歌与其他流派的主张生拉硬扯凑到一块儿以证明北岛的“前卫”位置，只是想表明第三次浪潮的种种浮躁情绪和排他意识乃是当代诗歌状态病态的体现。这主要归咎于一些青年诗人的盲目无知和潜意识中对成就者严重的对抗性心理。而我们的评论家们往往人云亦云，捕风捉影也跟着大喊“浪潮”与“蜕变”，争相制造更新的“新生代”。

“对于年青的挑战者，我要说，你已经告诉我们，你将要做什么？那么，让我们看看，你做了什么？”北岛则做了许多[24]。

最后我要提到的是这样一个提法：“以北岛、江河、杨炼、顾城为代表”的“朦胧诗”，“艺术特征是单主题象征”；以廖亦武、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生命寻根”和“文化寻根”派，“艺术特征是多主题象征”；“以《非非》诗派”等为代表的第三浪潮“艺术上强调对语义的偏离和语感还原”。

[25] 这样的归纳基本正确。有关三种艺术风格尤其是象征和语言方面的相异之处，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和阐释，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未及深入讨论，笔者将另文论述。

1988 年 4 月 12 日完稿

- [1] 写于 1988 年三四月间，同年获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论文奖二等奖。
- [2] 转引自牛波《置身其中：北岛》，载《中国》，1986 年第 6 期，第 79 页。
- [3] “一位诗人踉踉跄跄地爬上生活的海滩，转身望着海面上飘浮着的船骸，凝视片刻，一甩乱发，发出如此般的抗争”一句原有引号，尾注说出自牛波《置身其中：北岛》，载《中国》1986 年第 6 期。查该期牛波文，并无此句。注释应该属于上面北岛那句引文。
- [4] 牛波《置身其中：北岛》，载《中国》，1986 年第 6 期，第 79 页。
- [5] 牛波《置身其中：北岛》，载《中国》，1986 年第 6 期，第 79 页。
- [6]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 年，第 197~198 页。
- [7] 牛波《置身其中：北岛》，载《中国》，1986 年第 6 期，第 81 页。
- [8] 北岛《谈诗》，载《上海文学》，1981 年第 5 期，第 90 页。
- [9] 北岛《谈诗》，载《上海文学》，1981 年第 5 期，第 90 页。
- [10] 转引自朱虹《荒诞派戏剧集·前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年，第 7 页。
- [11] 牛波《置身其中：北岛》，载《中国》，1986 年第 6 期，第 80 页。
- [12] 北岛《谈诗》，载《上海文学》，1981 年第 5 期，第 90 页。
- [13] 北岛《谈诗》，载《上海文学》，1981 年第 5 期，第 90 页。
- [14] 牛波《置身其中：北岛》，载《中国》，1986 年第 6 期，第 82 页。
- [15] 赵乐甡、车成安、王林主编《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 年 1 版 2 次，第 278 页。
- [16] 赵乐甡、车成安、王林主编《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 年 1 版 2 次，第 278 页。
- [17]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作家出版社，1986 年版，第 37 页。
- [18] 刘晓波《再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载《百家》，1988 年第 1 期，第 13 页。
- [19] 刘晓波《再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载《百家》，1988 年第 1 期，第 17 页。
- [20] 刘晓波《再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载《百家》，1988 年第 1 期，第 17 页。
- [21] 北岛《谈诗》，载《上海文学》，1981 年第 5 期，第 90 页。
- [22] 王小龙《远帆》，载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6 年。
- [23] 张颐武《从超越的文化到文化的超越》，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7），第 38 页。
- [24] 舒婷《潮水已经漫到脚下》，载《当代文艺探索》，1987 年第 2 期，第 50 页。
- [25] 周伦佑《论第二诗界》，载《非非评论》（报）第 1 期，1986 年 8 月 20 日。

# 中国当代新潮小说

---

戈麦

他们在一个有着沉重的“文以载道”传统的国度里推出了自觉的，  
也是自主的文学。

1970 年代末以来，随着思想解放、文化开放的进行，文学创作日益回归到它本来应有的自身的轨道上来。作家们开始直接面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存状况、人性、异化等问题，并不断提出独到的见解；作品的形式也随着这种变化，出现了较有成效的革新（不论是出于需要还是作为目的）。1985 年左右兴起的文学新潮把中国文学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此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或多或少承袭着西方 19 世纪的古典文学并且在这一文学的影响和笼罩之下发展过来。1985 年文学新潮发生之后的中国当代新潮文学则显示了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种种特征。

在 20 世纪世界文学影响下发生的中国当代新潮文学，大致上呈三种流向作有序的展开。这三种流向同时又是三个审美层面：一个是文化寻根层面，一个是现代观念层面，一个是形式层面。这三个层面在逻辑上纵向排列成三个递进阶段：文化观念演变——生活观念演变——文学观念演变。这样一种在空间意义上的三个层面、在时间意义上的三个阶段，合成了一个完成的历史转折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论述，仅仅以新潮小说为对象是不全面的。新潮诗歌也在扮演着这样的历史角色，还有新潮戏剧、新潮电影乃至新潮文艺批评。然而，在整个这场新潮文艺运动中，新潮小说在实际成就、理论主张、社会影响等方面显得更加突出，从而构成了这场运动的主要方面。

## 01

### 文学寻根运动

1985 年轰动当时整个中国文学界乃至思想文化界的文化寻根运动，尽管合乎某种历史的逻辑，但它的起因却是相当偶然和自发的。进入 80 年代的中国人面对以欧美大陆为中心的 20 世纪世界文学不由感到瞠目结舌；同时回看自己的民族文学，一种文学的贫困感和停滞感油然而生。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拉美文学的震惊世界，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某种代偿性的自信。一些青年作家发现拉美文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本民族历史的观照。于是他们认定，文学有根，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基于这样的认识所激发的小说创作，包括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郑义的《老井》，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魂》《西藏，隐秘的岁月》，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等等。它们体现了一代青年作家面对传统文化的复杂心态和他们对寻根理论的不同理解，直接表明了寻根小说作为新潮文学所取得的文学进展。

在与历史和传统的联系上最为紧密的是郑义的《老井》。这个小说在结构方式和叙事语言上并没有超出写实主义的传统模式。作者毫不矫饰地在小说中坦露出一颗赤诚的灵魂，通过对传统兼济意识的张扬，谱就一曲不屈不挠的悲歌。但主人公的悲剧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致使文学的传统和文化的传统一起在整体上笼罩了这部小说的审美意象。相对于《老井》的悲壮，《棋王》和《小鲍庄》似乎冷静得多。前者相当洒脱地勾勒出一派庄禅气氛，后者轻巧地呈现出一片儒家风貌。在文化寻根上，令人振聋发聩的是韩少功的《爸爸爸》。有人认

为，这是一部堪与《阿 Q 正传》相比肩的当代名作。一个丙崽，几乎写尽了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哀，是文化的结晶和历史的缩影。另外一些寻根小说是对各自所发掘的地域文化的张扬。诸如，贾平凹“商州系列”之于秦地文化，李杭育“葛川江系列”之于吴越文化，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之于东北土著文化，以及扎西达娃小说之于西藏文化，有的浑厚，有的粗犷，有的神秘……

寻根小说还留有大量的写实成分，但写意成分已经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强调。《棋王》用飘飘洒洒的笔法，呈现出相当典范的写意性语言；与中国画一样，《棋王》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空白，诱使读者作参与性的阅读。《爸爸爸》下笔凝重，大量运用色彩相当浓厚的反讽笔调，小说中的人物由于过分的夸张而成了具有象征意味的物象，而故事也由于过度的抽象成了寓言，叙事方式明显受到拉美结构主义小说的影响，但由于同时糅合了象征主义和黑色幽默，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寻根小说除了扎西达娃的作品，观念性占主导地位。这种文化观念性，既构成了它们的特色，也造成了不足。

## 02

### 现代观念小说

比寻根小说稍晚崛起的，是一批现代观念小说。它们刚出现时，被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称为“现代派”小说。这些所谓的“现代派”小说，主要体现了现代的生活观念和行方式，在文学本体上所获取的进展并不比寻根小说突出。现代观念小说的首席代表自然当推刘索拉，其次是王朔、徐星，还有一批大学生作者。与寻根作家们带着传统的文化观念从事创作不同，这批作家是以反传统的身份进入文坛的。他们在年龄上并不比寻根作家小多少，但其观念的激进程度却使他们与寻根作家俨然像是另一代人。英雄主义的形象已经在他们心目中被遗弃了。新的形象准则是玩世不恭的。他们想要活得轻松点，写得轻松点。这成了他们的写作原则和人生样式。如果说寻根小说激发了文化批判的话，那么现代观念小说的历史效果是生存批判。反对常规的道德观念和传统价值观念，是现代观念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可以看作是一纸宣言，向社会宣告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确立。表演性是分析整个现代观念小说的一个重要关键。现代观念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在演戏，努力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演给人们看，像时装模特不断展示新的流行款式一样。刘索拉的三个著名中篇——《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寻找歌王》——中的表演，是绝对认真的。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虽然不及刘索拉那些小说写得款款有致，但主人公作为一个普通人在社会面前保持的那种自尊，表现了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平民青年的自爱和自我选择，与于连·索黑尔式的自我夸张，也与《麦田里的守望者》里为中产阶级所有的玩世不恭，拉开了距离。主人公无视生活对人生位置预做的规定，把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当作自己的理想和准则。这种自尊的勇气，激起了许多青年读者的强烈共鸣。这种现代观念倾向，可被称为现代平民意识。更加集中，更加出色地体现了现代平民意识的是王朔的小说。王朔是一个展示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通俗作家，他千篇一律地用人们熟悉和习惯了的写实方法编造种种故事，看重情节上的引人入胜，而在叙述语言上上常常不修边幅。他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橡皮人》《顽主》都很有影响，先后改变成电视、电影。小说主人公虽然都还年轻，但一个一个仿佛饱经风霜，熟谙事故。他们骨子里正直善良，但说话行事却玩世不恭；他们心地坦荡，但又故意表现出举止老练城府在胸的样子；他们一方面嫉恶如仇，仗义行侠，一方面又标榜自己看破红尘；他们一方面是成熟的男人，一方面又不屑于自己的成熟。王朔最近的一部长篇《千万别把我当人》，对现实的讽喻和抽象已经有一种通俗魔幻的味道，王朔很可能由此找到一种融合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文体风格。王朔认为，文学应当有两种更能，纯艺术的功能和流行的功能，他试图找一个中间的点。

现代观念小说给文学发展本身提供的东西并不多，它们在文本构成上所作的努力是很有限的。除了刘索拉在小说的语言节奏上有独到之处以外，其他作家对小说文本构成几乎没有作出有独创性的贡献。文化寻根小说、现代观念小说以及形式主义小说几乎同时登上文坛，但在它们观念构成的层面上，人们可以看出一种逻辑的演进：从文化观念的变化，走向生存感念的变化，然后走向文学观念的变化。作家们在最后的变化阶段上，真正发现了文学，认识了文学。这是一种在共时性创作中体现出来的历时态。对文化寻根小说，人们争论过，但争论之后便是接受；对现代观念小说，人们也争论过，但争论之后也被接受了；对形式主义小说的争论还在继续……

## 03

### 莫言、残雪、史铁生的新潮小说创作



在莫言、残雪、史铁生的作品中，观念成分被溶解在风格各异的叙事里，而各自的文学个性上升为小说的主导因素。

莫言具有很不平凡的感觉，这些感觉大都来自他的童年记忆。他把他那儿童化的感觉成功地镶嵌在他的小说中，使之闪闪发光。比如晶莹剔透的红萝卜（《透明的红萝卜》），比如绚丽灿烂的红高粱（《红高粱》）。这种感觉是一种灵感曝光，即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抹去所有的物质，只剩下一片单纯的色彩，或者干脆一片空白。时间仿佛停止了活动，只有朦胧的空间（纯色或者空白）。莫言的小说一方面是透明的小说，一方面又是愤怒的小说。这两种色泽不同的感觉和情绪交织在一起，构成莫言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情绪力结构。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特点是应该论及的：一个是叙事者的恶作剧心理，另一个是奔涌在小说中的原欲力宣泄。

残雪的感觉不是童稚的，而是充满了一种女性因歇斯底里而来的尖刻。她对人生和人性的看法更接近 20 世纪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她把人生和人性看作丑恶的，并用强化的艺术手段把它表现出来。她的小说画面是灰色的、荒诞的、变形的，带着一种生理上使人恶心和厌倦的刺激。她拗拙地捂着人类的头去俯视自己身上的脓包。她没完没了地描绘孱弱、卑微、邪恶、自私的小市民的种种丑态。人与人的隔膜、猜疑、忌恨、陷害，似乎是残雪小说永恒的主题。残雪虽也以感觉见长，但她的小说却不是感觉小说，而是心理小说，或曰“仿梦小说”。这种小说的叙事方式呈现为一种梦幻性结构，叙事随意。无论是人物、故事，还是场景、对话，都是闪烁不定的。唯一比较固定和明晰的，是小说的线性叙述时间。她的代表作有《苍老的浮云》《黄泥街》。《天窗》和《两个身份不明的人》仿佛是描摹人类生存状态的寓言。不过，她近期的小说正在逐步从黑夜走向黎明，由污浊变得清脆，从 1988 年的《关于黄菊花的遐想》，读者已经可以看到晨雾般的诗意了。残雪之为残雪，乃因为她是永不受妥协的人类的揭发者与诅咒者。她的固执使她的揭发和诅咒变成一把锲而不舍的锯子，慢慢地锯入了人类的理性大树。

史铁生是一个有佛性的作家。他从早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善良宽厚，一直修炼到近期作品中的大彻大悟。他不是把奇异的感觉或古怪的梦幻张扬到极致，而是用持久的努力把一颗平凡普通的心灵磨砺到晶莹剔透的境地。这在当代中国文坛是绝无仅有的。史铁生到达这一境界的标志是他那篇宗教小说《命若琴弦》。这篇小说的语言明净宛若《圣经》，而这语言所叙述的故事，也像圣经故事一样又简谱，又深远。他的后期创作是一种精神超度，在《原罪》和《宿命》中，他超度自己；在《插队的故事》，他超度了历史。

以上三位作家既不为某种概念的框框所囿，也不为某个风行的观念所苦。他们的创作直接指向创作者的生命本身，表现自身的人生体味、生命状态、创作个性和审美趣味。

## 04

### 马原的小说及其意义

正如莫言、残雪、史铁生以各自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方式体现了新潮小说的情绪力一样，马原以他独特的才具和执着的追求改变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叙事结构。在中国这个以实用理性为构架，以食色为表象的文化—心理空间里，文学一贯作为一种手段、一种工具、一种有目的的操作行为，从而不断地实现着它的功用。以马原为主要代表的形式主义小说向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习惯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小说形式与小说内容是不可切分的关联物，就像一张纸的两个面一样。形式即内容，不能说形式主义小说只是技巧性的东西。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故事，并不因为是被说出来而成立的，而是由于被怎样说出来而成立的。马原以他过人的聪颖和才力将博尔赫斯小说中的意象构成、略萨结构主义小说的叙事方式，罗伯·格里耶新小说中的物象感和形式感融会贯通，找到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别具一格的小说语言和叙事结构。他的小说很难用某一名称概括。

《拉萨河女神》的叙事语言可谓纯线性语言。它不带有或尽量不带有情绪色彩，在写景状物上又往往注重物象的还原和物象的质感。与这种语言形式相应的，是拼板状的叙事结构。更成功地体现马原小说这种新的风貌的，是《冈底斯的诱惑》。在此之后，“诱惑”出了他的一大串故事，也“诱惑”出了其形形色色的故事讲述方式。在《叠纸鹞的三种方法》中，他从三个不同的叙事角度，以三种叙事方式，用三个不同的叙述者讲了三个藏族老太太的三个故事。《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在时空交叠上花了很大的功夫，作者把过去、现在、未来（昨天、今天、明天）三种不同的故事时间纳入同一空间。这些不同时间维度上的故事在同一篇小说不可倒逆的线性叙述中被交会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奇幻的故事空间。故事是超验的。读者可以认定这是虚构的，但无法证明这是虚假的。小说的阅读也由对故事的阅读进入到了叙事方式的阅读。马原小说的第二个高潮是以《虚构》为标记的，小说的作者、叙述者、人物三位一体的叙事方式，通过一种不确定的确定，显示出没有意味（自我相关）的意味（无穷联想）。在《虚构》以及之后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马原的种种独创了。第二次高潮中，以《大

师》最富叙事效果。还要提一下他的《旧死》。《旧死》避免了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的败笔，做了一次形而下的虚构，写了“三个男孩和两种对比性的结局”。偶然性是马原小说的一个基本范畴，也是马原小说的最高原则。一如马原的泛神论信仰一样，马原是一个宗教感极强的作家，也是一个睿智型的作家。马原小说给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预示了一个全新的前景。他用小说笔调写的诸如《被误解的快乐》和《哲学以外》之类的议论文，完全达到了哲学论文的高度。

如果说现代观念小说冲击了传统生存观念的表层结构，那么，马原的形式主义小说则冲击了传统生存观念的深层结构。他在根本上扬起了人们意识深处的那种必然性崇拜，从而把小说连同生活一起还原给偶然性，把真实交给读者。

## 05

### 后期新潮作家及其作品

对于后期新潮作家来说，观念的缠绕已经不成其创作动因了。他们所注重的是小说情绪力的深广和小说形式感的强烈。在小说语言和形式构造上比较有成效的作品，不仅有马原式的叙事方式（如洪峰的小说），而且还有非马原式的语言构造（如孙甘露的小说）和故事叙事方式（如格非的小说）。此外，后期新潮小说在吸收外来影响上就比较兼容并蓄了。他们已经没有 20 世纪世界文学前面感到的压抑，更多地沉浸于驾轻就熟的营造快感。

洪峰在叙述方式上受过马原影响。事实上，洪峰的小说与生存方式的关联如此紧密，以至于他把小说如何写法直接归结为如何活法。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他同一个生活哲学的不同表达。他的生活态度和生命状态不是作为一种观念而是作为某种意蕴在小说中得以体现。《奔丧》超越了现代观念小说，《瀚海》超越了文化寻根小说，《极地之侧》以一个死亡故事铺垫了故事中的死亡，同时在另一条线索上又以一个人物写出了一个虚拟的形象。这是新时期小说中第一次运用悬念性的情节写出形而上意味的事例。

余华最初着意表现现实的混乱和暴力。这些非理智所能把握的生活因素使他开始意识到了现实的虚幻性，进而着意建构虚幻的世界。他认为：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的存在只能是他的精神；无论是旧小说还是新小说都已成为传统，要为现在而写作。这种接近现在的努力体现在叙述方式、语言和结构、时间和人物的处理上，就是寻求最为真实的表现形式。《古典爱情》可以说是余华在反小说传统方面的代表作，作品在叙事过程中不断拆毁人们惯常的心理期待，语言不断破坏和消解意义，意义也在破坏和消解语言。《世事如烟》以流畅、怪诞而平实的话语呈现了一个潮湿而濒死的世界。在近作《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作者怀着极大的快乐尝试使用时间分裂、时间重叠、时间错位等方法。

在后期新潮作家中，有一批从新潮诗歌创作转向小说创作的年轻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孙甘露。他使用一整套虚幻的不再叙事而作反义陈述的表达方式，将故事、情节以及心理、情感等传统小说的基本线索作废。他完全无视以往小说作为参照体系的那个具象的可感世界，而沉溺于哲人般的理性思辨。《米酒之乡》《访问梦境》和《信使之死》似乎是为少数专门的研究者而写的，它们所期待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而是与之相应的文化联想。在 1988 年的《让女人猜谜》中，他煞有介事地讨论一本一本不存在的书《眺望时间消逝》。这是一个巧妙的能指游戏，一本虚构的小说却又虚构了一本小说，两本小说处于一种相互消解的关系。在马原、洪峰的作品中，这种双重虚构只是用来表现人物命运的荒谬性，表现人物在语言中的虚假性，表现人世的虚无感，但孙甘露却讨论语言来虚构语言，用小说来虚构小说，进行的已不是能指和所指间的战争，而是能指之间的战争。

格非很善于制造梦幻气氛，并且喜欢运用梦幻性的语言，而且用得精致而飘忽，准确而朦胧，大胆而充满诗意，结实而色彩透明。《褐色鸟群》既是扑朔迷离的叙述，又是明显的故事营造。《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则更是用变化多端的叙述角度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迷舟》是在上述语言气氛笼罩下的一个情节性、悬念性很强的故事。近作《夜郎之行》中故事性减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对衰老颓丧等情绪因素的渲染。后期新潮作家还有苏童、赵伯涛、北村、姚霜等人。

中国新潮小说家们，应该为自己的努力感到光荣和自豪。他们在一个没有形式本体意识的文学环境里树立了形式意识；他们在一个有着沉重的“文以载道”传统的国度里推出了自觉的，也是自主的文学，他们构造了具有强烈的形而上指向的小说文本。当代中国文学必须具备这样的创作精神和审美精神。

\* 本文未署写作时间。推测应该写于 1989 年 10 月编完诗集《核心》，决定暂停诗歌创作而转向小说的一段时间，也就是 1989 年 10 月到 12 月之间。



# 地铁车站

---

戈麦

## 他借着对命定中可能会发生的某种突变的信心，开始了自己的漫游

### 01

远立在窗前，眺望着澄净的天空上几只飞临 A 市上空的海鸥。A 市是座靠海的城市，每天上午九点三刻总会有几只灰白色的海鸥从海滨飞向城市的上空。远所寓居的房间离海滨很远，远望到的海鸥像米粒那样小，它们飞动着，有时好像停留在宽敞的天幕上。远所面临的窗在这座高层建筑的第十九层。窗是 A 市常见的大型有三扇玻璃的大落地窗。窗的两侧，白色的丝织窗帘被拉到了窗的两边，一直垂到地板上。地板是那种本色的木板方块拼接而成的，在靠近落地窗下沿的边缘，有两只拖鞋。这是远站立的地方。远穿着拖鞋，从后面望去，远清瘦的身体被一件垂地的睡衣遮住，上面只留下一只留着寸头的脑袋，头的两侧，是两只耳朵的背影。远的每一个暂短的上午就这样打发过去。有时是躺在一把竹制的躺椅之上。远现在是站着，看着窗玻璃上那几只飞临 A 市的渺小的海鸥，现在是九点三刻，远刚刚起床。

远立在第十九层的一面落地窗前。从窗内望去，相邻的几座高层建筑白色的外形让远想象到远所居住的这座公寓的模样。十九层是这一群公寓的较高的一层，远能直接从窗内欣赏每一个上午空远的城市上空。现在，几只微小的海鸥正从中间的一扇玻璃上逝去。中间的一扇玻璃窗框是固定住的，两边稍窄的两扇可以打开。远的目光仍停留在中间的这扇玻璃上面。远看到几只微小的昆虫已经移动到他的视线上。其中一只沿着玻璃的中线由下向上爬，另外的两只，一只由上向下滑出一道规则的弧线，另外一只停着不动。在那只不动的飞虫和由下向上爬动的飞虫之间，恰好是两座高层建筑之间的空隙。远沿着这片空隙向远处望去。一座白塔恰好出现在两座公寓之间，那是一座有水的公园，公园的中央，就是那座湖水环绕的白塔，但远只能看到塔尖，塔的下部让一座比这两座公寓稍小的另一建筑挡住了。远望到了塔尖，塔尖的后面是一座高层的旅游饭店，饭店顶端的名字及英文字母已看不清楚，在这座建筑的上面，露出更远的一架电视台的铁塔的顶尖。远感到一丝疲倦。现在三只飞虫已分散到两边的玻璃上去了，有两只在左侧的玻璃上停着不动，另外的一只在右侧的那扇玻璃上由左上方向右下方移动。

远向房间的右侧走去。远的面前是一幅海边的图景，几只水鸟惊悸地望着眼前的海面。海面只是通过两排低缓的波浪暗示出来，再往下，就是这幅画下缘的白边。再往下是一张简易的文件桌，桌子由两条弯曲的镀光钢管和一张胶合板的桌面构成，钢管的下端弯曲成一段直线，和地板贴在一起。远走到桌前，右手从睡衣的右侧口袋里抽出，伸向桌子前面一把镀光的五足转椅，座垫和靠背是较薄的黑皮海绵垫。远已坐到了转椅上，抬头看了看迎面墙上的那幅海滨图景。水鸟的后面是遥远的城市背景，从建筑的格调上看，远认出是 A 市。一条白色的栏杆从画的右侧中部向画的中部延伸，然后向下回转，转弯的地方，恰好是几只水鸟栖留的地方，这是一艘游轮的沿船边的扶手，游轮被排除在画面之外。

这时，远听到桌子右前方那只白色电话发出一个曲子的开始的几个音节。桌子的左前角放着一盏塑料台灯，除此之外，仅有两张办公用纸放在桌上。现在，那几个音节已反复过三遍，远拿起电话，里面传来 B 像蚊虫一样微弱的声音，这种含混的声音给远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远仿佛听到烟去逝的事情，之后，电话里就传出嗡嗡的声音。远放好电话。B 的声音仍围绕在房厅的空气之中，远反复品味过这萦绕不去的声音，从 B 平淡生疏的语气中感觉到 B 含混不清的声音后隐藏着一丝巨大的痛苦。远的眼前一片空白。

往日，远总是在欣赏完桌子上方那幅海滨的油画之后，想到烟，和烟那无数次亲密的交往。远现在回想起她，已经把握不住想象中烟的轮廓。远在这个上午是在电话鸣响之后重新背靠转椅才又想起了烟。远感到此时身体里有一种滴水的声音。远缓缓地转椅站起，重新走到刚才在窗前站立过的地方，但这次他面向和上一次相反的方向。远是一位苍白的男人，宽松的睡衣内显示出远单薄的骨架。远的目光停留在房厅中央那把竹椅上。远隐约记得过去的某一段时间内，烟曾经坐在竹椅上面，远的眼睛立刻让一层雾遮住。直到远听到远远的钟声。钟声从落地窗前望不到的另一个方向传来。这种声音在寂静的城市上空听起来格外清晰。当远数到十二下的时候，远感到不可持续的寂静。这是十二点整。A市的钟楼，只是在每日正午时分向城市上空传出一天中唯一一次报时。远一般是在钟声鸣起的一刹，完成对烟不算长久的回忆。现在，远从一种雾一样的空白中苏醒过来。远就是在这样一个中午，走出了A市距海较远的一座公寓。远苍白的身躯在楼群之中显得格外渺小。从楼区到街上，远要通过一段长长的路程。远的身影迎着正午的阳光，一直走到了这段楼区一条人行道拐弯的地方。

## 02

从A市到B的城市，坐公共汽车八十分钟，坐地铁半个小时。远未加选择就走向了街道一侧的地铁入口。此刻，A市的街道进入了高峰期之后的平静。街道两旁疏朗的银杏树和法国梧桐的阴翼下，行人异常稀少。远望见地铁入口处低矮的宽沿盖子，向着他来的方向翘起前缘。远已踏在向下的水磨石阶梯上，远的鞋跟和地面一同发出很响的声音。远感到一股凉意。现在，远已经踱步在地铁站宽敞的站台上。站台实际是两条相向的铁道之间的较宽而很长的地段。地铁站就像一间细长的厅房，成簇成团的吊灯将大厅映照得如同地上的世界。那些吊灯的影子在淡紫色水磨石方板的地面上映得一清二楚。在地面和吊灯上面微曲的顶盖之间，两大排高大的方形水泥支柱从远的一方直向大厅的另一方排开去，支柱一律是青灰色的。每排立柱再向外约一公尺半，就是地铁的通道，铁轨低于站台约一公尺。远站在这里，有一种立在岸上的感觉。而对岸，自然就是大厅的侧壁，侧壁之外自然是大地泥土。两面的侧壁上从头到尾是大幅的瓷质壁画。两幅长卷由亿万块几寸见方的瓷片拼贴而成，上面绘满了古代神话传说的人物、活动场面。远的目光停留在一个腾飞着的裸体女人身上，那女人拿着星星一样的五彩砾石，正将它们一颗颗缀到天上，裸体女人的长发，一直飘洒到她飞起的双足之后的另一个场面里的人物的一侧。那个人物正拿着一把斧子向四周的寰宇砍劈着，似乎也是一个巨人。远上了一节车厢中间一个位置上。列车开动时，远最后望了一下地铁车站上寂寥的行人。在远刚才站立过的地方，有一个穿淡灰色上衣的中年男人，正向一个立柱的后面走去，这时，一个花枝招展的妇女领着一个不及她的腰部高的男孩向那个中年男人的后方走去，两个人行走的方向正好相反。远迅速扫视了一下空空的车厢，车厢内只有零星几个乘客。地铁的座位一律是长条的简易沙发，橘黄色的人造革绷面，沿着车厢的两侧排得很长。远的左面较远的地方，与远同一条椅子上，坐着一个疲倦的男人，再远一点，对面的椅子上是一位面容不清的中年人。远的右手的那个方向，离远的位置稍近的对面一侧，挨坐着几个乡下少女，粗笨的大手平放在粗壮的腿上。在车厢的末尾，一对学生模样的情侣搂抱在一块。男学生的舌尖反复在女学生细长的脖子上上下滑动。远将目光收拢回来，远的对面是一个与远年纪相仿的男人。现在，列车是由远的右手方向开向远的左手方向。对面的男人一直用右手捂着他的右眼。远注意到这个男人的手指细长，手掌宽大，手的皮肤白且细腻，皮肤下面的骨骼因缺少过多的肌肉而显得锐利。五根手指由右颊向额头的方向舒展着，有些僵硬。这样，那根无名指恰好越过了细窄的鼻梁，指尖刚好和男人的左眼相逢。远这时才仔细端详了男人的左眼，男人的眼白布满了血丝，眼白之中的虹膜不是通常的黑色，而是金黄色，男人的瞳孔阴凉，里面射出的目光向下。男人的胸部下陷，仿佛是俯着上身，陷入了回忆。

列车在隧道中向前方运行。远将目光再次投放到车厢的末尾。男学生的舌尖已经抵在了女学生的颈后，并向女学生宽松的背部滑去。远现在终于重新又想到烟。在远的头脑中，A市和B电话里不清晰的声音再也没有出现过。

## 03

烟与远彼此相识在一个城市的黄昏。

远独自一个人漫无边际地走在这个城市市郊的一条宽大的街道上。远的眼前是空中飘落的漫天黄叶。远的心中被一种不名的空旷所占据。

远感觉到这是一种永远把捉不住的忧郁。远放开凌乱的步幅走在街道的中央，这是该市休假的季节，街道上没有行人，更没有车辆。漫天的黄叶从生长多年的无尽的银杏树上飘落下来，银杏树的树冠一片温和的金黄，绵延数十里。在银杏的外侧是一层更高的冷杉，像一层铅灰的云黛，像秋季的天空。远知道，再向外，是广阔的原野。远透过那些穿过银杏树叶的落日的光线，心中浮现许多模糊不清的往事，那时远的记忆中还不曾有烟。远的心绪和回忆都漫无目的，远已经感觉到他再也不能理出个头绪，那实际上是一片一片的空白。

这时，远遇到了烟。

烟从街道的另一个方向走来，和远走在路的同一侧。远实际上在漫无边际的踽行途中已经感觉到烟的到来，这种感觉使忧郁之中的远更加忧郁。烟的方向正好与夕阳的方向相同，这使烟的形象笼罩在一圈昏黄的余辉之中。远再一次从纠缠不清的空白之中抬起头，于是他看到了由远及近的烟。烟在夕阳的映衬下，像平常的天气里的一阵风，远感到烟像一只梦中的鸟一样缓缓地走了过来。远久已预感的心境涌起一阵失望，但远的失望在他看到烟业已成熟的姿容后烟消散。透过夕阳下雾状的光线和漫天的黄叶，远看清了烟的脸颊。烟的脸散发着一股成熟女人独具的光亮。烟的粉红色的风衣掩盖着烟已经有一定春秋的优美的躯体，臃部以下的曲线在烟悠缓而摇曳的风衣下摆内生动无比。当远望见烟的脸上那一片阴影之上诱人魂魄的光芒时，隐隐感觉到烟在他今后的生活中将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和远的相遇，在烟三十余年的个人生活中，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当远的目光投向烟的时候，烟从那两道微弱的光线中捕捉到一丝慰藉。凭着烟多年的阅历，远的形象因平常而变得有些陌生，烟随后感到一阵来自血液深处的冰冷。远的苍白的面孔，让烟感到不安，在她无比丰厚的记忆长河内，竟找不到另一张面孔与之应。烟看到行走中的远目光中渐渐拨亮的灰烬，但对一种油然而生的预感并没有十分的把握。相反，烟从远瘦长的手指骨节上想到的是稍瞬即逝的途遇中的冷漠。无穷无尽的过去，无数次的绝望，已经让烟不再对未来的一切有任何丝毫的准备。但这种倦怠的培养与此刻烟的步态和面色毫无关联。远在生活的困顿之中遇见烟的时候，烟作为女人的一切在远的眼里无比光辉灿烂。远忧郁的心境中激起的亮光有如失望一样灰冷而渺茫。

#### 04

远和烟并排走在一座公园的人行道上。这座公园位于一条空无人迹的大街一旁，面积很大，望不到边。远处，仿佛有一大片茂密的森林。公园里遍布着浓荫的草坪，草坪用低矮的白色栏杆围成各式各样的几何图形，中间是人行通道。远的左臂挽着烟的右臂，远挽着烟的时候有一种挽着风的感觉。远的左腿偶尔碰到烟的粉红色风衣和风衣下露出的裙子，左侧飘来烟化妆品淡淡的香气，远感到一生都要在这个城市度过。烟的手柔软得像一缕穿过丝绸的水，有点冰凉。远将目光投向近处的草坪。浅草中点缀着很多白色的球状花。远这时才注意到整个公园都点缀着这种白色的小花，空气中四处弥散着清雅的芬芳。烟的身体右侧和头部一同靠在远的身体左侧，两人以同一的节奏行走着。远的周围弥漫着烟身上散发出的清爽怡人的茉莉花香。远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一段栅栏上。远的右手向烟的左肩拢过来。现在，远和烟相对站着。烟的双手挽在远的腰际，指尖不停地挪动。远看到烟的双眼像雾一样掩在长长的睫毛下，凝视着远，充满难言的忧怨。远的左手从烟的右肩上搭过去，从烟的肩头一直往下滑至烟的腰部。烟的身体像柳树一样有轻微的摆动。远感觉到烟的面颊上散发出诱人魂魄的气息。烟的双唇半启半合。远的右手从烟的左臂上落到风衣的下摆。烟的上衣内淡黄的羊毛衫在胸前的地方微微隆起，涨满了诱惑。远的右手从羊毛衫的腰腹处滑进羊毛衫的内部，远到达了烟的衬衫的左乳下缘，然后向烟的腋下，接下来是烟柔软背部。

这座公园位于这座城市的近郊，高大的冷杉一直沿着林荫道排向远处。两排冷杉的内侧，又排列了两行落叶飘零的银杏树，夕阳通过冷杉洒在空气中飞舞的叶片上。公园四处闪现着低矮的白色栏杆的影子，茉莉花在离草尖半尺高的白色铁栏所围成的花圃中尽情地开放。花圃之间，刻有方纹的水泥方板铺出了摆动着柔美曲线的交叉小径。远和烟并排走在弯弯曲曲的水泥板铺就的通道上。

远的左手紧紧握着烟纤柔如水的手指，手臂的内侧紧紧贴在烟的手臂内侧。远和烟沉浸在初识所带来的类似于陌生的安慰之中。远的目光从不远的栏杆移到即将到达的路面。远和烟的影子随着向前移动。远看清了烟的影子，影子的上部是烟飘垂的长发。这种印象和远在漫无目的的漫游中与烟相遇时，逆光之中见到烟明媚的面颊时的感觉同样明晰。

#### 05

在 A 市漫长寂寞的生活中，与烟的相遇改变了远对生活的认识。烟在淡红的灯光下艳丽的双乳以及夜晚落地窗橙黄色窗帷映照下窈窕的背影重新唤起了远对生活的信心。远放弃了多年之前幽居的构想。也就是从那时起，远真正懂得了遗忘。

远坐在地铁车厢中间一个位置。车厢内仅有七八个人。远的对面坐着一位捂住左眼的男人，这个男人与远的相貌极为相近。

和烟共同度过的生活像仿绸的窗帷一样柔软。远将这种如梦的幻觉归咎于莱斯花的香味和烟微弱而轻佻的笑声。在远的记忆中，这种柔软的笑是一种气体。烟使远改变了对于女人和生活的认识。远第一次闻到这种沁人心肺的笑是在远和烟相遇的那个黄昏。远无尽的漫游中感到黄昏的来临，远的目光移向黄昏，于是远看到烟在黄昏渲染下美妙的身影。远首先望到的是一片有女人味道的阳光下的雾，之后是烟的粉红色风衣，烟的裙摆，烟的脚。烟的脸始终掩映在一团背光的阴影之中。当烟的目光从两片飞舞的银杏树叶后闪现的一刹那，远闻到了一种沉郁的茉莉花香。烟的粉红色风衣在晚风中向两面飘动，而烟的上衣和面孔在远的眼里一直不很清晰。这时烟走到了远的身旁。也就是在远的手轻轻捏住烟稍瞬即逝的指尖时，远听到了烟轻灵如烟的笑声。远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

烟的轻佻和远对生活的失望，使远和烟在白栏杆的公园度过了一个使远在那之后无数个上午常常回忆的黄昏。当远伫立在夜晚的窗帷后眺望 A 市上空萤火虫一样的灯火时，远一直在感谢那个黄昏明亮的街景。这时，烟的身影蜷伏在暗红色的灯光之中，美丽的长发在闪着银光的锦缎的床单上漂浮。

烟对待男人的方式改变了远对许多事情的经验和想法。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并能不断启发人的灵感。和烟共同度过的夜晚，使远感觉到能够生活多次，并不断发现更为广泛的领域。烟的左腹有一颗暗红色的痣，每当远触及痕迹的时候，烟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刻的快乐。无数种方式之中，竟有一个痕迹显示出烟最为敏感的情势，这使远大惑不解。但每及此刻，烟总是将缓旋的水推进一个又一个波浪，使远在第二天的记忆之中几乎搜寻不到曾有过的那一瞬惊奇。

这样，远在起床之后的那一段宁静的时光中得以用一种纯粹观赏的心境再一次谛视着烟睡梦中的姿态。烟睡梦中的双乳和腿部裸露在睡裙之外，只有腹部一带透出一片丝绸的光泽。

## 06

对烟的回忆，始终萦绕在远的想象世界之中，这使远没有意识到列车已行驶过无数个车站，这些车站站台大厅内明亮的灯光在远的感觉中都仿佛是那个绚丽的黄昏中灿烂的夕阳。远感觉到对面的男人已站起身，并向远的右侧的一扇车门走去。远这时才发现车厢内只剩下四个人，远、站在远的右侧一扇车门前的对面那个男人、车厢尽头那一对情侣。男学生的右手已经放到女学生的左侧，女学生让他搂得很近，男学生的嘴不停地动着，像是在无穷无尽地诉说着。远对面那个男人坐过的地方，是车壁上的一面窗子，现在窗子显露出来，进入远的视线的是一个向后移动的车站大厅。列车已经驶进了 A 市和 B 的城市之间的某个车站。远如梦方醒。

远看到那个男人从自动分开的两扇车门的中间走到了站台上，那个男人左右顾盼了一阵，而后向前走去，左面那只眼睛依然用手捂着。列车所停靠的这间大厅给远一种新鲜之感。大厅展示出远前所未见的色调。同样的宽敞与明亮，远从对面车窗只能看见近处的一根高大油黑的立柱，立柱是四方的。远从这扇车窗两侧诸多个车窗内能看到更多的四方油黑的高大立柱。远将这些立柱连成两条直线，两排立柱一定是延伸到车站大厅的两端向上的阶梯口附近，阶梯的上端，一定是两尊玻璃方亭，那里有表情漠然的服务员，远这样想。远注意到大厅的地板白得像冬日的原野，这种强烈的对比并没有让远感到格外振奋，但远还是怀着一丝兴趣继续守望着，远感到他是在等候列车继续行驶。这时，一辆相同的地铁从另一个方向驶进对面的停站通道，草绿色绵长的身躯一直向前缓慢地行驶着，然后慢慢停了下来。远向刚才那个男人的方向观望了一下，没有再次看见他。这时远感觉到对面的站台上涌动着无数乘客的身影，这些乘客刚刚从对面那列地铁上涌出来，他们在对面那一排黑色立柱之间缓缓地流动。远的心中升起一线荒凉和孤独。现在，远的车厢之内只剩下三个人，远，和车厢尾部的那一对情人。男学生已经坐到了女学生的对面，两个人疲倦地对望着，或是各自在想自己的心事。车厢的三扇对开车门是开着的，就是从中间的那一扇，对面那个疲倦的男人溜掉了，远这样想。大厅内涌动着越来越多的乘客，人流向某一个地下入口流动着，但没有人走近远的这列地铁，对开的车门静静地敞开着。人流越来越密，人越来越多，大厅的对面那一半空间仿佛在向下倾陷。远的眼睛被人群的白色衬衫和裙幅弄得有些凌乱。远看到对面那辆地铁正在缓缓地起动，从拥挤的人群后，远能够隐约觉察到那辆重新起动的车上已空无一人。列车离去的地方露出了对面隧道墙壁上的长幅背景装饰，这卷长幅完全由黑白两色的瓷片拼成。首先映入远的眼睛的是一头像人一样行走的狮子，那狮子手捧一颗心状的东西向一个眼窝镂空的人走去，那人的背后是另一个场面，远只能看到一个肃立着的人的背景。

这时，远看到了 B。B 瘦高而微佻的身躯出现在那个行走着的狮子的下方，B 的脑袋正好顶着壁画上的狮子的脚；远一开始以为 B 头戴了一顶高高的帽子，像古代埃及国王的头饰。远觉察到大厅中涌动的人群已变得稀疏；余下的人缓慢地向地下入口处走去，其中有 B。



远感到地铁在这一站停留得过久，远的列车仿佛出了事故，或者是操作列车的工作人员下车后一直没有回来。车厢尾部的那对情人仍分坐在两边的座位上，相互望着，目光相接处有丝冰冷，仿佛是仇恨所放射出的光芒。

## 07

远和 B 的最初相识，也就在他和烟相遇的那个黄昏。B 在一天的劳累之后，终于走上了近郊的林荫大道。B 看到自己早衰的身影像一张弓平铺在眼前的水泥路上，B 觉得这和头顶上参天的冷杉形成极鲜明的对照。B 在一种充满愧疚的心绪下走进了路旁的白栏杆公园，在漫天黄叶的秋天，这座茉莉飘香的公园是一片洁净的空地。

B 恍惚看到远处人行通道上一对恋人的背影。那个男人身着一身灰白色高尔夫夹克，裤线很分明。男人的衬衫白领在夹克衫领子上露出浅浅的一圈，男人的头理得很短，肩很平。男人穿了一双橙色老板鞋，和灰白色的水泥石板路色调相宜。男人的左手正挽着那个女人，女人的面颊在夕阳下熠熠闪光，那种艳红的光泽往往需要良好的质地。B 隐约感到与这位女士似曾相识，但不能记起，或许是一连几天的沉痛使 B 发生了幻觉。B 对这一点早有提防，因而断定似曾相识的印象不过是个幻觉。这时，这一对恋人距 B 已经越来越近了。

远在茉莉花的芳香的影响下，感到烟像水一样的手指不停地在他的掌心内波动着。远和烟在这样一种无声的交流和漫步中，感到了周围的世界似水流逝，烟的眼眶有些湿润。烟感到了无尽的等待终于有了一个暂时的停顿。烟从紧握着她的右臂的远的手上感到了一种类似于疲劳之后的幸福的力量，但却是虚弱的。远的心中对于未来，与他们在街上相逢的时候一样，一片茫然，直到一段弓一样的影子停在了他前面的有花纹的水泥板路面上。这时，远第一次见到 B。B 恰好挡住了正在沦落的夕阳。远从 B 因极度劳累而晦暗不清的身体上方看到了刀刻一般阴冷的目光。这种感觉此后一直伴随着远的一生。远感到 B 是穿越了很远很远的路径而最终抵达了这片郊外的公园。B 的目光含混不清，远一直在尽力捕捉，发现 B 的目光已从远的肩头滑落，现在到了烟的风衣下摆。然后，一寸一寸向上移动。烟在对待和远相遇这件事情的感喟之中，已经预感到 B 的来临。所以，当 B 弓一样的影子抵住了远的身体的时候，烟异常镇定，并慢慢地抬起头来，茫然注视着 B。B 此刻充满了感激。

在 B 的心目中，这次相逢完全是平常的路遇。随着 B 后来阅历的加深，那日傍晚在 A 市近郊的白栏杆公园的印象已烟消云散。B 在那之前个人生活中的一次事件之后，染上了恍恍惚惚的习气，并从此不改，且对某一时刻一些清醒的意念深表怀疑。这种信念使 B 在那个黄昏以后的经历充满了雾一样的神秘。B 朦胧之中对自己往后的命运产生了一种不可知的恐惧，他借着对命中可能会发生的某种突变的信心，开始了自己的漫游，希望以此弥补心灵的创伤，并一直走向了未来那个 A 市和另外一个城市之间不名小镇的道路。

## 08

和烟相处的日日夜夜，远在一种宁静平和的心境之下经常回忆起过去生活中发生的一次惊心动魄的事情。远始终对以后的生活没有任何把握。每当夕阳又一次从高大的落地窗外眷顾这间洁净清爽的房间，远总能想起一次路遇之中的一个眼神，但远已经回忆不起任何细节。很多的时候，远能够摆脱这种困扰。远清如流水的目光向另外几座高层建筑之后广阔的天宇眺望，那里往往可以看见几只飞临城市上空的海鸟。这时，远总能感觉到背后洒满了烟如泣如诉的目光。烟静静地躺卧在床上，粉红色的胸衣将床上的一切辉煌得像一池摇动的荷叶，烟的双臂垂在两侧的靠枕下缘，双腿格外舒展。

已经有很多日子了，远害怕注视烟像黑宝石一样的眸子，在那潭水一样的黑色深处，远仿佛看到了另外一些人的影子，这些影子令远感到不安，而远心里清楚，正是这潭水一样的神秘和激情，使远在烟的身边陷得这样深。有时远在夜极深的时候从梦中被一丝温暖拂醒，远看到烟穿着宽大睡衣在房间内走动。这时的烟有一种其他时候无法窥见的美丽。烟瘦削的双肩裸露在宽大的丝质睡衣的外面，在星光辉映下，泛着美玉一样的光泽，远往往被这种美景炫耀得陷入昏迷，重新又沉入梦中。对于夜晚的情境，两个人从未提起。

烟的一举一动都给远带来了不可言状的幸福，也带来了一层淡淡的隐忧。远在和烟的共同生活中，明了了许多过去不甚明了的事情。远已经学会从女人的眸光和夜游之中谛视她们雅致的心灵和她们忧郁的含义。这种了悟时光的直感往往随着烟白色的睡衣在黑暗中的晃动而忘掉，直到 B 又一次在黄叶纷飞的黄昏单独找到了远。

远所乘坐的地铁在绘有一只人形狮子捧着一颗心形的什物走向一个人形的黑白色地铁站停留得过久，而使远在众多的白衬衫之中很容易地辨别出一个熟悉的身影。B 身穿一件洗得泛灰的黑色衬衫，他弓一样瘦高的身体在陌生人的海洋之中格外显眼。远的双手钳子一样又一次感到一丝潮湿。

远与 B 相隔一段距离——这段距离是远反复考虑之后的慎重选择——在远和 B 之间行走着另外一些人影。从地下入口到另外一个出口要走很长的一段时间，远看到 B 慢悠悠地走着，和 B 并排还有另外一些人的影子。远的心中如此矛盾，不知道下一步将意味着什么。远看到 B 一直眼盯着前方，这和平常的行人略有不同。远沿着 B 的目光的方向瞅去，在 B 前面的那些人形的背部搜寻着 B 的目光的落点。一个拄单拐的少年一斜一歪地在 B 的左前方，他背后的牛仔包的搭带一直垂到残疾的右腿腿弯处，包内露出几本相册的边儿。残疾少年再往右，稍靠前，走着一位侃侃的中年妇女，头发盘在脑勺后挽成一个髻，从侧后方向看，她的下腭泛着中年妇女保养得很好的细鳞一样闪亮的皮肤。再往右是一个乡下老人（他的后背背了个面袋，左手提着一个竹篾编织的篮子）和一个军人，那军人的双肩下斜，像是一个高级军医的下手，或一位不得意的长官的副官。远在这些人身后找不到 B 的目光，远有些失望。远向后望去，隧道墙壁上微弱的灯光有点类似烛火，远想这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眼睛累了。在 B 的后面，除了远，已没有另外的乘客。这时远疲惫的双眼一亮，在刚才注意到的那几个人的前面，B 的目光落在了一位成熟女性的身上，远隐约感到那女人似曾相识。远看到 B 的目光紧紧钉在了猎物曲线优美的背上，远的胸中涌起一阵紧张的热流。远终于得知 B 来到这里的缘由，同时期望着更多的事实到来。

远看到那女人不停地向后张望着，那目光越过军人下斜的肩头，越过乡下人的面袋，越过单拐者的头发，越过中年妇女的发髻。那女人回望的时候，双腿交错前行，像踩着一种南美洲的舞步。回望的目光落在远的身后。远心中一惊。

在远的身后，始终行走着另一个人。在此之前，远毫无察觉。那人行走时脚下没有声音，远有意放慢了脚步，从侧面观察这位遁后者。现在，那人与远并行，远只能看到这个人的右侧。远的眼光平视过去，恰好是那人的头顶，头顶已开始凋零，露出红红的一片。那人的鼻尖有如鹰隼的利喙，下巴几乎短到嘴唇的位置，远只能看到那人的左眼。那人的左眼正接受着很远的地方那个女人的回望。

所有这一切，B 似乎毫无察觉，B 专注于前方那个窈窕的背影，脊背微微向后隆起，更加重了 B 的沉默。当远又一次侧过头观察并肩行走的男人时，男人的左眼已落到了 B 的背部。

远是在和烟结束了为期半年的南方旅行，在回 A 市的途中，再次在这小镇的地铁下车的。自那次事件之后，远第一次回到这座小镇，重新见到了含义不明的壁画和黑白两色分明的地铁大厅，一种重温过去的渴望油然而生。

远走到那幅长卷的跟前，远与长卷之间是四米宽的地铁通道，地铁铁轨在两面消逝的地方，红色指示灯亮着。远从长幅的一端向另一端走去，一边走一边欣赏瓷片拼贴的各种场面。一开头是一只巨大的圆盘形象，圆盘的边沿写着一些规则的汉字，远注意到其中的“东”“寅”“斜”等字样；圆盘的中间是一个瓷制的汤匙的形象，汤匙的把儿正对着一个汉字，远仔细看了看，那是个“北”字。接下去是一艘古代商船的形象，雕龙画凤的船舷之上是几层楼阁，一群达官贵人正手扶栏杆向海上瞭望。甲板上聚集了许多队列的士兵，还有一些船员在船舷附近操作着各种器械。船楼之上，远看到三面涨得很紧的帆。远注意到画面并非仅仅用了黑白两色的瓷片。接下去是一片田垄上的场景，几个古人正用草绳扎捆麦禾。再往下是作坊的几个手工劳动者，有几个围着一个水槽，手执杠棍在捣碎什么，还有几个围着一个巨大的蒸锅。再往下是另一个作坊的场景，几个工人从一个柜形木格中卷着一些薄薄的膜状物，另外几个将一些膜状物晾在平台上。接下来是几个读书和写字的场面。在远一边行走一边欣赏壁画的时候，烟也在观看着壁画。烟的肩头挂了一只带子长长的坤包。烟身着米黄色毛料西装，高高的鞋跟撑起修长的双腿。远停止了仰面的动作，转向烟，仿佛在叙说着什么。烟微笑着，左右摇着头说，不，我没有来过这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烟继续沿站台的边沿欣赏着左侧墙壁上的大型壁画。远有些慌乱，他环顾大厅四周，另一面墙壁上绘着同样的内容。大厅内有一种肃穆的气氛。两排油黑的方形立柱沿着两面的站台边沿向大厅的两侧排开去。大厅的地面用纯白的大理石铺成。远感到故地重游的陌生。

烟从一只凌空飞起的纸鸟看起，鸟的脖子上系了一个圆圆的小球。随后是古战场上两军对垒的场景，有一些拙朴的火炮，在战马的旁边显得有些笨拙。再往下，又是些作坊的场面，还有一幅是关于汉字方块的场面，一个古代书生伏在汉字块的上方，仔细地干着什么。远走回到烟的身旁，烟回头看远。远作了些手势，急切地向烟诉说着什么，烟不时地摇着头。远好像有些心灰意冷，无可奈何地四处瞧着。最后



指了指大厅正中的地下入口处（出口处），烟又摇了摇头。远手挽着烟的左臂向入口处走去，那里是地下隧道。

在远此刻的现实中，再也难以找到昔日那头人形的狮子，手捧一颗心状的东西，向另一个人形走去。远在进入地下隧道的那一刹，最后回望了一眼大厅上的壁画。一尊狮子正手捧一件东西走向某个方向，远无比惊骇。

## 11

那个男人渐渐地超过了远。远的脚步放得很慢，远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把握。B 的前面已经空无一人，只听见昏暗的壁灯洒在隧道的地面上不规则的光线和黑暗的灰尘相撞击的微弱的响声。B 的影子向后拉得很长，越过了那个人微微弯曲的双腿，延伸到远的身后，远的身后又一次空无一人。隧道深处响着三个人不和谐的脚步声。一种是绵软的布鞋底和水泥地面磨擦的沙沙的声音，有点沉重，远想那是 B 的声音。另一种是中跟皮鞋踏出的动静，声音较大，像木槌敲击木板那样清脆，远想这是那个男人的脚步声。还有一种声响是软皮或塑料泡沫鞋底踏在地面发出的响动。远又一次看了看身后，身后是三个人从前方倒过来的影子。B 走在最前的位置，仍然默默地行进，仿佛没有察觉后面的两个人。远想，B 可能是睡着了，行走的只是 B 的肉体，只须用指头一点，B 就会应声倒地，停止漫游。那个男人的目光紧紧盯着 B 的颈部，透露着刺刀一样的寒意。远看不到那个男人的眼睛，但从 B 的颈部，远能感到那冰冷得像血一样的光点在移动。光点有时分作两个，分别绕着 B 的颈项向前头的喉结处汇合，又往回，汇合成一点光亮。

B 走进了一间隧道修理工的仓房。仓房位于隧道某处拐弯的凹陷部位，门半合半闭。B 低头闪了进去。远看到那个男人也向仓房门口处走去，然后站在黑洞洞的门前，像是在思索着什么，有些犹豫。远在隧道内的时间已经很长，远不知道余下的路还会有多长，远太累了，转身向回走。远走出几步的时候，听到身后那扇小屋的门“呀——”地一声，远回头望去，那个男人仍站在原处，门已经被关上了，门是向里开的，关的时候一定是从内向外关的。那个男人双手背在身后，默默注视着那扇漆黑的门。远继续向回走，离那个站立的男人越来越远。远走到很远的地方，仿佛听到墙壁之内有人言语，远停住脚步。那声音好像是两个人在说话。其中一个问另一个：“你为什么总躲着我？”从那个下午往后，到现在，我从没有躲过什么，你是谁？”远听出这第二个声音是 B。远紧贴在隧道的石墙上，两个人的声音已听不清了，但仍在墙壁的那个位置争执着。其中一个声调有些嘶哑，另一个将声音放得很低，但无论如何，远还是听不到两个人在争论什么。远回过身来，向那扇小门走去。仓房的小门离远约有三四百米的路途，远远地看见那个男人仍立在门前，嘴角不停地抽搐，像是对着那扇小门自言自语。那个男人没有注意远的重新返回。远注意到那个男人的双手合握着一团空气，十只手指围成一个圆柱形，圆柱的直径越来越小，男人的双臂抖动着，像是用着十二分的力气。远又一次向回走，沉浸在一片莫名的哀愁之中，这时，他又来到三四百米开外的那片墙壁跟前，里面又一次响起什么人的声音。那声音如丝如缕，像一个人被扼住了喉咙。远的嗓子一阵干渴，他加快步伐往回走。

远又回到那个黑白两色的地铁大厅，大厅内空空荡荡，远的那辆地铁仍停在一面的通道内，远望不到最后一节车厢。远走回自己的座位，车厢内弥漫着雾一样的烟尘，远的右手按住双眼，向两边揉动着，车厢内的景象才渐渐清晰起来。在车厢的尾部，那一对情侣已经恢复到最初的样子，男学生将女学生挤在车厢内最靠后的一个座位，用力俯在情人的脸上。远掏出左边衣袋内的手帕，拭了拭手，又将手帕放回左边的衣袋。

远抬头望去，对面那个男人目光有些沮丧。这是右眼的目光，左眼仍用手用力地捂着。远看到一丝鲜血从指缝间渗了出来。

## 12

远所乘坐的列车终于离开了 A 市和另外一座城市之间某个小镇的车站。远感到全身力气全无，双手酸痛。十根手指像是刚刚烤过一样通红。远看到车厢内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稍稍松懈了一下紧张的心情。

远回忆起 B 找到远的那个下午。

和烟相处的那段日子，远总是在下午走出那所公寓。远穿过繁华拥挤的市中心，向城市的另一方作一次步行。两个小时后，远来到 A 市近郊的一座公园，正是落叶时节，漫天飞舞的黄叶拍打着瘦弱的身体，远又一次体验到生活的劳累。这时，远看到不远的地方，一个有着弓形瘦高身躯的男人向远这边望着。远走到一把铁制长椅的一头，坐下。

B 行走在银杏树叶飘零的宽阔的街道上，心中回忆着这么长时间辛酸的漂泊，旅途的劳顿已使他的的大脑习惯于空白状态。B 感到无穷无尽

的行程就要在 A 市结束，此后的一切在 B 的心中并不明朗。B 只感到眼前出现了一大片公园，B 想休息一下。

B 找到一个铁制的公园长椅，想在上面停留片刻。B 坐在长椅坚硬的座位上，抬头观赏着空中流逝的云朵。又是秋天，野云在高高的蓝天上徜徉。B 想到从此之后，不再像那片高空的云片飘移无定，心中稍稍有些宽慰。

这时远走到 B 的身前，B 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位保养得很好的中年男人，长年不受风雨侵袭，额头和面颊闪着白净的光泽。远在说话了，“你找我？”B 仿佛听到一缕风在一片苇叶下的声音。B 回头环视了一下公园。公园很大，随处是低矮的白色栏杆围成的草坪。远的脸又一次出现在 B 的视线中，B 看到远挺直的脊背微微向前探着，像是期待着一个准确无误的回答。

B 先是摇了摇头，然后侧过头，看见右面的几块草坪上的白花已经谢了，B 有些轻微的感伤。远随着 B 的目光看到公园内一派秋日的明景。远预感到要接受一次考验。这时 B 回过头来，茫然地注视着远，“是的，可以说是这样，也可以说不是。”远感到一丝滑稽，B 在说话的时候，眼里积满了灰土。

远重新走回自己的长椅，和 B 遥遥相望。远和 B 相隔一个草坪，草坪上的草像是被人踩过，有些地方还有大面积伏倒。远在这座公园里停留已有很长的时间，太阳已斜落在西半天的三十度左右的方位。远站起身来，向 B 走去。

### 13

远的地铁在远离开公寓半个小时之后，到达了 B 的城市。连接着无数节车厢的列车载着远一个人缓缓驶进了 B 的城市的地铁车站。B 的城市同样也靠近海边，是一座浮华的旅游城市。

远在列车停稳后，站起身，向车门处走去。这时远感到列车猛地向后一倒，车厢又恢复了平静。远看到车门向两侧闪开，稍稍等了一下，然后走了出去。门立即关合，列车又开动了。远站在原地想了想，确定了没有什么东西忘在车上。远是空手从公寓的第十九层住房内走出，现在远到达了 B 的城市。

B 的城市的这座地铁车站的大厅与 A 市那一座地铁车站的大厅格调相同。华丽的组合吊灯，青灰色的方形立柱，淡紫色的地面，高大微曲的穹顶。两侧狭长的墙壁上绘满了各式各样的商业广告。有麦氏咖啡的，有斯莉康高级化妆品的，有美菱—阿里斯顿双缸洗衣机的，还有万宝路的巨大的香烟广告。烟的形象出现在万宝路的一根香烟的下面，正向远表现出火一样的热情，随即向远伸开翅膀一样的手臂。

远感到烟像一只巨大的花色蝴蝶，向他飞驰过来。远感到瘦弱的身体被烟柔软而有力的手臂紧紧地抱住。

烟抬起涂了蓝色眼影的大眼，掀起玫瑰红的薄唇，远听到烟的牙齿后响起一连串的音节：“不是说昨天这个时候吗？”远的内心一阵紧张的悸动。远推开烟洋溢着浓郁的化妆品香气的身体，把手从烟的胸前移开，看了看周围的人。大厅里站着很多去 A 市的乘客，他们静静地站在站台那条白线的后边，没有谁注意他。远无意中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掌心的纹路有些紊乱，其中的性命之线较短。

远被烟拽出了地铁出口。烟一面搀着远瘦弱的身体，一面怜惜地说“你真是太累了。远和烟走在 B 的城市的一条两旁植满了银杏树的大街上，大街上空无一人。烟轻轻地打了个寒噤：“B 死了，就在昨天。”远无动于衷。

远的心头浮现 A 市和另一座城市中间的某个平常的小镇。幽静得像隧道的小巷，破旧的门窗，小仓房。小巷两旁低矮的房屋，房屋内听不太清楚的响声。远感到他的一生都要在 B 的身旁度过。远无限劳累。

1991. 2，北京西郊

\* 本文最初发表于《钟山》1994 年第 5 期。

# 游戏

---

戈麦

怪物终于停在了庭院的中央，双足斜插腰间，  
学着古格拉往日的样子，仰天大笑。

那是十几年前，中原一带经济大萧条时期，我和一个叫古格拉的一同辞去了花旗商行的职务。那时，从城市到乡村，人们全都忙于收集贵重物品，变卖家资。我和古格拉利用过期车票游历了这一带的名山大川。后来，我们来到了靠近边塞的一个偏僻的村落，找到一间废弃的院舍。我们住下来，和别的居民不大来往。

我们的院舍只有两间木板房，中间由一堵开有小门的墙隔开。我住在里院的一间，古格拉住进了外面的一间。那段时间里，我日夜沉迷于花旗商行由盛及衰的始末，并渐渐接触了写作。说是写作，其实就是静坐在窗前，摊开几张稿纸，沉思片刻，便在上面胡乱涂鸦，有时是画窗外的野花，有时写几个仿宋体字，有时记几段花旗商行的奇闻轶事。当然，更多的时间是在怀旧和无所事事中度过。

在无尽的追往抚今的漫漫日夜中，我渐渐养成了很好的生活习惯，往日的浮躁和悸动已荡然无存。有时还可以达到一种恍惚的忘我境界。

那段时间里我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屋里，偶尔吃一点炒熟的麦粉、干菜，喝点淡水。我几乎把住在另一间房子内的古格拉完全忘掉。

我们刚刚住进院落的那几天，古格拉一直过不惯这种隐士生活，时不时跑出村落，不断抱怨当地的水土，吃不惯炒麦和干菜。古格拉天性快活，我们知交多年，相互了解，并能肝胆相照。我随他去了。只是偶尔听到他回到院子里的声音，哼着刚刚从外面听来的歌曲。后来，随着我写作和静思的癖好日益严重，我几乎记不起这个院子里还生活着另外一个人。

住进这间房子的第一天，我就发现墙壁的夹层内存有无穷无尽的纸张。这给我的写作带来了不寻常的便利。我游历各地的时候，始终带在身边的花旗商行上班时用的那支箭牌钢笔，这时候排上了用场。墨水则来源于室内角落里一个破旧瓦罐里的炭素。有时我觉得这些现成的纸墨仿佛天赐，也许别有深意，但这种想法仅仅一闪而过。我向来对世间的一切偶然并不多想。

我的写作异常顺利，很快越过了最初的片断式练习和试写的阶段，进入了那种大师们所说的正式的创作生涯。我写了许多妄想的故事，并着手杜撰一部有关人的精神历程、希望与毁灭的著作。当然，这些文字材料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有关农业、性心理以及财产制度的专著，或其中一方面的精深的探讨。因为，世上的万物真是难以确定它的唯一特性。

我的精神漫游也进入了一个较高的阶段，再不似初始时似睡非睡的遐想冥思，而进入到了可进可出、自由删选增录的灵魂大辞典。我能用几个思路同时进行工作，它们各有游刃有余、自由宽广的世界，各有各的情节，各有各的哲理。它们有时在我意念的控制之下，相互汇合，复生出更为生动的场面。我可以任意剪断其中一个路径，并责令它返回，而其余的不受影响，继续操练；或任意将某一路段的情节涂改，甚至于消灭，也可以让一个路径派生出更多的小路径。我做这些漫游的时候，静静地坐着，大脑皮层和脑电波同时陷入了飞快而紧张的运行，毫无痛楚之感。

就这样，通过写作和神游，我创造出非人间的各种想象不到的事情，有些场景和事件以及非宇宙的粒子和电波，很难用有限的语言转述。我将其中的许多成果用文字记录下来，整理成卷册，又放回墙壁的夹层。即使那些难以用汉字记录的东西，也永远不会从大脑中消逝。我相信它们迟早有一天能走进我的著述。对于某些来不及书录笔端的事情，我相信它们不曾消失，它很可能暂时藏到大脑中的某一条小径上

去了，必要的时刻肯定会回来的。因而，墙壁夹层内卷帙浩繁的书籍其实就是我的大脑的另一种形式，我在这偏僻的边塞终于获得了永生。有一次，我正忙于探究某些星辰与人体某类微分子的通道，这时我写出了“古格拉”三个字。我知道那是一块不生人烟的星球，位于南半天。但从那大脑的小径中跑过来的并非我所预期的星体，而是古格拉——我的邻居。我这才如梦方醒。看到我已完成了计划之中的绝大部分著作，我长久地凝视着这些人类精神史上罕见的巨著，如释重负。很可能因为我的灵魂深处受到了友谊这类良心因素的谴责，或是过去的生活唤醒了我，我登时有一种剧烈的焦渴，要到隔壁去看一看那个不知是不是真正和我生活在同一个院落中的人。

时隔多年，我现在还能记得，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庭院中的蒿草长得齐胸高。内外院之间的那扇小门已被蒿草严严实实地封住。往日那条延伸出来的小径早已无影无踪。我开始尝试着一种可以叫做走的姿势，双腿陷在一尺多厚的草灰之中。我才恍然感觉到时光的无情。多少岁月过去了，古格拉是否已埋进荒塚。正当我拨开小门内的蒿草向院外谛听的时候，我听到了古格拉快意的笑声。

我连忙跨出小门，一眼望见了古格拉的背影。天色已暗，古格拉在青灰色的天幕掩映下，身穿花旗商行的制服，头发向后拢起。额角黝黑，颧骨锃亮。我看见他正仰面大笑。我发现他在笑他面前的一只笼子。笼子是铁的，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我高声厉吓：“古格拉！”

古格拉转过身来——他还是那么年轻，连微笑时嘴角的表情都没有变。古格拉收敛起大笑后的得意，问到：“书写得怎么样了？”我一片茫然。这种情景竟与多年前的一天类似。那一天，古格拉从河对岸的城堡中回来，手里拎了一大把单钳的河蟹，进门冲我问候：“书写得怎么样了？”究竟是我历尽了苍老，还是古格拉永葆了青春。

古格拉正像多年前的一个傍晚，从外面游荡回来，向我又一次大谈外面的世界。“我找到了一种珍奇的动物，蛮驯良，蛮有趣。”他用手向笼子一指。

我走近那架铁笼，铁条稀疏，似乎是用手粗劣地拗成。笼子里关着一个毛乎乎的躯体。尖尖的嘴，小小的眼睛，宽大的下巴，狭小的额头，耳朵立在头顶，呈树杈状两向分开，脖子短短的，再往下是毛乎乎的一团。

“这是什么东西？”

“一种游戏动物！嘿嘿，游戏动物。”古格拉答道，“我给你示范一次。简单地说，你和它站原地，你随便对它背一段文字，书上的，或是你自己的某种想法。你会看到他随着你的音调跟着你走动，形态可掬。但只要你转过身来，马上就会有一种强劲的力将它拍进笼子。笼子的锁自动锁上，你还会看到它在里面做出一种令人留恋的表情。”古格拉一边说，一边去开笼子。我感到毛骨悚然。

古格拉叨念着一种咒符，笼子自动打开。借着夜晚的月光，我看到那头杂种一步一颠地跑了出来，在外院的空地上奔驰。这动物属四蹄动物，前足上举，后足短小而敏捷。从后足根部到短粗的脖子，是一堆松垮的皮肉，毛发黄而银亮。古格拉背诵了一首古代长诗，只见那怪物时而左腿离地，时而右腿离地，跳起了一种奇怪的舞蹈，上举的前足左右舞着，嘴里冒出一声怪叫。只见古格拉沿着外院的围墙，一面背诗，一面回头看看怪物。此刻，月亮已经升起，围墙外面高大的山毛榉向院内摇动着毛茸茸的头发。古格拉神情激昂，那怪物亦步亦趋地边舞边行。古格拉长啸一声，回过头来，那怪物仿佛被疾风击捶一般，“卡——”的一声撞进了笼子。古格拉爆发出一阵大笑。怪物死死地被笼子按在里面，纹丝不动，毛皮在傍晚的风中抖动着。在他尖尖的嘴和小小的眼睛之间不大的脸上，我看到了一副媚笑。

我不得不离开古格拉的院子。那萧瑟的山毛榉树下惊人的场面使我坐在床上浑身不停地抖动。对于时间的变更，我愈加困惑。我环视了我书房的四壁，那里塞满了我的著作。

此后，在每一个夜晚月亮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被古格拉在另一个院子里的笑声从神游的工作中拉回寂静的山庄。最初几天，我仍不停地发抖。后来，我能够重新走回那扇狭小的门边，观望着古格拉夜晚的游戏。有时，古格拉向后披起的长发垂到额角，多少引起我心中的一丝苍凉。古格拉重新进入了我每天的生活，他每天热衷于骇人心魄的游戏，不再像过去那样永久地消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感觉到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我希望能够完成那批浩繁的著作。我的心绪，在那一夜受惊之后，随着古格拉响亮的笑声已日趋平和。这使我能够顺利地继续潜心著述，完成余下的任务。只是在每天月亮升起的时候，我放下钢笔，等候古格拉快乐的笑声响起，有时还连续几次。当我确信他的游戏在一天之内暂告一段落时，我便继续伏案工作。古格拉的笑声到后来已有了一种纯熟的韵味，像燕子滑过水面一样轻灵，像大海一样宏亮。古格拉在另一个院子里进行游戏的时候，我便仰望夜空，这使我获得一种宁静。我的著作也只剩下最后的一部，叫作《毕达格拉斯与古格拉线性定理》，它将是一本讨论数学和数学的边缘学科游戏数学的著作，在我庞大的精神世界中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宁心静气，考虑着先建立一个能够与先验世界相对抗的场，然后再分几个方程小径进行探寻。我正准备投入最后一次崇高的精神操作，这时月亮升起。紧接着，隔壁院内爆发出古格拉响亮的笑声。笑声有一些撕心裂肺，不似他近日益趋附的成熟，有点像海底的蛙声。更令

人奇怪的是这笑声经久不息。持续的时间过久了，我实在忍耐不住，冲下床榻，破门而出，几步跨进外面的那个院子。只见那头动物高举着前足，挪动短小的后腿，在院子里欢快地飞跑着，一圈又一圈，尖尖的嘴张到最大的程度。那振聋发聩的怪笑，竟出自这张丑陋的口中。动物自颈项以下松垮的皮肉随着奔跑和笑声不停地颤着，腹部的长毛迎风横着飘动着，像一圈飞动的绸子，像几层裙子。而可怜的古格拉被牢牢锁进了笼子，盖子和门愈压愈紧。怪物终于停在了庭院的中央，双足斜插腰间，学着古格拉往日的样子，仰天大笑。随后抖动着两只后足，扬长而去。

1991. 2

# 猛犸

---

戈麦



“猛犸象恐怕确实没有消失，我在许多次梦中，都梦见过。”

叶和几个朋友一年一度的盛大晚宴又在叶的家里举行了。叶的妻子是一个刚刚入境的西伯利亚女郎。叶的妻子叫西尔维亚。西尔维亚的出现，给叶的几位好友增添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兴致。西尔维亚有一对灰蓝色的眸子，一头漂亮的金发，柔软的白色羊毛衫和绷得很紧的牛仔裤显露出诱人的腰肢。每当西尔维亚双手举着丰盛的酒菜，重新走进客厅时，叶的几个朋友都不禁感到一阵强烈的嫉妒。叶的几个狐朋狗友都是堕落多年的青年，叶和他们在大学时代相识，后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每年的除夕在叶的寓所相聚，所谈论的仍是书籍、汽车、女人这些陈旧的主题。叶一直过着神秘的单身生活，而江和林早已娶妻生子，茗是个一败涂地的浪人，刚刚在秋天和一位海誓山盟的高级女知识分子分手。茗和江、林三人这一次重见故人，深深感到叶已经离他们很远很远了。

在叶的酒柜中陈列着各式各样的中外名酒，茗提议只喝张裕的“金奖”。茗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但每一个地方都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茗自幼苦读诸子，二十四史如数家珍，大学时代广泛研究了外国文艺，行为放荡，被称为流氓夫子。叶显得格外热情，频频向三位祝酒。西尔维亚在酒菜齐全之后再也没有出现。

“我最近读到一本《第四纪冰史》，从它字里行间的论述中，我发现有关猛犸象已经灭绝的结论证据不足。考古学家认为历史上最后一群猛犸象深入到北美北部的森林，并被北美的远古猎人歼灭。”茗在酒过三巡之后，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这桩考古疑案。江和林都隐入了各自对茗这些年流浪生活的回忆。叶的内心浮现出以往许多个夜晚有过的梦境。眼盯着窗外皑皑的白雪，茗谈兴正浓：“可是，你不能否认在那场古老名族对一群邪恶物种的围歼过程中，个别猛犸又一次跃过白令海峡，回到欧亚大陆的可能。我的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他去年在贝尔加湖以北的冻土上看到了一个形貌极似猛犸的动物，他跟踪了三个晚上。”茗说到这，又一次拿起酒杯，大饮了一口，长叹了一口气说：“谁知道有一天，猛犸会不会走进我们每个人的院子。”叶心中一悸。

叶在茗心目中一直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兄长。茗在国外漫游的时候，始终与叶保持着频繁的通信，有时一写就是厚厚的一沓。每年岁末，茗回到叶的城市，像是漂泊很久又回到了精神的故乡。“猛犸象恐怕确实没有消失，我在许多次梦中，都梦见过。”叶终于说出了压抑了很久的心病，江和林吃惊地望着叶，仿佛不敢相信。叶的话在茗的预料之中，茗和叶始终未谈及猛犸，但这些年来茗对叶的精神状态已经摸得很透。几个朋友一时都沉默了。

江不得不打破晚宴的沉闷，絮絮叨叨讲了很多官场的笑话，林不时地开些玩笑，客厅里的钟敲响第十一下，江和林起身告辞。

叶在把茗送上汽车回来的路上遇见了西尔维亚。西尔维亚神色慌张：“我刚去了别内尔家里，家里有事让我回去。”她两眼噙满了泪水，深情地望着叶。叶此时心如刀绞，他感到事情已无法挽回。西尔维亚的身影隐没在茫茫雪地之中。

在失去西尔维亚的第一个夜晚，叶睡得很迟。他梦见自己又一次走在京都近郊的废园小径上。从“月上林梢”的小桥过去是一片古堡的残垣，爬过雕有花纹和兽像的断石，叶来到几棵柏树下。很多回梦中他都在那里坐过。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月影，铺在地上，像是月亮映照在水上被放大了一样。一个黑影出现在月影中央。

春节休假的几天，茗每天晚上拉响叶的门铃。茗每次都要谈起那部考古巨著。“猛犸第一次渡过白令海峡是在第四纪冰期之前，那时欧亚大陆和北美已经分离，猛犸是怎样过去的呢？或许存在两种不同属种的猛犸，即亚洲种和美洲种，那样就不存在第一次渡过白令海峡的事。

可是，在白令海峡的个别岛屿上已经发现了猛犸化石。”叶的兴趣根本不在考古发现上，“猛犸这种生物很可能有自己的泅渡方式，比如说蹀足，或者它的棕红色皮毛极为宽松，长长的兽毛有浮水的功能。”“不可能。”茗不假思索地说，“在寒带任何一个地区挖掘出的猛犸化石从不存于水底，可见猛犸不可能只身泅渡。”

在这个夜晚，叶又一次梦见自己走在京郊的废园小径上。在那一小片月形的光圈上，出现了一个白衣女人。女人长长的头发在月光下泛着棕红色的光。叶安坐在一棵柏树下面，看到那个白衣女人跪在地上，脸庞仰着，正对着这几棵柏树上的月亮。

茗神色焕发，左腿翘在右腿上面，大谈了这几天在一个日本朋友家的巧遇。“我刚刚认识了一个俄国少妇，这是我这么多年来见到的最有趣、最漂亮的女人。”叶感到异常疲倦，任凭茗手舞足蹈地说来说去。叶在西尔维亚离开后第一次想起了她。

叶在这个夜晚，又一次梦见自己走在不知名的地方。“这是哪呀？”叶仿佛走在一个大雪堆积的古堡，双腿在一尺多厚的雪上踩下去又拔出来。无穷无尽的雪，叶的双腿像铅袋一样沉重。

茗的造访变得稀少，叶察觉得出茗在完成一件重大的事情。一日傍晚，茗又来了，叶感到茗似乎带来了什么重大的消息。茗说：“我结婚了。”叶沉默不语。现在是傍晚六时，天又下起了雪。叶走到窗台拨弄着几盆仙人掌的针刺。叶不知道茗是什么时候走的，胃里有一种饥饿的感觉。叶感到这次茗到京都大谈那一部考古学巨著，有他一定的心理背景。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叶的睡眠极好，没有再做梦。白天，叶始终在不停地抽烟、喝酒。下午的光阴最难度过，这个时候叶常常想到西尔维亚。和西尔维亚的相识，也是一个大雪天，叶在京郊的一座废园里散步。除此之外，叶基本上想不起更多的事情。叶抬眼看着窗外冬日的夕阳在树林上坠落的情景，想着一天又要过去，心情格外沉重。这时夜幕完全降临。

叶吃了一点面包，这是他一天中唯一的食物。挂钟敲响七下。窗玻璃有被叩响的声音，像是一个雪团打在一块木板上。叶静静地等，又是一下，接下来一声紧似一声。叶转身走出卧室，打开房门，月光白白地倾斜在雪地上。叶转到那扇窗的前面。一排巨大的脚印从一个方向延伸到窗前，又向另一个方向延伸过去。这些脚印有的是三趾的，有的是四趾的。叶感觉到一阵彻骨的寒意。他摸了摸刚刚被叩响的那扇窗子，转身往回走。这时，在两个大脚印的雪窝里，叶看到两只呢绒女士手套。

叶一夜未眠，早晨六点半的时候，他打开了收音机。“昨天夜里，一只从外蒙流窜到本市的猛犸象，掠过 xx 街向本市南方奔去。有关方面正在组织人力缉捕。这只猛犸象的出现，可能会给古生物研究带来一次革命性的冲击。”播音员纯正的口音在叶的客厅内萦绕不散。

\* 本篇手稿遗失，这次根据《山花》1994 年第 9 期发表稿校订。发表稿篇末未署写作时间。推测应该与《地铁车站》《游戏》写于同一时期。曾收入《中国青春潮文学新星系列文学丛书·小说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 北方的冬夜

---

戈麦

## 我捧着这些冬天的诗，就好像依旧在故乡的冰面上滑行。

转眼间就临近凋敝的深秋。在中原，一个温暖的城市里，我经常在昏暗的灯前闭上疲惫的眼睛，四周的一切都融入了浩瀚的黑暗。我感觉它们像海水，一漾一漾地，在我意识的真空中摇荡。这一次，我没有像往日那样梦见黑浪中的白色花。一种奇怪的思念在心间泛起，我想到了北方的冬夜。

北方冬天的夜幕总是下降得很早，尤其是在我生活过的地方，那里靠着西伯利亚的矮树林，一眼就能看到泛着寒冽星光的湖面。这种时刻，我扶在不太高的窗台上，看着外面的一切，白雪、枯枝、萧索的街景、拉紧衣领的行人，他们都被早临的夜幕遮盖起来，仿佛逃到了一种想象的空间。我抚摸着木质的窗台，上面摆了冬天的花。母亲在厨房做饭，我只能听到细微的芦柴折断和燃烧的声音。窗玻璃上积满了室内的热气扑在上面所冷却下来的“泪水”。“不仅仅是黑暗”，我说，还有泪水将外面的一切模糊起来。这时，父亲一定行走在归家的路上。路像冰雪一样反光，路上马的蹄铁叮当作响。马在冬天的呼吸，总让我想起石头，这种感觉止住了幼小的喉咙里的哽咽。冬天的石头装在马车上，又覆盖着雪，世界就像一辆行驶在冰河中的马车。寒冷的阳光和刺骨的风，刮着雪帽。我就这样等着我将要回家的父亲和正在做着晚饭的母亲。

多少年后，在这温暖的城市濒临冬日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童年，那时，我在寒冷的窗前的无边等待。纪伯伦书写北方冬天的诗作不止一次打动我。我捧着这些冬天的诗，就好像依旧在故乡的冰面上滑行。

多少年我就这样无边地怀恋我那永远逝去的冬天，那些扯人心肺的傍晚。我经常想象自己在冥冥中越过了那片生着枯蒿和白苇的雪地，手里拎着一袋玉米粒，是刚刚从被大雪埋着的玉米秸下面的雪泥中筛选出来的。我独自一人坐在被白昼遗弃的荒土地上，筛玉米，家门像往常一样关着。父亲和母亲的影子，被煞白的烛光印在潮湿的窗上，我看见他们凄凉地坐在我童年的桌旁。清寒的菜色从室内一直透刺在我的身上，而此刻我童年的老钟挂在窗户的一角，我站在寒风透骨的窗外，不知几点。

有的时候，我来到家的墙边，门没有关，冬天的寒气充满了门厅。父亲和母亲，白发苍苍。他们俩人从门外一辆双轮板车上向屋里运着一筐筐冬白菜。他们默默地走来走去，没有看到我。我的脚陷在深深的雪中。

秋末已经来临，我不知怎样打发这个冬季。冬天的早晨引人伤感。那凄茫的晨光洒在薄薄的雪上，而中午只给人一丝倦意。只有晚上，当冬日早早地在雪地上沉了下去，一种无边的困苦就悄悄蔓延。十几年，我学会了忍住悲伤；十几年，我被阻隔在冷暖之外；十几年，我已经受够了。

我想，只要能挨掉今年这个冬天……[1]

远远地，走到傍晚所不能迫近的地方，去赎罪，从此就可以了结一生，拜念我的父亲。依然是厚厚的陈雪，厚厚的路，厚厚的雪被席卷在天上；依然是沉沉的暮色，沉沉的夜，沉沉的冰上流着凝滞的星。依然是小小的家门，那破旧的牌号。母亲独坐在窗前，苍老的长发从额头一直垂到我扶过的窗台。母亲的脸让发影遮住。我独自跪在雪里，赎罪。

[1]“挨掉”，北岳“散文卷”误作“哀悼”。

\* 本文最初发表于《自学》1989年第10期，署名“戈麦”。这应是诗人使用“戈麦”笔名的开始。收入《中国青春潮文学新星系列文学丛书·散文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 戈麦自述

---

戈麦

## 我只能说，他是一个谦逊的暴君。

和戈麦初次相识的人皆猜不出他的年龄与出生地。戈麦身高中上，瘦骨嶙峋。时而服饰考究，时而衣着破烂。面如峭石，时而乱须满腮，时而一览无余。目光锐利，石头一样的光芒被一副黑色眼镜遮住。言语宽容，又不乏雄辩。不愿好为人首，不愿寄人篱下。不愿做当代隐士，不愿随波逐流。

其实戈麦出生于三江平原广漠的旷野上，喜欢水，喜欢漫游；厌弃山，但不厌攀登。在戈麦身上看不到东北人的粗砺与世故，看不到乡野人的质朴，看不到都市人的浮滑。在戈麦二十四年的人生经历中，只用六个字就可以概括：成长，求学，工作。戈麦是个文化人，又是一把刺伤文化的匕首。

戈麦性格刚毅，但时而软弱，经不起很大的折腾。他说：“人的一生只可能被砍倒三次，第四次被砍倒，就全完了。”戈麦是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看到过人生最为惨痛的一面，摸到过酷似他自己的尸体；但他毕竟熬过来了，他说：“遇到过不下去、忍不下去的时候，闭一下眼，就等于又活了过来。”

戈麦寓于北京，但喜欢南方的都市生活，他觉得在那些曲折回旋的小巷深处，在那些雨水从街面上流到室内、从屋顶上漏至铺上的诡秘的生活中，一定发生了许多绝而又绝的故事。

戈麦选择写作，有很早的愿望，但开始稍晚，这其中有过极其矛盾的选择。戈麦时间充裕，但善于浪费，许多光阴在饮酒和打牌中流过。戈麦主张艺术家理应树立修远的信念，不必急躁，不必唐突，不求享誉于世，但求有补于文。他说写东西占用不了太多时间，但读书却需要很多精力。他认为一个诗人在写下每一首诗的时候，理应看到自己诗歌的未来。这种说法固然有其夸张的成分，但足以看出他修远的勇气。戈麦觉得诗与小说有其极为不同的思维方式，尤其是现代诗与现代小说更是这样，因而他反对双向修远；但他自己一直考虑一种双向修远的道路，也许有一天张力过大，一根弦就要绷断。

戈麦喜欢一切不可能的事，他相信一位年岁稍长于他的诗人的一句话：“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他喜欢神秘的事物，如贝壳上的图案、彗星、植物的繁衍以及怀疑论的哲学。如果说到他的作品，他总是说：一切刚刚开始。戈麦的诗歌有其深厚的文化功底和语言素养，涉猎的文风并不单一，有抒情诗和非抒情诗。他反对抒情诗歌的创作，他认为那东西可以用歌曲和日记代替。戈麦的小说趋向于现代小说风范，但不乏传统小说所带来的灵感和技巧。他讨厌我来写他，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

戈麦尊敬历史上许多位文学大师，如诗人雨果、庞德，更早的有荷马和英国玄学派诗人，在当代诗人中，他愿读曼杰施塔姆和埃利蒂斯。戈麦有时沉溺在传统小说那种漫长的阅读过程中，尤为愿读福楼拜和麦尔维尔。在当代小说家中，他经常反复阅读克劳德·西蒙和米兰·昆德拉。这种嗜好的广泛性令人瞠目，其中诸位大师的思想、文风迥异，而竟为一个年轻人排列到一种共同的趣味之中，令人困惑。这种宽宏的口味与戈麦的饮食口味大体接近。

戈麦欣赏叔本华的哲学，我怀疑若能从头再来的话，他很可能放弃文学生涯，因为他对哲学和思想史的东西有更大的兴趣。

戈麦写起散文信手而来，他觉得至少在写散文的时候可以让人感受到写作并不是一件苦差。他的散文一般是一遍写成，不打草稿，甚至写之前没怎么盘算。但他写的散文数量少得惊人。他为什么不干些省力省心的事情？

每次我走进戈麦的书房，书房内总是烟雾缭绕。戈麦嗜烟如命，总想戒，总戒不了。他说抽烟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同样，戈麦厌弃喝酒，他说酒会使一个人丧失了自尊。戈麦说他只大醉过一次，这已经足够让他讨厌的了。

戈麦珍视友谊，但对人世无常和背弃看得很透。在戈麦短暂的二十几年中，一定经历过许多次灾难，但戈麦对此一向缄口不言。

戈麦经常面露倦容，有时甚至不愿想二十五岁之后的光景。

在戈麦的方方面面，充满了难以述描的矛盾。我只能说，他是一个谦逊的暴君。

\* 这篇自述是戈麦为《中国青春潮文学新星系列文学丛书·报告文学卷》（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而写，原题“一个复杂的灵魂”，署名“北原”。大约作于 1991 年 5 月。

# 文字生涯

---

戈麦



## 我谈的不是什么信仰，而是道路。

几年之前发生的几件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我对今后几十年的看法，这使我重新走入文字生涯，身处书籍与纸张的海洋之中，精神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之中，时间的流逝仿佛已经停止，有时还能反向运动，从而延续了我的生命，我从中获得了一种无限的安宁。那几年五光十色的生活，我曾为信仰激动过，并也试图索取过什么，但是现在，我不能不说那是另一个我，他并没有完全死去，而是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活。对于他，我充满了敬意，但已与我无关。

在这些浩如烟海的书籍之中，我翻看着有史以来各式各样的书籍，那些夹页中的幽魂往往会自言自语，我将这些言论记入记忆的长河，并未对其中任何一个有过多的关怀。我不信什么。这或许是一种衰老。但谁又能声称，他曾经真正生活过。朋友 H.Z[1] 每每光临寒舍，谈及各种文坛轶事，讲述一段日子以来作品发表的成绩，我为他青春的气息所感动，并自愧不如。

人们往往把对某些事物的执着看作与热和光相关的事情，比如将理想和偶像比作太阳。对于太阳，我日夜熟识，并不陌生。熟悉的事情往往过于疏远，如同我们身边的世界。谁又能说他已窥见了生活的真谛。在我过去那颗幼小的心灵之中，从未有过什么偶像占据了它的空间，倒是有过一些个凌空飞扬的天使精灵，她们过于飘浮，过于欢乐，从未走进过我的宅邸。与太阳不同，我宁可相信月亮，相信它的皎洁、空濛，相信它的真实和梦幻。我常常在夜里坐在庭院之中空望明月，直到曙光升起。我将一轮明月看作一面虚幻和真实世界的镜子。有时，从它的面庞上还能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有我。

这种习惯与死亡相通，我在过着一种无死无生的日子。有时，我对这样一种文字生涯有些惶惑。面对大千世界的繁荣，有时，也不免感喟一番。就在这样一种怀疑自身的危险境界之中，我得到了一个人的拯救。这个人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月亮是他常常在诗中提到的事物，用月来作比，也算不愧对这位盲者。我之所以在一篇有关信仰的文中提到这位 20 世纪阿根廷文学大师，并以月亮的寒光对抗他人的偶像，是因为我本无信仰，这在前面已经说过。有一段时间，我日夜沉迷于他为我设下的一篇篇陷阱一样的文章（诗、散文、小说）不能自拔。从那时起，我获得了自己和自己所过的生活得以持续的理由，并引其为我人生旅途相见恨晚的知己。我知道这个老博尔赫斯有着无穷无尽对世界和人生的认知，有许多精妙箴言，我好像在什么时候，在大脑内部听到过。

智利的一位学者路易斯·哈斯在一篇题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以哲学聊以自慰》的文章中援引了博尔赫斯自己的一句话证明了我现在的状态。这位文学大师说：“整个文明的人类是一个神学家，为此目的不需要信仰。”

博尔赫斯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大师，与梵·高和尼采不同，他给世界带来的是月晕和神秘的背影，而不是燃烧的花朵、火热的太阳。

最初诵读博尔赫斯的作品是在一本《外国诗》上，在同一期上还有一位歌德。这样我读到了《镜子》《另一只老虎》《短歌》和《十五枚小钱》，我立即被诗的另一种写法所吸引。后来，又读到《界》《我的一生》《懊悔》《G.L·毕尔格》《山峰上的年轻牧人》《业绩》等伟大而深邃的篇章，我为他在诗行中表露出的虚无和相对的意念深深感动了。博尔赫斯洞烛人类的过去和迷离的未来，在他的时间概念之中，人类永远处于循环往复的圆圈之中，今天就是昨天，没有开始，没有终结，我们所能生存的日子，是所有时间的全部。博的诗有一种清楚的质感，这种质感是柔软但却成形的，能够铺张，也可凝缩，调子是灰色的，正适合于启发生命中的神秘。

博在一生漫长而紧张的研究过程中，研究了大量的哲学、语言学资料，对人类的各个时代的经典了如指掌，涉猎历史、神话、哲学等诸领域，

他将这些浩远的世界编入他的作品。他的诗是浩渺的。他热爱着月亮和海洋，因为它们能够指向对无穷尽的灵感的启发。

后来我又接触到他的小说，不禁更加为其玄妙的哲理和语调所折服。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对于 20 世纪是一个无法估量的遗产，对于 21 世纪来说，是无法估量的源泉。他小说的贡献主要在语言上，语言的革新导致了情节的扑朔迷离和人物的生死轮回，导致了对世界本质的暗示、追问，导致了在一种灰濛的色调中蕴含着的血红色的激情。这种激情是低缓的，不明朗的，犹如地下的河流，火的河流。

关于他的诗歌和小说的文学成就及其含义，许多学者、诗人、小说家挖掘、发现得够多了，关于他的论文，在这些年来比比皆是，而我关心着这位神秘的幻想文学大师的生活，它比那些超绝的作品更令我感动。

与很多文学大师不同，博尔赫斯颂扬生活琐事：面包和盐、季节、社交艺术、咖啡的味道、梦、风俗习惯、差异与忘却。他喜欢地图、词源学、国际象棋、经典著作、代数学、18 世纪的活版印刷术、沙漏。博尔赫斯在这样一种隐士一样的生活中，面对每一件小事，开始了他对时间和永恒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冒险的。但他并不觉得。

博的一生很多时间在图书馆度过。在他父亲死后，博结束了早年的求学和文学活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图书馆内工作，从此他与那些圆形回廊内密集的藏书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次，博正在和他的同事整理书目卡片，他的同事不无惊奇地告诉他，竟有一本书的作者的名字与博的名字完全相同，博不以为然，那个作者正是他自己。这则轶事在我的心中停留很久，我崇尚那些做出过极大成就却仍默默无闻的人。这像是一种神秘的游戏，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衬托出了一个人思想的巨大力量。博尔赫斯后来成为国立图书馆馆长，而那时他仅有的一只眼睛早已失明，而这正是他一生执着的一个题目：命运的嘲弄。不幸得很，他之前的那一任馆长也有类似的命运。

博尔赫斯的一只眼睛很早就已失明，而另一只在他中年之后也日益衰微。他后来只能由别人帮着阅读，博躺在宽大的靠椅上，聆听着某一本书的声音，他从一本书里走向了更多的书籍。在博的家中，在他的书斋，同样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书籍，业已盲目的博尔赫斯可以随时用手摸索到他所要找的书。他有一首诗叫《一个盲人》，里面讲到：“我反复地说：我失去的仅仅是 / 事物毫无意义的外表。/ 这句慰藉的话来自密尔顿，那么高尚，然而我依然想着文字，想着玫瑰。/ 我也想着，如果我能看见我的脸，/ 我就知道，在这个难得的傍晚，我是谁。”这个密尔顿，也是一个盲人，他晚年的《复乐园》和《力士参孙》是口述由别人记录下来的，是来自幻想的黑暗的音乐。我有时想，文字生涯与明目的丧失有着不解的姻缘。写过一本自叙传《文字生涯》的让-保罗·萨特历尽失明的危险，而那个有着洪亮嗓音的人类第一诗人荷马同时也是文字世界中的第一个盲人。

在他的一生中，崇拜他的女人很多，可他一直没有结婚。青年时代他在一首诗中说道：“我呈献给你一个男人的痛苦，他曾长期观赏过孤独的月亮。”这是他隐约提到过的一次失去的爱情。博走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但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姑娘的脸庞外，对其余一切都视而不见了。

在人类的精神史上，卓有成就的文学大师可区分为圣徒和天才。前者血液之中流动着对某种神圣事业不懈的追索，像梵高、里尔克和卡夫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苦难，他们靠着黑暗中一线天光不懈地在冰河之上艰辛地跋涉，在世俗的眼里，他们是不幸的，他们的幸福只有上帝知道，只有上帝懂得。后者表现出的才气是热情洋溢的，像大海，像山峦，澎湃而宏大，如惠特曼、雨果、李白等人，他们的成就仿佛自然天成，这与他们的天质有关。而那些更高一层的大师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人，有着一一种顶峰式的自制力，但丁趋向于圣徒的天性，歌德是一位理想的天才，而莎翁能够逃脱这样的判定。我想说，博尔赫斯既不属于圣徒式的人物，也不属于天才式的人物，他属于生命之外、自然之外、宗教之外的事物，如同棋子、时间，如同矿产资源和一切客观的东西。

这个外表敏捷、一辈子从事研究的文学家平静地说道：“在我的生命中，缺少生命和死亡。”博尔赫斯的确已经历经典文牍的磨练，达到了洞悟万物的境界，这位叔本华的学生，对于死亡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所有的过失都是蓄意，所有偶然都是约定，所有屈辱都是悔罪，所有失败都是神秘的胜利，所有死亡都是自杀”“无论生命如何长久和复杂，实际上都只是一瞬间：此刻，人是永远知道他是谁”。[2]

在他的晚年，他回忆了他短暂，同样也是永久的一生：“我踏上过很多块土地；见过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 我爱过一个高傲的白人姑娘，她有着拉丁美洲的宁静。/ 我看到过一望无际的郊野，那里，落日未完成的永恒已经完成”“我深信那就是一切，而我也将 / 再看不到再做出任何新鲜的事情。/ 我相信我贫困和富足的日夜 / 与上帝和所有人的日夜相等。”只有一个因痛苦而幸福，因沉湎于细琐而抵达了无限的人，才能这么说。

贝克莱、叔本华的唯心主义，休谟的怀疑论，古罗马文学家奥维德、斯塔提乌斯、塔西陀等人的思想，对这位阿根廷散文家和诗人有很大的启发，霍夫曼、爱伦·坡、唐西尼[3]、卡夫卡等人的幽灵式的小说，开拓了博尔赫斯的眼界，使他对世间的混乱、孤独、无指望有更深刻的认识。博尔赫斯酷爱古代印度、古希腊罗马、古代中国的文明，并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还喜欢读但丁与莎士比亚以及狄更斯的作品。他早年对于诗歌艺术的探索，很大程度上受西班牙极端主义的启发。一位塞尔维亚的散文家埃西诺斯最初给极端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

义：“极端主义是要冲决一切经院式的羁绊的宏大意愿。它有志于不断地推陈出新，永葆文学的青春，向一切新的模式、新的思想敞开大门。”博尔赫斯是拉美极端主义的创始人，他说：“塞尔维亚的极端主义表现了一种革新的愿望；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极端主义派表现出一种革新的对艺术的渴求。”他在一个叫《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他的极端主义的四点说明：（一）浓缩诗句，只留下最基本的要素——比喻；（二）舍弃无用的承启句、连接词和形容词；（三）摒除一切浮艳矫饰、剖白心曲、状写环境、训诫说教和晦涩冷僻的文字；（四）将两个和更多的形象合而为一，以扩大其启发驰骋联想的功能。这种勇敢创新的责任感，让我们想起 20 世纪初的查拉与布勒东。

智利的“创造主义之父”维多夫罗（1893—1948）认为诗人应具有双重的人格，或是单一、唯一真正的人格，因为完全的人格包括四分之三的天生人格和四分之一的后天获得人格。博尔赫斯就是这样一位诗人，其天生聪敏的智慧携着一支刻意求新的火箭，反叛了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学。如果说维多夫罗在某些方面还带着较为浓重的欧洲先锋文学的风范，那么博尔赫斯则更带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致与格调。拉丁美洲是一块巨匠辈出的新大陆。

在博尔赫斯之后，我感到还有许多未了的事情等待我们继续完成。在这篇短文里，我纪念了一位五年前刚刚停止呼吸的文学大师。我谈的不是什么信仰，而是道路。

1991. 2 . 12，北京海淀

[1]H.Z，洪烛。

[2] 后一句出自博尔赫斯的小说《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小传》，引文稍费解。王永年译为：“任何命运，无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

[3] 唐西尼（1878—1957），爱尔兰诗人、剧作家。

\* 曾收入《90 年代校园文化新潮丛书·无穷的覆盖——影响我们一生的人和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戈麦书信选

---

戈麦

我从不困惑，越来越是如此，只是越来越感受到人的悲哀。

1985 年 10 月 24 日

哥：

你好。收信之后于午饭后空闲的半小时给你回信。得知家里农田收获已毕，亲人皆好，欣欣然，心里颇得安慰。

大学生活，在我眼中，已暴露出一个重要特点：如若不奋斗，但有腐与朽。如今的大学生腐朽的一面很严重，进入大学之后，随波逐流，为一张文凭和一个职业而混日子的人实在为数不少。晚间楼内自九点以后开始沸腾，直至十一点停电以后还有人在嚎叫，让人不得安宁。所以，大学早晨想早起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这种“不进取”也许在我眼里是“腐朽”，而有些人看来是现代化的现象。不过北大主流仍是好的，从自习座位紧张不堪，可以看出还有大批学生在拼搏。

其实，“腐朽”也罢，“现代化”也罢，与我何干？对于我，关键是适应晚睡晚起的时间，以便在二十四小时内获得更大效益。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时间安排，也没有搞通，到底是听经济系的数学和政经，还是去听本专业的通史和现代汉语，效益最大。也就是说，哪边只有上课听才好，哪边只有下课看更省时间，要从整体上看。要解决这一问题，我还得首先问清楚，究竟转系是否对本专业要求很严，要求的严格程度，以及转系究竟要考些什么科目，哪科更重要，还有我要转进的专业能接收多少，外系名额有多少等等。不过，我还没去问呢。我现在和大连工学院的杜国栋、上海机械学院的吕发泉、重庆西南政法的高培正、吉林大学的刘加友、石家庄铁道的米江、本市中国政法的王力民等人通信。他们对我的友情，我都应珍惜，并且发展下去。唉！茫茫人海，如有几个知音，该有多好。但这几位中，并非都真正知我，我也非真正知他们。然而，我希望通过互相通信，达到互知。

我们在京的二十八人，除了上一次集合了十五个外，以后再也没有超过三人的聚会，各忙各的。我和黄跃武也不常见面，也是各忙各的。隔一段时间，他才到我这儿，或者我才到他那儿。我想，我应该多去看看他。

我担任班级团支部的组织委员，每星期五晚上还得上团干部课，也是个麻烦事。不过，该干的，还得干，有什么办法呢。时间已是一点，我该睡午觉了，下午两点还有古代汉语课。别不多说，下次接着说。

祝爸、妈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祝哥学习顺利。

弟 军

1985. 10.24 中午

对了，我把重要的事忘了。

告诉家里一个好消息，我拿到了一等助学金，每月 18 元。

让二十四连开一个证明，如果我过去没有物价补贴，就说没有；如果有，就写月有多少，发到哪个月。有没有都没关系，照实证明即可。

不管过去我有没有物价补贴，到这都有物价补贴，只要开来一个证明，我每月就能拿到九元的北京市物价补贴。凡大城市的大学生，可能都有。

再见

1986 年 3 月 23 日

哥：

你好！

我上封信所说的情况，你似乎稍有误解，以后再解释，不过你对我讲的那些也都切中肯綮，更重要的是使我感觉到，我是不孤独的。

哥，我感觉到像我们这样的高中毕业生，懂事太晚了，对社会、对生活的认识在高中时几乎没有，只是凭一腔稚气和热情观察世界，追求理想，不知是坏事还是好事。

哥，我的口才不行，这使我很伤脑筋，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先天造成，如果是心理作用，那么就有可能是性格所致，而性格又是长期环境所致。这种心理作用不予变更，性格一时也不好改变。也许性格是没必要改变的，只须寻找出一个促使其与环境适应的方式便可。然而，在趋于适应的过程中，语言的地位是何其重要。这真是一个迷宫。

童年，之所以被世上每一个人怀念，就在于她无忧无虑和对环境极大的兴趣。虽说对过去美好的回忆不宜过多，但每一次回忆我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满足，其中有许多情节是有哥哥的身影的。

按理说，像我们这样一个“贫”农家庭，我“爬”到这步田地，也该满足了，不是吗？刘乃锐、袁玉梅、马战红、黄耀武[1]、王力民多少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或干部家庭出身，我能与他们同样进入了好大学，可说是该满足了。然而，不能，绝不能，人的价值是一个不断升华、完善的过程，休管它是不是马列哲学，我追求的就是价值的完善。当然，要解释这个完善与升华也不容易。但在这个追求过程中，我绝不要别人失去什么，因为这个过程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哥不必为“文理”之事[2]难过，只是解释一下即可，再说当时（高三寒假）我的行为也不符合“发挥即成优势”的成才之路，是的，走文学之路，我会成功的，不过现在既已如此，我就要矢志不移地去转系，转不成再当别论。哥，你也许觉得我这个人很怪，有时好像心胸豁达，有时又心胸狭窄，或许以为我两面三刀，其实不是。目前现状，我的基本生活态度是积极乐观的，只不过长期养成习惯喜欢抓住一个小问题分析开来罢了。总之，我可算作一个喜欢分析事情的开朗者。

上封信，我“失望”不是因为专业的事，而是指另一件事，等回家后再说，先忘掉它。

傅雷家书，我想读，没时间读，这儿的图书馆内也有。希望哥能经常给我写信。

我吃好吃坏都不要紧，关键是当我想到父母是因为我才缩食减衣地生活，我觉得我反而多余。谁让父母四十多岁才生了我呢？我要能为父母尽孝或者说自己养活自己还要等四年，到那时父母双双年近七十，那么老人家养我兄弟五人还有何用？！尤其是这次寒假，这个印象给我更深，子孙满堂，而二老清贫如旧。我想还是让父母一边供我上学，一边享福为好，可这又怎么可能？父母手头钱也不多。我虽感不安，不过也没办法。

我想，在我们的家史里，我们还没有超越艰苦时期，从饥饿的山东到劳苦的山西，从荒僻的窑地到拓荒的连队。我没有在生活上大度的权利，有责任在这方面，即钱上考虑，不过也不至于形成压力。

哥的考试成绩不错，也使我内心很兴奋，选哥当“优秀学生”这是理所当然，对于一个年近中年、家务不减的学生，应当得到这样的荣誉。我们不是名利主义者，然而能获得的东西，尽量去争取，这是我的小小的见解。

弟 军

3.23

祝平平学习上进，天真活泼，

祝娟娟大胆实践，找到专长。[3]

她们比我更幸福。

祝妈爸健康，莫念于我，我会料理自己。



1986 年 4 月 10 日

哥：

你好。问爸、妈好。

来信昨日收到。每次接到家里的信，就仿佛心里垫上了一层舒适、松软的锦絮，得到许多安慰和满足，一切心理摩擦则荡然无存。我想，这并非是弱者的表现，此乃人之常情。强者表现在对内心的控制能力，然而对于亲人，大可不必控制什么。

上封信最后长篇地谈到顾虑家里的心情，倒也是实话，不过不是我全部的压力，而是我归纳出来的四大心理矛盾之一。话虽有些吓人，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天”大的矛盾，人们就生活在矛盾之中，烦恼时刻多层次地涌现，或许还有几个长期起作用的。对于喜欢剖析矛盾的我来说，把它们或其中一个吐露出来，大概也属借题发挥。然而心中有什么不吐露出来也不好，说出来心里总会舒服些。看问题有不同的角度，但都有不同的必要性。那么，另外三个“大矛盾”又是什么呢？也不妨吐露一下，当然这也不是严重的：1. 志向与现状（即两个专业）。2. 精力不足与繁杂的学习需要。3. 日益增长的社交能力的需要与自幼形成的自谦、胆小、口才不好。具体详情和计划可待和哥见面后再谈。我当然喜欢必要的矛盾，因为它们可以鞭挞我前进，但矛盾过重，未免令人不高兴。

关于我对北大的看法，哥或许还不清楚。总的说来，我越来越喜欢北大了。当然，过去也是喜欢的，只是由于专业不对口，思想有些抵触，但慢慢辩证地分析一下，再把专业问题抛开，就能得出北大还是文科生最理想的学府的结论。从经济系就可以看出，除国家几个经济科研单位和部委外，就属北大权威了，各专业都有几个顶梁柱，如果得到他们的栽培，实乃万幸。

哥提到“……家”的事。的确，我是梦寐以求地想成为“家”，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纷繁世界对我不断提出要求以及现实的坎坷，我虽未放弃成“家”的愿望，但也形成了另一个轨迹——作一个幸福的平常人，也就是说，在奋斗过程中，采用双轨制不是不可的，一个轨是成名，一个轨是成人。转系之事，对别人可瞒，对哥则不必。3 月 31 日，经济学院内贴出告示，阐述了院领导对转系的要求。我首先就被报名条件卡住了，它要求文科 537 分的才能报名，更别说什么录取了。这闷头一棒，我并没有惊慌，思索了一会儿后，就去找教务室的主管人员，申明情况，她们说要跟领导说，我接着去找学院主任，主任说可以考虑，但要直接找系主任。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教务室，让她们交给经济学系主任，正的不在北京，交给副的，不过副的不管教学，只好等了。我又去找管理系主任，一提起话，他就说他不管，去问院里等。这几天来，我一直一边备考一边努力报名。今天我又去了，教务室的人说先不必着急，已经报了的几个也得到月末办，我觉得有门儿。姑且等待十天，下旬一定要争取报上名。没有看到告示前，学得没有目标，不知考些什么，这回看了后，虽然受到一击，但心里亮了些，并且有了勇气，干脆直接报经管系，第二志愿报经济学。

总之，我一边准备考试，一边争取报上名，一边准备迎接失败。说不怕失败，那是假话；但真的失败了，或是没报上名，或是没考上，也没办法，也不必沮丧。

哥，你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也可算历经坎坷。有人说，“诗歌的功夫在诗外”，此言颇有理，凭哥对生活的理解和热情及中年人特有的深沉基调，这便是创作的基础吧？我想倘若在表达方法上有所突破的话，那将是成功之时。表达方式的突破，我想不能只靠练笔，还得多看有关书籍，尤其是新出版的。哥正好是学中文，有关书籍能打听到，我不太了解这方面道道，不过看别的学文学的人平时看或者开课：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方哲学等，不知道是否有用（得上）的书。

你说让我轻装上阵，我想装是轻不了，但阵还得上！

接到信时，钱恰巧还剩五元（去了一趟长城，花了十元，倒霉！）请转告爸妈，给我寄一百元。

弟 军

4.10 日

1986 年 6 月 22 日

哥：

你好。

上封信来了后，正好转系考试考完，想立即写信汇报情况，最后还是没写。13 日知道没考上的消息后，立即挥笔以述哀痛，其辞激烈，写后览之，不忍发出，恐伤哥哥的心，更怕影响哥的期末考试。近日来，心情愈加沉闷，总有想讲的话，今天索性写起信来，后果也不顾了。



转系的失败以前也曾料想过，但现在身处其境才感到真是糟糕透顶了。你或许会说：“生活的路还很长。”但我想沿着没有希望的路走下去，哪怕多么神秘，我也不愿走了。

的确，转系没转成，我可以学双学士（假如下学期有的话），我还可以忍过四年，分配时再作打算，但基于我现在的情况，这两条路我都不愿意走。我现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对古文献恨之入骨，如果继续学下去的话，我觉得简直是被剥夺人性地活着，如同奴隶一样为家庭、所谓的文献事业消耗日月。除了思想上的（痛苦）外，由于神经衰弱的折磨，我对我的智力缺乏自信，对过量的学习任务厌倦，这怎能让我学双学士和继续文献事业？

是的，过去稍微有点头痛，这或许是许多高中生共同具有的，但关键是进入大学后，我仍负担着转系的压力，欢快的时候又少，所以没有治掉这个病。相反，如果专业一般或称心，一方面精神愉快，一方面负担轻，我现在不会这样的。

鉴于对本专业学不下去，我想到了退学、重考，但这首先被我自己否定了——家里不能允许。像咱们这个家庭，一方面没有力量再供我上一年高三和多上一年大学，另一方面我晚毕业两年就少给家里提供两年经济收入。你曾说过我，不要总考虑家里，但这又怎能让我我不考虑呢？我这一年里幻想过某位巨富会资助我多少钱，我便可摆脱家庭的压力，可是没有这样的便宜事。

我承认，有时我很任性，比如曾请求留级学理，现在看来是不必要的。但高考填志愿，家里为什么那样干涉我，我又为什么那样怕家里呢？想报吉林大学国管（国民经济管理）系，父母不懂吉大的地位反对我，我不怪，而你不是不知道这是一个行得通而又可行的方案，为什么偏偏让我冒险？或许你会说报北大是我最后决定的，但倘若没有这么多压力，我无论如何不可能报北大，而正是在您的说服下，我越估分数越高。相反，如果你早早放弃只重文史轻视财经法律的观点，引导我从事社会最需要的事业，你绝对不会让我报高不报低的，而也会像我自己当时那样寻找一个稳妥方案。

我现在不明白我到底属于我，还是属于家庭。按现在思潮来看，我当然属于我自己，但事实上我属于家庭。就算我属于家庭，我也认了，可父母究竟需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还是安于现状或略有提高。这都不清楚！父母究竟考虑的是我的幸福、前途或者说一家人的幸福、前途还是他们个人的脸面、虚荣？记得我不想来报到时，父母曾讲：“你要不去，让人家一看，这不是穷折腾吗，会笑话的。”那么，我现在退学，不更是让人笑话吗？

我对自己出身贫寒，不怪；对自己自小娇生惯养，也不怪；对哥哥略有偏差的多年引导，也不怪（更多的是感激），只怪报志愿和来报到这两件事。将错就错的确是个“好”办法，平安无事，安于现状，但这平安有如白刃钢刀，一块块一片片地切食着我。

我不明白我过去的选择！

我不明白家庭的想法，想与父母交流一下！

我不明白我和家庭的关系！是利用还是互爱！

我不明白……

哥，看到这，请不要以为事情如何厉害而弄得心神不定，我们回家再谈也不迟。也不要告诉别人这些事，包括你最近的人。

不过我是真哭了，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幸亏他们都在睡觉，否则看到我哭还以为咱家死人了呢。

总之我很绝望。希望本来可能就是骗人的。

祝哥哥期末顺利。

弟 军  
86.6.22

我处于个人与家庭、能力与欲望、现实和幻想的强烈冲突中。还有两点须说明：

所谓属于自己，并不是说不要家庭，不要情义，而是指自主。

退学重考是一个在夹缝中寻出的方案。

最令人头痛的是咱家的经济条件和舆论忍受力。

1986 年 11 月 20 日

哥：

毛衣收到了。在此之前，北京天气并不暖，我借别人的军大衣穿了几天，毛衣现已穿身上，很合适，也较漂亮，并且不流俗气。向三姐致谢。并转告三姐，小提琴教程磁带争取寒假带回去，不会误事吧？还有，三姐明年春节是否结婚，如果是这样，我自然有回去之大必要，否则，我如有事于京，看是否有回去的必要。

与哥谈文学、诗歌已是很遥远的事了，今日提起，未免有羞愧的感觉，再者文学也搁置很长时间了，许多东西等于不知。想弟身处中文系，这些事情不能道一二出来，实乃荒唐。好在这学期以来，倒也看了一点，不过还不能说懂。据说诗坛今日已发展到了第三代，而北岛之流只算作第二代，第三代诗人大多为大学在校生或毕业生，我们年级文学班有几人组成了一个诗社，[4]我想他们就是所谓的第三代诗人，第三代诗人更要狂妄，诗歌更加难懂。我系一文学刊物《启明星》乃是他们大显身手的地方，吾阅之后方解其诗并非难懂之诗，于是想看一些诗歌理论、诗话方面的书，在增强对诗歌艺术理论认识水平后，凭着所剩无几的一点儿诗的灵感也创作它几首，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哥哥对我自幼培养出的一种“雄心惯性”是多么宝贵，没有这样一种惯性的雄心，我可能考不上好大学，可能没有今天的我。说实在的，我自我感觉：今天，我又可以蔑视我的周围了。在日常生活的辩论中，在对具体问题的接受理解上，我感到了我的优势。农村有才气的孩子到城里后，大多被无情地淹没了，虽然我已被淹得留下了“肺充水”等不治之症，但我终于没死。哥哥仍对诗歌十分执着地追求，这使我欣慰，也没有想到。我本以为哥哥下一步的作法可能是在书法上专攻而争一席之地，并且毕业后寻一好的归宿。既然如此，我希望我们兄弟二人在诗歌道路上互相促进，互相学习，当然哥哥这方面条件要比我好，有三十年艰难的阅历和生活的磨炼，有十年有余对诗歌的理解，而我却没有。自然，对经济学的了解、社会学、心理学、中国文化的了解，我也不会放弃。对于这些知识的了解，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对于将来的我来讲都是有用的。十年之后，当我们这一代人走向工作岗位时，全才的要求会更为明显。哥哥对暮年的感慨不禁使我想起，我应为哥哥做些什么？我觉得在北京买些有关诗的书籍是对你最大的帮助。如果哥能在宝泉岭报销那更好不过了。所以说哥可以汇款给我，我当尽力为哥买些好书。

最近，我被北大军乐团录取，主管人员称我的乐感、手指等条件实为难得，把大提琴这唯一的名额留给了我。我的老师是一个高年级的理科生，北京人。

入党申请书今天发下来了，让我填表，我很高兴。

今天对诗我没写多少，只因了解太少，以后再谈吧。

弟 军

11.20

1987 年 4 月 8 日

哥：

你好。

接到你的信，无疑像沙漠之中发现了一潭清水。我把它拿到食堂去看的，一边吃宫爆肉丁，一边品尝价值万金的家书。毕竟，我是比以前大了，随着人间炎凉冷热的领略，我真的懂得了什么是感情，就像现在真的懂得了什么是人格一样，也同我现在真正开始喜爱生命意义的探寻一样，我感到了我已艰难地向前迈了一步，带着苦闷、焦虑、冲动之后的沉重感和忧患意识，更重要的是产生了一种朗悟之后的深邃的愉悦和历史感。说了这么多废话，我不过是说一个疲惫的生命主体偶遇相契的知己来信，不知该怎样表达他的欣慰。

李泽厚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值得称道的思想家，他现在有五十七岁，五十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五十年代批评（非贬义）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的大讨论中，初露锋芒，从而成为中国现代三大美学流派之一的代表（李泽厚、朱光潜、蔡仪），五七年以后的历次灾难中，他坚持思辨、著书、整理资料，为这七八年以来出书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我正在接触他的书，很敬佩他。他现已出的书有《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美学论集》《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走我自己的路》《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在给你写这封信之前，我还没有看过“对话”，不是看不到，而是想先把李的书看过之后再去看刘的书（文章），但在这封信里，我又不能不提一下，于是现从同学那里把“对话”借来，仅用四五分钟瞧了一下，为了赶时间，又接着写起信来。我的初步印象是，与其说刘晓波在批

评李泽厚的审美积淀说，不如说作为一个思想史家的李泽厚的书所反映的中国古代文化遭到刘的猛烈抨击，而这一点李自己也能做到。只不过李泽厚作为一个思想史家，想在这几年中对中国思想的一些东西作一下研究，最终的目的还是文化的反思、文化的批判和文化的现代化。李泽厚作为一个美学家，闻名遐迩的就是“实践说”，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立足点。这里就不多讲了。

对李泽厚、刘晓波的观点，我现在的水平不能作出怎样的评价了，不过刘作为新一代美学工作者有超过李的可能。我们看将来吧。

在文艺评论界，刘再复可作为当今一巨头，他的《文学的反思》一书是近三四年来发表在《文学评论》等刊物上的文艺理论探索文章和演讲稿、答记者问等的汇集。关于理论研究的新目光新方法的论述、关于文学本质属性的复归、关于人物性格的复归、关于人物性格双向二重组合原理，都不愧为新时期理论的旗帜、开拓者。另外，在文艺评论界，又涌现出一批青年评论家（包括三十多岁），如黄子平、曹文轩、洪子诚等，也颇富气度，当然也包括王富仁。

文化反思，从两年前就开始了，主要是人们在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中发现我们本身文化有很多落后的东西，于是“文化热”极一时之盛。如今文化热在世俗层次已趋于冷却，但国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们却在冷静地分析。

我在3月份参加了已成立一年之久的文化学会（学生社团），估计能当上学会杂志主编。文化学会与校内外文化名人有紧密联系。中国文化书院（民办文化院校，函授聘请中国学界名流），在暑假要在各地面授，书院负责人之一，北大哲学系一位副教授向文化学会要人帮忙，事务性的，我想，有此机会，不如公费出去旅游一趟，一可增长见识，二可增长知识，三又有报酬。话说回来，我还是希望回家的。

也许我应该谈谈思想界的新动向，怎奈时间太少了，马上要熄灯。关于我自己的事，本不应该谈得很多，因为没什么可自夸或自贬的。有关“团结”问题，我也不想谈写什么。可以含蓄地讲一下：生活对我来说仍不充满阳光，我就像黎明大地上的一个犁地者，艰难地走过每一个脚印（每一天）。关于学业线索，也没什么可说的。李泽厚有一句话：“只管耕种，不问收获。”这或许不含现代精神中的急功近利主义，无奈我只好相信他的话了。我想先不要对未来作过分明确的设想为好。

下次再谈。向辛辛苦苦的父亲母亲致敬！

我热切希望哥对《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作品与争鸣》等杂志顾盼一下，那里有你需要的东西。

《中国》与《对话》不必寄来了。我在这儿完全可以去图书馆查阅。我需要二百块钱。

向刚刚丧母的嫂子问候，对伯母的去世表示哀悼。

弟

4.8. 晚 11 点 42 分

1987 年 10 月 18 日

哥：

闻舅父去世，甚哀。

人生于世，只以头、脚、手等器官组合成的身体和经历、资质、教育复合而成的独特内心区别于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和森森耸立的他人世界，能有父母、兄妹无间的关照，实属上帝造人中偶然一幸。母，三十余岁携家带口闯了地狱之门的关东，逆风雪、忍寒饿，实属孤身一人地生活于他乡异地（相对于姥、姥爷、舅等人）。几年前，外祖父老去，母大悲，而今舅父亦远去另一个世界，母真正孤独了。人，到了这般年纪，可以想象得出，暮年之感极其残忍，吾思老人家内心深处必极其痛楚。

贫穷，我们家一直为贫穷而活着，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们命运荒唐之处，亦为悲壮之处。哥，你总想逃离目前的自己，但为伦理、心理许许多多的因素束约着，其中经济因素更令人无奈；三姐，本可以买许许多多的服饰，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爱好，但，钱是冷酷的。我们为贫穷而忏悔。当我们买了某物亏了的时候，我们后悔，当我们不当吃得太好的时候，我们后悔。父母辛勤劳作，钱，成为终生不得不背负的生活目的，我们没理由评三论四，我们也只能面对长辈的悲壮而忏悔。父母为儿女而活着，这是老一代人的悲剧，也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爱，成为一种报和回报，我们为此默哀。父母为给儿女物质享受不足而忏悔，儿女为自己的“奢求”而忏悔。这是为什么？

从鲁西南到北大荒，偶然？必然？荒原，实际是人的坟墓，因而活得清醒；华北，文化如黄河淤塞，因而活得糊涂。寒冷，让人认识到死的锤炼，然而凄凉；温暖，让人迷惑于浮华的欺诈，然而平静。由一棵绿柳上鲜嫩的脆叶到遗失于沃原的石子，也抛弃了许多，抛弃是无意而充满遗憾，但重新获得又能有什么新喜。唯一可以留恋的乃是不可归还人的足迹。吾深感由彼及此，由彼时及此时的代价，遂不再做什么举目展望的无用功，或有用者，亦无意思。只好默然让该留下的留下，该溜走的溜走。久厌烦之，乃生憎恨。继而对自己极其残酷，

贬抑自己的情感，自我亵渎，自我折磨，甚至阻止别人对自己的爱。

世人有安然尽兴者，有钱即花，有衣即穿，有笑即享；亦有宁然度日者，心在天外；最苦的是心虑智愁、追求名利的，若求有所获则欣然未遑度一生；最可悲的是坚守独见，独辟蹊径的，始终处于自我体验之中，喜怒哀乐皆出自内心之逆顺兴抑。艺术家大都可悲（现代中国没有几个真正艺术家），吾亦以为其有极大价值；但睡梦之中，常听到门外拾金者细碎清脆的脚步声，此时星光阑珊，血红的路灯正在哭泣；有时听到的是得志者的噫嘻快意。于是疑惑于诗人先穷后工还是工而后穷，无论哪一种，与夜间的门外人声皆不可同日而语了。也许精神价值要大，但人死后，还要什么精神价值遗与后者。我有时羡慕那种痞子精神，无忧无虑，尽情玩闹。

兄之儒气甚重，对吾亦有很大影响。儒气可成人之美，亦可毁人于漫漫修远之道；兄之意志中人民性为要，吾以为此念能使人正直，亦能使人平庸。

由于你我同辈而年岁相去甚远，我常以为悲，共同忍受各自的孤独。小时候，看到别人兄弟之间并踵嬉笑，吾则泫然欲泣。我虽如今在一般人看来显然可喜，但过去未得到的毕竟太多了。这种年岁之间的距离却始终不变。“等待我成年的人 / 在我成年之后 / 等待着我的衰老”（弟之诗《哥哥》）。

我记得大学一年级时，你有一封信批评我“自我意识于信中太多”。自那以后，我懒于向你剖析我自己的思想，我觉得陌生还不可悲，交流思想却遭指责就太惨了。今天写这封信之前给同学写了两封，借着那股劲写了这封信，如若哥又以之为弟之内心可鄙之细腻宣泄，亦不怨，该发生的，都发生吧。

这封信，各段之间没有联系。随意而泄，混乱，贵在混乱。

弟草于熄灯前

10.18

1987年11月11日

哥：

你好。

听说家已经搬了，不知父母现住谁家，记得说是要去二姐家。

二十多年了，终于搬出了那个村西南头的老房子，我生在那，长在那，我所有童年的回忆都栖居在那儿。现在失去了那个家，我不能不难过。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家西面就是一片怡人的草甸子，我一生的视野便从这儿开始了。每当草原所固有的那种沉郁宏大的黄昏降临的时候，我一定在门口守望着这片神秘的荒原。光阴易逝，而荒凉依旧，北大荒培育了我的孤独和悲观，也培养了我人性的冷酷。

我沉醉在童年的快乐之中，每当操劳的父亲农闲之际（哥那时恐怕不在），几个姐姐同老父一同去草甸子里去捕鱼。草甸的南端那时有条大沟，里面的水和大河相通。远远的我看见父姊们的身影消失在芦苇丛中，白鹤从四处飞起，我的心中升起无限的向往。一切离我那么近，同时又那么远。

在所有猎获的鱼物之中，我最喜欢吃泥鳅。那种香甜细腻的口味不知怎的长大以后再也没有尝过。草地的鱼类大概过了几年就没有了，河道的阻塞，气候的风干，农田的开垦……每年只有望着黄海般的劲草品味着大西北风的号叫了。

在童年的种种乐趣中，鹅鸭们算得我最亲密的伙伴。每当春夏之交，成群毛绒绒的小鹅小鸭从温暖的草筐中跳了出来，从此，放养家禽更使我同草地池塘连系到一块。

生命是一种劳累的过程，从小学起，我即俨然有一种成才的使命感。我常引为骄傲。是的，如若没有儿时理想主义（确切地说是个人理想主义）的教育，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了。也许我们内在生命的质地较为合适于奋斗之类的事情。多少春夏秋冬，风雪雷电过后，我感到欣慰。童年只有一次，给我留下的记忆又是这样美好，感谢童年，感谢我们的故居。

而现在故居已归他人，亲人们已各立门户，每每念起，总不胜伤感。我开始隐约感觉到我们这个家将不复存在了。恰好我已成年，失去精神的家园也无所谓了。

哥寄来的几首诗，我已看过。我最喜欢《不堪回首》一首，无论在情感色调还是诗歌技巧上都堪称当代佳品。其次是《偶然的觉醒》，较纯真。《黑色的启迪》中那种乐观的趣味我不喜欢。《自画像》的两首有些生硬，《错所在》不能算诗。

哥，你有四十余年艰辛酸楚的过去，本可以创作出极好的东西的。关键是抛开一切别人灌输的固有观念，用肉体、神经末梢去感知作为一

个生命个体的真实经验。

有空再谈。

弟

11.11

1988年4月9日、12日、13日

哥：

来信早已收到，那二百块钱也早已于之前一个星期收到，可一直没有回信。

生活是一场在纷乱中暗暗展开和静静收场的竞争，谁能在流逝和噪音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稳定的秩序，谁就会超乎他人而夺取胜利。我生活在这团巨大的生活载体中，经常感到的疲倦，是表面的精神亢奋和内心的缥缈无期的巨大反差。作为人，不得不作一个常人，而“常人”缔造平庸。我经常用认同世俗的常情来抚平内心种种不安现状的欲望，而这恰恰构成了压抑，自我的压抑。我渴求作一个平平常常的人，虽庸碌，而别无失去，然而我不能忘记曾有过的成名成家的理想。这是我的悲剧。“理想”一方面在我内心深处已然厌之，另一方面又一次一次地冲击我麻木的神经，催我奋起。但目标为何？年至廿余，仿佛生活的路走到了一块圆形的广场，周围远远地望到了一圈高高的墙。不需要走近，也不需要越过，因为越过之后还会看到周围的墙的。我真想写部心史，把一切困惑一切心绪书之于纸面。然而，在中国，没有宗教，向谁倾诉。任何人都不能作为倾诉的可信任的对象，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交给别人去“理解”、裁判，这是不公平的。也许文学便是人的情绪抒发的公平的方式，只因为报刊方面付与稿费，可怜的交流。我不会写的！时至三年级，面对大学生在中国的尴尬处境，面对自己的末路穷途，我再次感到文学的孱弱。文学是一种神圣美好的职业。然而，我要作一个俗人。文学是富人所为，然而我还没有立锥之地。多么可笑。

近二十天来忙一篇论文《北岛研究》，今天下午就要写完了，近两万字。由于写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拖延至今，还误了不少功课，更觉无聊得很。因而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去帮你查找关于从维熙的评论（时间或许能抽出点，只是耗过去了）。

有关从维熙评论的专著，是没有的，要找的话得先查全国报刊总目，包括近七八年的，非得用上十天全日工作不可，如果随便翻阅单独的、评论较集中的刊物倒也可查到一两篇，我没去作。尤其是近两三年关于从维熙，已经很少有人注意了。

他的小说我只看过《大墙下的红玉兰》。他的小说在我们的当代文学课上受到了洪子诚老先生的贬责，我本人也不喜欢从维熙，平时关于他的评论很少注意。现在让我推荐关于他的评论，也说不出。

为了哥哥能安心写完论文，我看我还是先不谈我的看法为好。

也许实际是因为我太懒了、太累了，或者说说不出什么吧。不论如何，从维熙那一代人对“人”的看法很难打动青年一代了。“人”是人，已不再服从某个外在的目的。悲剧是令人敬慕的，但人要摆脱一切悲剧，尽管人类的生存本身并不让人心安理得，但宁可玩味生存的荒诞，也不会勉强地去掉下几滴廉价的眼泪了。我说不发表意见，结果还是发了。不过，我还是想说，哥，你还是按照你原来怎么想的去写吧。追逐新观点、新思想本不是生活的目的，生活（包括作文）的价值在于真诚，书写自己。

有时，我想“理解万岁”纯属空话。是的，充分的理解是不可能达到的。但这种愿望是应当珍惜的。我现在这样想。

一个男人经常流露出感伤的情绪并不耻辱，可耻的是经常包得像铁罐车一样严密。

哥，我是极易动感情的，这你是熟悉的，但我又是极冷酷的或曰冷漠。是奔波至今的个人生活所致？是寻求现代灵魂所致？还是生理神经方面所致？不得而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是陌生的，读不懂自己这本书，于是过去那种对别人解析的态度改变了，整个世界更是不可驾驭。

生活，就是密密麻麻写着一些无谓的符号的破纸，人与人之间乃是一片濛濛的浮空掠过的晨雾，却永不消散。

在中国，没有宗教，我决不诉说。

是呀！何必想得太多，何必抛扬廉价的“多思”的破烂。

祝好。

弟

88.4.9



《异端的火焰——北岛研究》已经写成，二万七千字，递交一年一度的“北大五四科学论文”评奖组委会。

88.4.12

《文学评论》2 期（88 年），有《刘再复现象批判》一文，写得比较准确，可看。

《人民日报》88.4.12 日第五版有《刘再复与李泽厚的对话》一文，可看一下（有些观点，很错误。当然，各人观点不同，评价不同）

88.4.13

1988 年 4 月 17 日

哥：

前几日写了一封回信，今日看仍未发，遂继续写了下来。上封信写得太混乱，然而混乱也有好处，可以表现复杂混乱的心境。

时至三年下半学期，我几乎惧怕与过去的同学通信，也说不出为什么。时间把人们安排到各自的位置，通信只能增加对时空限制的种种惆怅。个人对一生的感觉也与过去不同了。过去一直向往着将来某一天能够出人头地，每天早上像迎着一顶辉煌的王冠一样出航，未来的天空上呈现出一片紫金色的祥云，空气中似乎总有一些让少年感到兴奋分子游动。然而又是时间，这个恶魔把人推到了中年的平坛，是啊，道路终究平坦了，却一片荒凉，有意味的东西几何。昔（日）望到的那一座座巍峨耸立的群山，有的踏在脚下，有的虽仍然赫赫有声，但其所能致者也一目了然。茫茫平原之路，无边无际。好在总有日落西山的时候。

我对自己的能力不再相信，我不相信我有什么理由去攀登什么宝座。

我也不希望生活对于我，是一片沙漠，我对于沙漠是一只出水的鱼。当我极力爬回生活的岸时，干涩窒闷的心理感觉难以忍受，我明白了生活已经久久地抛弃了我，就像我从早些时候就把生活忘记了一样。我厌倦了一种背向绿色、走向冰山的意志反抗，渴望被绿色吞噬，以赎回对生活的种种欠缺。生活却依旧那么陌生。

当我还没有准备好适宜的笑容去迎接春的到来，各种树木上大大小小的树叶就争先绿了起来。我想那盛夏的燥热会让我受不了，就像我同样忍受不了酷寒一样。我被季节搁浅在一片没有动力的黄尘土路上。

有时，我简直不相信，我的一切就如此下去，也许转机是有的，却在来世。

多次，我想把这些废话一样的信给烧了，但一考虑哥来信至今已为数天，如仍不回信恐伤情谊，只好寄去。

我觉得我活得越发软弱，有时不信现在的我竟是原来的我的成品。我觉得我无法塑造自己。有时感觉到自己是扒在峭立的海岸上的挣扎者，我不知道这一线希望的力气从何而来，不知为何竟握住“生”不放，死死地苟延残喘。

“生活”对于我是一道难题，是一个必须弓着可怜的身体钻过去的狗洞。我看得清楚，故没有办法缔造那种高扬着喜悦和幸福的篇章。（今后保留我的信件，且不要随便置放）

第四次下笔。写于 4.17

1988 年 4 月 22 日

哥：

信还没有发出去。

《异端的火焰》评出来了，获二等奖。这次“五四”科学论文奖是这样：文理分开，本科、研究生分开，一等各五名，不论系列。二等各十名，没有三等，有数名鼓励奖。

我是多么自私呀，置哥的论文于不顾，总谈自己的论文。不知为何，获奖这事总是令我高兴的。

咱家的牛生产了吧，不知吉凶如何。

最近一直晚起，只因晚睡。我现在的宿舍虽人少省心，然每晚有电（从走廊偷电），来访者（没什么屁事）迟迟不归，自家四人又每每有夜读习惯（环境使然），因而十二点以后睡觉成为惯例。

北大要举办校庆 90 周年隆重纪念活动，最近一星期为电影周，几乎每晚有电影。

那两本小说早已收到。今寄去去年文化节的纪念刊物《在流放地》一本，请评阅。

三姐的事怎么样了。

想必哥的论文已经写成。哥马上面临毕业。弟从小学到大学，已经历过三次毕业。第三次毕业（高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每当毕业的时候，总有一种轻松感，恍然几个春秋过去了，入学时的情景依稀眼前，此时此刻又有多少收获，有多少失落，春草夏日未变，未来路途何方。毕业，是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在中国，这样重新选择的机会是很少有的，哥也一定会有十字路口的兴奋与哀愁吧。不论如何，毕业应当是一美好的时辰，我宁愿浮游在这个静止的冰块上永远静观大海的沉浮。毕业时节，所有如潜流般流淌的日子，皆与自己无关，人仿佛跳到了生活之上，天空上乃有佛的神光。

妈说春天去检查一下身体。黑龙江的暖日恐怕要在五月，这样的话，恐怕妈还没有去。

人世间无奈之事十八九，也许便产生了“文学”。上几封信只谈及一点，其它也不说了。

我经常陷于几种价值取舍的矛盾之中。“过程”和“目标”，是侧重过程，还是侧重目标；存在主义只重视过程与选择，而儒学便只强调道德的目标——境界。“读书”还是“玩世”，“玩世”无用，“读书”又何尝有用。世上又有多少人读书，却能痛快地活着，无数！

精神不好，我不想对家里多说“精神”病灶。任何个人的哀愁、无奈诉与他人，是一个男子的耻辱，男人应把自己的痛苦埋于心里。但这不行。有时候家里人会觉得我有些时候不太好理解，可能有时是我个性使然，有时是理性主义的固执，有时却是神经方面的苦恼。我不愿多谈个人的隐痛，我不愿以此作为让别人同情的缘由，更不愿别人（包括你）只对或只能对此报以“得知”或“咀嚼”乃至揣测等让人讨厌的态度，因而我有时对家里不想说什么，有什么用啊，没人能够帮助。

高三的时候，有一阵子，我几乎厌倦看课本，成天烦躁地要命，那时离高考还有半年多。我看到像我这样读书——考学——上学的中学生门都在作着无用功，逐渐觉得我这样复习功课乃是受一种洋罪，不如像别人一样活着好。我那时似乎已经觉察到我只是在追求一种空泛的东西。“空泛”对于我们这样的平民是多么陌生。那时，我的头正痛，我跟母亲说“妈，我不想上学了”，妈立刻说我不懂事。什么是“事”，我要懂什么“事”。

我不是不知道“我”是全家的希望，大家疼我，让我学好，这些首先是对我好，其次是全家的利益，但一想到我仿佛是一家“工厂”的产品，就不免感到悲哀。当谣传我被“开除”一时时，父母首先考虑的是家里的“名誉”“名声”。我感到一阵阵恐怖，我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招牌。我理解，父母几十年生计不容易，好不容易把五个子女拉扯大，父母把价值愿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子女的成功也是父母的成功，这都是极正常的。但是我又无法对“别人把我当作飘带”完全漠然视之。多少次我总幻想着爸妈姐姐能把儿子、弟弟的成长当作一回事。

可是，没人管我。回想起来，十二岁以后，爸妈几乎没有问及过我的学习，更别提“儿子会有什么烦恼”之类的想法。多少次课堂上，我出神地回忆童年时候，和爸一起去马车班的情景。爸给我讲关于马，关于牛的种种事情。至今我还能记起爸爸把我抱到马背上，牵着马缰绳，黄土路像当时那美好的生活一样呈现甜蜜的色泽。我出神地回忆每年春天，当母亲把一筐筐鸡蛋变成小鸡时，我的喜悦有如三月。我和母亲共同关心着小鸡的成长。当天和日暖，斜阳静静地垂在南天，整个村落唯有鸡鸣。我走进放置鸡窝的窗前小院，那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快悦的神秘。我捧着一捧鸡蛋跑回房间。母亲坐在炕上，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我——她的儿子。而所有这些，十二岁以后只变成“钱币”，爸妈给我“钱币”，让我完成我自己，也完成一个家庭的一件事。这些钱是炽烫的。我知道它来之不易，渐渐养成了节俭的习惯。除了这些，似乎父亲总是默默地走出门去，或走进寒冬，或走进酷暑，无息地劳作。幼小的心灵时常自问：“这都是为什么？”初二时，母亲每天早晨四点半起来给我单独做饭——油黄的鸡蛋饼，作好之后或是默默地继续上炕躺下，或是默默地看着儿子把香美的早餐吃下，仿佛辛勤的泪水在黎明的黑暗中渐渐化为一条为儿子铺下的金光闪闪的路途。

父母没有文化，但在其他方面给我丰厚的馈赠，这已足够了。但漫长十个春秋冬夏，儿子在外面闯荡，那种孤独的寒冷，父母不会理解的。有时，我真想与爸妈直接通信，这辈子，这恐怕是最高的奢求了。现在，放寒暑假，我总能听到爸的一句话：“在外面，万事要小心，干事要专心。”哥，你想象不到，弟曾多次为之暗自流泪，儿子成年了，能得老父亲这种关照有多不易。我非常珍惜这句话。想起它，总想起父亲那风雪中东得通红的粗大的手。哥，你也想象不到，当去年暑假，妈破口大骂我时，我的精神几乎到了崩裂的地步。一想起母亲恶狠狠地骂我的情景，我就再次感到活的无意思。

（刚才吃饭去了）

我觉父亲有时还是能理解我的，也许男人和男人之间情感的沟通较为容易。父亲爱发脾气，的确对子女的身心健康有影响。由幼及大，每每受到父亲训斥而发生饭食哽咽、大脑压抑的现象。但我尊重父亲，父亲以一个男子汉的刚强从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上把全家拉了出来。父亲做事务实，我力争继承父亲的这一品质。高三毕业的时候，当我面对纷繁的经济社会时，我要选择我的职业，这时，我又一次想到父亲，



也许是父亲的务实精神又一次在我的血液里升起。这时我甚至以为哥哥的做人准则、人生信条是极其背时的。在人的生存、吃、穿、都成问题的家庭状况下（70 年代），哥哥的歌德、席勒的精神与父亲的务实相比，简直太渺小了。至今我仍在想一个问题：文学，是否意味着逃避生活？

这封信终于要发出去了。我要声明，无病呻吟是可耻的，以思维能力加以炫耀也是可耻的。这些我都不是。我说了这么多，只是迫不得已。

4 月 28 日，三年级学生义务献血，每人 200cc。

6 月底，三年级学生出去实习，我们专业去长白山和广西两地，二选一

祝诸侄甥佳胜，父母好。

弟 4 月 22 日

1989 年 9 月 25 日

哥：

信收到了。

上班近两个月了，现在主任让我负责期刊的文学评论和现代小说栏目。每期需要的篇目虽不多，但选题面较广，另外我还在协助部主任编社史（很快就完）。我刚到，能委以重任，还是很不错的。应该满意了。

也许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原因，总是感到不太适应，包括各方面，也许以后会好的。人总是把希望寄托给未来，很可贵，也可怜。

小黑到我这儿来过一次，我也常去他那儿。[5] 他鼓励我猛攻外语，准备出国。对于这个，虽然以前有过想法，但尚无充分的心理准备。我的情况你也知道，身体原因不可能玩命地学习，何况每天工作八小时，已经够累了。我想，我还是应该听从他的劝诫，只不过不能太急。小黑够意思，把我当作自己的弟弟，但我的性格你知道，我在最大限度上不依靠别人。

最近发疯地看了一些作品，也写了一些东西，觉得很愉快。但经小黑不断地劝告，我想，以后还是不把精力放在创作上，转攻出国。其实两条路都很渺茫，国内没有充分的文艺环境，而我又崇拜颓废、悲观、否定性的东西，因而在国内小有名气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出国也很遥远。首先是复习、考试，就算考试成功，这还仅仅是百分之三十的成功，因为在没有国外的人帮助的情况下，要自己写信联系，将来还要申请奖学金，申请不到还要自费，申请到了，以后也保不准。不过，我想，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复习，强攻外语，其他会解决的。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向哥谈心，希望一切都不要给你带来什么负担、顾虑。

人生真不是什么轻松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许人的希望值过高。我现在的状态是可以承受一切的苦难，一切的不幸。多少次困苦和悲伤，有时几乎使我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我体验过疯狂边缘的恐怖。

有时候，我简直觉得活下去，真是一种浪费。这是过去的感觉。我想以后不会再有。

我想把阅读放下来，创作放下来，玄思苦想、放浪嘲谑放下来，倒可以轻松地活着。本来，人是一件简单的东西，吃饱喝足、愉悦、求功利。英语放的时间长了，也该拣拣了。明年李庸生出国后，他想把一些托福复习资料 and 听力磁带给我。

人活着，就像在跑道上一样，不能自主地飞翔，纳入轨道，也许是一种幸福。

有人曾警告我：走进单位，要忘掉学生的生活，我真正地了解了。

兴之所至，随便说的，请哥不要有什么担心。

希望常常收到家里的信。向父亲、母亲致敬！

小军

9.25

1989 年 11 月 24 日

哥：

你好。

毛衣裤和信及时收到。

这封信好像没什么可说的，只不过衣物等收到多时，应提笔回信了。

一切如旧。

新毛衣、毛裤我还没穿，试了试还行。新毛裤因为较暖，预备严冬再穿。新毛衣形状瘦长，且薄，只偶尔穿一下。现在我上身穿一件旧毛衣、一件腈纶毛线衣，套着穿，合身、暖和。

小黑那儿有一个半月没去了，他的条件很优越，有老母亲养着，不上班，天天游泳、学外语。如果不出成绩，反倒是奇迹了。

生活像撕不破的网，可能不会有那么一天，能够飞出嘈杂和丑恶，不会有那么一天人能够望到明亮的花园和蔚蓝色的湖。

很多期待奇迹的人忍受不了现实的漫长而中途自尽，而我还苟且地活着，像模像样，朋友们看着，感觉到我很有朝气，很有天赋，其实我心里清楚，我的内心的空虚，什么也填不满。一切不知从何开始，也不知如何到达。我不能忍受今天，今天，这罪恶深重的时刻，我期望着它的粉碎。我不能忍受过程，不能忍受努力和奋斗。

节日，总是彩艳地悬挂人类的谎言簿上，记载着可怜的欢笑。人们聚集在生活厚厚的墙下，带着空空的脑壳敲击，敲击着空洞的声音。他们瞪圆呆板的双眼盲目地准确地捕捉到了幸福。

我不是人类的强者，不是。强者是掠夺一切的人，走山跨海的人，是霸占着财富和幸福的人。强者是书本上的字，是人类行为的规则，是其他人生活的不幸。

我从不困惑，越来越是如此，只是越来越感受到人的悲哀。

做人要忍受一切，尤其是做理智、恻隐的圣者。要忍受无知的人在自己面前卖弄学识、忍受无耻的人在身后搬弄机关，忍受无智的人胡言乱语，忍受真理像娼妓的褥子一样乌黑，忍受爱情远远地躲在别人的襟怀。

以上真是胡言乱语，权且当作无话找话吧。

向爸、妈问好。

谢谢大姐殷勤的编织，日后报答。

89.11.24

1990 年 11 月 5 日

哥：

你好。

很久没写信。来信得知，回哈一事已办得差不多了，很好！若最终办成，还望来信告我，以防寻不到踪影。

我现在情况还可以。除上班之外（上班也是与文学有关），每天规定自己看多少页的书，写多少字的作品，但基本上时间被学习占去了，很少写作。对于读书，我有一系列的想法，想系统研究一下历史上所有的文学，越古越要重视，比如《圣经》、各民族史诗、神话。金字塔需要一个宽广的底座，正确的航线源于丰厚的学识。但不能等读完，研究完再写，那样就晚了。一边研究，一边写一些，日后终会有所结果。此外还写点赏析，为赚钱糊口之用。

我现在除基本工资（助理职称，82 元）外加补贴和 20 元月奖之外，年半、年终还有几百元的奖金。逢年过节，工会还发个几百元，维持一人的生活（吃饭、买衣、抽烟、交往）是绰绰有余。但我买了一些书，书这东西不起眼，看似十来本书不过一尺高，但其价格抵一个月的生活费。这一年多，我买了近三百本书，大学时代的书毕业时挑不再用的贱卖了，留下二百本。新买的这三百本是绝对有用的，但这远远不够。平时，我也常从外文局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借书，买的书有的要留到以后再看。一年来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借书与拥有书有极大的不同，借了必然要还，还了什么时候又想翻看，书和书还要对比，联系，才能发现东西。所以，我仍痛感自己手头书太少。现在对于我来说，饭可以吃清煮挂面，烟可以抽两块以下的，汽车可以不坐，但书要买。写东西太少，目前还不能用文字来赚钱，今后绝对可以，这三四年是我一生的关键，能否挺过去，能否完成学习和研究，能否忍得住痛苦和寂寞，决定我一生的幸福。我现在自己找房子住，不再和庸人们虚度光阴，不再在日常心理的劳累中顾左顾右。研究生我绝对不去上，既然出来了就不再回去。学校生活对人的损害也很严重，在无用功课和同学之间所耗时间不亚于我坐班虚度的时光，学校的风气还给人带来虚无和偏颇。况且我工作着，总可以挣到我买书的钱。我相信我自己。我相信，你并没有从我的话里听到什么狂妄，我已经度过了空想和狂热的大学生时代，我冷静而不沉沦，我已经能够看

到未来的生活和末日的景象。我所说的都是实话。结婚、恋爱是应该有的，但一定要等到二十七岁以后再结婚，那时我已经工作满五年，或找机会出洋，或留在祖国，再作决定。对于父母对儿子早婚的盼望，我只能弃之不顾，天下的事多了，哪能什么都加以考虑。上次来信言及两千元钱的事，我不知父亲意下如何，不知姐妹们怎么想。如果是作为避人耳目暂移款于我名下以防父亲再婚后又有不测，那此款自然仍属全家；若父亲将两千元留作我将来结婚急需之用，我深表感激。母亲去逝之后，爸曾和我谈过，恐怕是倾向于后者。若果真如此，我想先移用一些。

哥，您可能不理解。其实结婚和结婚之后的日子比单身要好过一千倍，对做学问、搞创作的人更是这样。我将来一定找一个知识型女性，很可能就是同学中的一个。和许多知识分子的夫妻一样，我将来的家庭不需要事先把一切置办好，一点一点慢慢来。半年或一年买一大件，三四年就可凑齐。所以说，两千元钱并不一定对我结婚有什么太大用处。哥，你可以嘲笑我，说我现在又穷，又能花钱；你可以指责我，说我将父亲辛苦的血汗作为暂时满足某种欲望的工具。但我想表明，如果家庭想帮我，不如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知道你也很缺钱。那么，总之，如果爸的意思是想将来用两千来帮我，他老人家再婚又不太缺钱，姐们又不太有意见，请你寄给我那两千元的一部，但不要让爸、姐和一切人知道。并不是说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是没有必要告诉别人，没有必要惹麻烦。

我终于在贫穷面前变得软弱了。过去我一直坚守宁可饿死也不让家人失望的想法，主要是世人对一个人的要求，使他感到太重的缘故。但今天，我确实觉得我不能因没有更多的钱去营造书籍和安静的环境而失去更多。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浪费了钱财而毫无用处，我毫不后悔，我可以自食其果。有道是可以先向朋友贷款，但总是要还的，一年压一年，我恐怕承受不住。我左思右想，想到了可怜的父亲的爱，和可怜的一点家资。怨弟不孝。

小军 11.5

上封信中谈到要来我这的那几个人，一个也没到。

[1] 即黄跃武，戈麦信中有时写为“黄耀武”。下文不再一一加注。

[2] 指高中文理分班，戈麦文理兼优而终于报了文科，高三后想留级学理未得到哥哥和学校的支持。

[3] 平平，即褚平岳，褚福运长女。娟娟，褚晓娟，褚福运次女。

[4] 北大中文系 1985 级的郁文（文学专业）、紫地（汉语专业，1986 年秋转入文学专业）、西塞（古典文献专业，1986 年秋转入文学专业）、西渡（编辑专业，1987 年秋转入文学专业）于 1986 年初成立蓝社，在 1986 年 11 月出版的《启明星》第 14 期上首次以“暗蓝的光：蓝社四人集”的名义亮相。启明星》第 13 期（1986 年 10 月出版）也发表了四人的诗作，但未以蓝社名义亮相。

[5] 小黑，即下文之李庸生。北京人，1954 年生，1969 年到宝泉岭农场插队。与戈麦兄褚福运相善。1978 年回京。1990 年移居澳大利亚。



小鸟文学出品  
小鸟别册，2021.7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